

950
情海歸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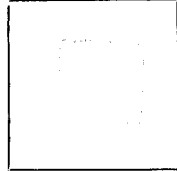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十日三版發行

第一冊實價二元四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情海歸帆

版權所有



不許翻印

著者 劉雲若

出版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 天津出版社

路天德里十二號

發行人 馬鳴銓

總代發行 天津法租界

三十號路效勵力出版社
康里廿二號

交旅館旁 天津書局

海大道大陸廣告公司

情海歸帆序

沙大風

天津橋上，有怪傑焉，劉子雲若是也，雲若抱不世之才華，聰明絕頂，文章猶其餘事，而乃不慕利祿，不求聞達，日處斗室，揮生花筆，寫人間世，舉凡脂粉地獄可悲可泣之事蹟，盡入其腕底毫尖，使魑魅無所遁形，有情終成眷屬，其文章之綺麗哀感，敘事之宛轉曲折，使人雜誦迴環，不知個中人之是真是幻，其下筆有如神助，十九年春，余創天風報，雲若以春風回夢記小說投刊天風，讀者先睹爲快，天風因春風而風行，春風以天風而益彰，十載以還，吾二人之文字因緣，曾無一日間斷，春風回夢記既已刊印問世，雲若復續著情海歸帆，刊之吾報，亦已三年于茲，讀者咸以情海歸帆之布局命意，較春風回夢尤爲發人深省，蓋此二種說部，皆爲社會人情寫照，蓋著者少年裘馬，風流自賞，爲情場中過來人物，前者爲著者春風一夢之回憶，後者乃其在情海中一帆歸去之餘波，余深知雲若，蓋欲藉此二書，以志警惕猛省，爲跳出情海春夢留一深刻之紀念，故世人既讀雲若之春風回夢者，不可不一讀雲若之情海歸帆，否則有如入寶山而空回，徒呼負負，余與雲若相交既久，相知彌深，此種臆測，其亦許爲知言乎。

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大風序於沽上天風樓

情海歸帆一冊目次

第一回

銀燈繡幕閒歌舞人面認桃花
夢雨靈風試姓名天涯聚勞燕

第二回

窮途同病憐黃髮仗義納畸人
苦海無邊望碧波傷情追舊侶

第三回

人間世是鬼趣圖閨綏遭小劫
掌上珠成風裏絮稿叟報深恩

第四回

再度落風塵話相思滿天明月
七夕邀牛女悵修阻一道銀河

第五回

相思藥餌同心結翻作返魂香
有限情緣白頭吟催起還巢夢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情海歸帆

劉雲若

第一回

銀燈繡幕開歌舞人面認桃花
夢雨靈風試姓名天涯聚勞燕

話說在一個奇熱的夏季黃昏，天津法租界大馬路上，躑躅踟躕，滿便道上都擁滿了散步乘涼的人，紅男綠女，黃童白叟，好似全熱得在家中坐不住了，不約而同的出來吸受空氣，於是馬路上突然添大批人口，接踵摩肩，天氣悶熱過甚，又加沒有微風調劑，一道長街，變成蒸籠一樣，行人連扇子都不搖了，個個都在狂喘拭汗，馬路東面一家冷食館，營業大為興隆，作着三個階段的生意，樓上雅座，容納一般有錢的摩登士女，在電扇吹拂下調冰雪藕，促膝談心，樓下賣着廉價的冰其淋刨冰，中等人進去，費五分錢便可小飲一杯，暫憩片刻，門外却售賣大碗的梅湯，被許多販夫工人層層圍住搶着購買，看外面兒竟好似施捨一樣，這冷食館的一旁是家中級銀海電影院，門外燈火輝煌，裝璜得十分華麗，中間橫排着五個大紗燈，每個上面寫着大紅色的字，是本院大貢獻，下面豎着小電燈圍繞的木牌，寫着兩行大字，左面是西洋梅蘭芳，表演中國戲劇，右面一行是東方黛麗娥，表演最新歌舞，左面還有較小的牌子，寫着夢雨靈風影片照舊加演，右面又是一個牌子，寫着票價完全照常一律不加，這時已在八點三刻了，可憐影院門首，竟不見有多少人進去，冷冷清清的和隔壁冷食館相形之下，分外覺得冷落可憐，影院的經理賈鳳池，正立在門首向那冷食館怔怔的看着，他本是個出色的胖子，身上的肉比常人特別多，在道理上自然應該比常人特別熱，但他却是不然，頭上連微汗也沒有，額際的肉紋一層層緊摺疊着，心裏盤算影院房租已拖欠半年，房東在法院告下來，下星期一還得預備過堂，目前

夏季又值電影業的淡月，院中營業入不敷出，自己獨出心裁，約了西洋梅蘭芳東方黛麗娥，今晚初次登台，原想可以號召些觀衆，弄點兒額外收入維持現狀，却怎麼快到開場還不上座，本地這些容易受騙的觀衆，都上那裏去了，倘或這兩場外加的玩藝兒沒有功效，豈不又是一筆損失，自己和梅蘭芳黛麗娥都約定三天期限，只梅蘭芳一人就得大洋十元呢，想着又瞧瞧那冷食館，暗自嘆氣道，倘若吃冰其淋的人都來這裏就好了，這種年頭兒，真沒理講，人們全都愛吃一角錢一杯的刨冰，倒不肯花這兩角錢看這又是電影又是歌舞的玩藝兒，說着就用了句媽的嘆詞，結束了他的感慨，轉身進了影院，向迎面售票櫃上一看，見賣票的王先生，正在無精打采的看晚報上的小說，就走過去問道，怎麼樣，王先生知道他是問售票成績如何，忙立起道，前排賣了十一張，後排兩張，樓上沒賣，賈鳳池聽了，沉下臉道，你是幹麼的，放着公事不辦，倒看起報來，萬一有座兒進來，瞧見你這份大爺派頭兒，一氣走了呢，這對營業有多大關係，我看見不是一回，今天得給你警戒，罰薪三天，王先生立刻面色變了，頓聲道，經理，我的眼盯着門呢，有座兒進來……賈鳳池道，放屁，你有幾隻眼，又看門，又看報，少說廢話，罰薪三天，說完就曳肥軀又進到樓下場內，看了看，前排十幾個座兒，列成不規則的散兵線，羅羅清疏，人頭可數，後排却只有一對少年男女，在那唧唧情話，賈鳳池一陣慘目，轉頭一瞧，見不遠處立着茶房，正倚着椅背打盹兒，便碎步走過去，冷不防一個嘴巴，打得那茶房朦朧中驚跳起來，把臂間所挾的電筒，也跌在地下摔破，賈鳳池氣恨恨指着他道，什麼規矩，在這時候打盹兒，混賬，你的工錢我本打算今天支給你，現在犯了這樣過錯，你下月再支吧，說着不客那茶房央求，忙又翻身走出，回到樓上經理辦公室裏，進門先看見桌上所放的法院傳票，和電燈房催電費的嚴重警告書，心中好似吃了熱藥，翻騰難過，再坐不住，忙又走出到樓上客座間散步，這樓上因為沒有座客

，電燈未開，只藉樓頂中心的大燈照映着，賈鳳池低着頭，倒背手兒，走了幾步，忽聽有粗重而不準確的聲音叫了聲賈先生，賈鳳池抬頭一看，原來是西洋梅蘭芳，正坐在樓角椅上，手裏擎支紙煙，臂上却掛着個破爛的藍布包，原來這西洋梅蘭芳，是個三十多歲的白俄，真名叫梭洛夫斯基，生得身材甚短，又是滿臉連鬚鬍子，却說得很好的中國話，賈鳳池並沒答聲，慢慢的走過去，鼻中聞得一陣奇異的氣味，知道他又在吸那俗名白面的海龍因了，便遠遠的立住，點點頭兒，西洋梅蘭芳走過來道，賈先生，我來了，什麼時候演呢，賈鳳池道，在電影休息時間，西洋梅蘭芳指着自已的臉道，我的化妝沒有，你給我，賈鳳池滿心不高興道，沒有化妝品，等會兒我向黛麗娥替借點兒用，西洋梅蘭芳聽了並不嫌侮辱，又伸手道，賈先生借給我兩塊錢。賈鳳池大怒道，你還要錢，下去賺吧，賣的票還不夠兩塊，借錢沒有，你不唱隨便，西洋梅蘭芳紅着臉，咕嚕了兩聲，自走到樓欄邊，向下望望，回頭說道，你看看，很多人，不借錢，我不唱，賈鳳池以爲他說謊，忙走過一瞧，說也奇怪，樓下竟在這幾分鐘間，上了許多座客，後排雖然疎疎落落，前排却有七成滿了，不由心中大喜，連忙掏出兩塊錢，遞給西洋梅蘭芳，自跑下樓去，到票櫃問問，竟已售出前排票一百餘張，外面還不斷有人進來，賈鳳池立着數進門的恩主，進來個買前排的人，就自叨念道，又進兩角，進了兩個買後排票的人，又叨念八角了，這樣又過了一刻鐘，場內電影已開，賈鳳池總計已有百餘元的收入，打破入夏以來的營業紀錄，心中狂喜，瞧着王先生在櫃台內，愁眉苦臉，向他道，你的薪水，只罰一天好了，以後可不要再……話未說完，忽聽背後有革履聲音，回頭看時，竟是東方黛麗娥到了，這黛麗娥是個年近花信的女郎，豐容盛鬋，長身玉立，面色不甚白晳，還帶着風塵憔悴之容，但一雙水玲玲的眼兒，配着眉宇間明爽之氣，却頗覺風韻動人，身上穿着件薄黑紗的旗袍，脚下穿一雙白皮透花的高跟鞋，鳩匕婷

他的走入，後面跟了個四十多歲的男子，手裏也提着個小帆布箱子，賈鳳池一見，連忙含笑迎接，叫道，孟小姐，你來了，快請樓上坐，那黛麗娥便隨他上樓，且走且問道，賈經理，座兒上得還好麼，賈鳳池一挑大拇指道，東方黛麗娥，名不虛傳，差不多滿堂坐兒了，那黛麗娥忸忸着道，什麼東方黛麗娥，你只給我亂起國號，怪不好意思，賈鳳池哈哈笑道，什麼不好意思，咱們是魚幫水，水幫魚，這年頭兒，只要把大洋錢賺到腰裏就好，黛麗娥道，我這是從天津一過兒，誰也不認得我，招人笑話我也不怕，若在別處，我可不敢這麼挨罵，說着到了樓上，賈鳳池就將她延入經理室，化裝換衣，又向黛麗娥討了些許胭脂粉之類，送出來交給西洋梅蘭芳，這時樓上已有了座客，西洋梅蘭芳，只可躲到台上銀幕後面，自行上裝，按下這後台的事，再說前台，後排最初買票的一雙少年男女，這時正在瞧着電影，他倆原是未婚情侶，因為看見報上廣告，為的梅蘭芳黛麗娥大名，抱着好奇心而來，對幕上所映電影，不起興趣，只在黑影中悄悄談心，那女郎向少年低語道，在梧，你怎樣愛我，我真不明白自己已有怎麼好處，值得你愛，那少年道，倩宜妹，我因為讀舊書比新書在先，所以先入為主，腦筋多少有些陳舊，幸而你也不是太新的人，或者我這道理說出來，不致惹你生氣，倩宜道，梧哥，你說，我怎會生氣，在梧道，我先問你，你原是嫁過人的，因為丈夫和你感情不好，而且他又在結婚後半年死了，你當然要另尋終身伴侶，但是在舊社會和你那舊家庭裏，都使你大受打擊，並且很多親友對你十分瞧不起，是為什麼，倩宜作嘆聲道。自然是我已經作了寡婦，還不肯有守節的表示，在梧道，是啊，我所愛你的，就是一般人所輕鄙你的，倩宜道，這話我不明白，在梧道，我們兩人性情相投。感情相洽，這是愛情發生的原因，自然不必提了，至於我特別愛你的原故，就因為你特別受一般人輕鄙，這裏面當然有憐惜的意思，你可莫當作侮辱，倩宜道，我沒新女子那麼高的思想，對你的意

惡只有感激，並且你當初的心理，我也明白了，在梧道，明白什麼，倩宜道，你當日不是跟我的同學張碧如很接近麼，很多人認爲你倆有結合的希望，但是後來，你遇到我，就和碧如疏遠了，這並不是我比碧如有什麼長處，你是瞧着我處的地位較碧如可憐，所以拯救我，在梧點頭道，這話你不提起，我一世也不會談的，誠然是這種心理。我看碧如和你，原分不出輕重，不過想到碧如名義上說是位小姐，要嫁個如意郎君，很是容易，你却帶着舊社會所輕視的缺點，所以我就……而且我還存着私心，因爲你是受過折磨的，不像小姐們那樣浮燥定然能够給我幸福，倩宜正在暗中拭淚，却作笑聲的道，未必，倒是你給我的幸福太大了，在梧笑道，現在不必客氣，向後看吧，反正我自知我是個自私的人，而且眼光不弱，日後定能比那般追求新女性的男子，多得幸福，倩宜忽低叫道，喂……：……：只說出一個字，便自咽住，在梧問道，你要說什麼，倩宜道，咱們幾時才可以結婚呢，在梧道，我自然希望越快越好，不過有層小難題，也是我平常太不知節儉了，每月收入，雖然不少，却沒有半文積蓄，我想從此節省起來，有半年便能存一筆錢，也把婚禮弄得像樣兒，倩宜道，據我想，只要有個儀式，就成，不必破費，在梧道，這道理也對的，不過旁人可以草率，咱們却非隆重不可，倩宜道，爲什麼。在梧道，倘若太簡率了，致那般舊腦筋的人猜測起來，又是給你侮辱，彷彿和你結婚，天然不必鄭重似的，倩宜道，你想得太週到了，但是用錢何必要你積蓄，我還可以想法，在梧笑道，我如何教你担負這種責任，一定該由我籌劃，倩宜道，你真固執，我也沒法，這一來又得半年，說着一聲嘆息，在梧方要安慰她，忽然滿院電燈大明，已到了休息時間，觀衆們倒興奮起來，倩宜伸伸腰兒，笑道，咱們且看看西洋梅蘭芳和東方黛麗娥是什麼樣兒，在梧也笑道，倒是應該聚精會神的看看，別辜負咱們冒暑而來的盛意，說着台上擺出來一張木牌，上寫特請西洋梅蘭芳表演歐式天女散花，接着垂幕向

兩旁一分，裏面先是一陣皮鞋跳動聲響，隨即鬼嘍的一聲外國小嗓，從裏跳出個不易形容的怪人來，身穿綠色綢衣，上綉白鶴，好像出殯抬棺材的人，頭上蓋着十八世紀西洋女子的假髮，臉上滿塗胭脂，比紫茄還加難看，腳下一雙破皮鞋，赤着精瘦毛腿，左手裏拿着個小臉盆兒，右手提着條藍布包袱兒，當作手巾，扭扭擺擺的，在台上亂走亂跳，口裏亂唱亂叫，觀衆起初看着詫異，繼而都笑得彎了腰，那西洋梅蘭芳還露了兩下特別技藝，用口銜着臉盆，向旁彎腰，頗有效中國梅蘭芳，演貴妃醉酒臥魚的姿勢，可惜只學了一半，竟自翻身跌倒，又連忙爬起，張開兩臂，跑了回圓場，就從衣服裏面，掏出許多碎紙，洒向空中，在紙屑下落之際，他又來了回圓轉，忽然摘下假髮，露出禿頭，向台下一鞠躬，便跑入後台，台下一陣笑罵，都叫着說把我們的梅博士罵苦了，還有人拍掌起鬨，西洋梅蘭芳，尚以爲是受人歡迎，竟跑出台來作揖致謝，大家又是一陣哄笑，便有許多人說西洋梅蘭芳如此，東方黛麗娥，更不知是何等怪物，看了枉自生氣，不如早走，於是後排人就走了一半，在梧道，這真是無理取鬧有什麼看頭，咱們也走吧，倩宜道，再坐會兒，看看黛麗娥就走，遲了須臾，台上又出了東方黛麗娥跳舞的牌子，大家都用譏笑的眼光等待着，及至垂幕再開，鋼琴在幕旁奏起，只見後台裏翩然飛出一片白光，瞥眼已到台前，這東方黛麗娥，竟是面貌美麗，身材健美的一個少女，身穿白紗舞衣，下御素履，面上微帶笑容，妙目一轉，似兩道明星的光，射到人人身上，大家都出於意外的一怔，接着她便輕轉柔腰，斜伸玉腿的舞將起來，台下觀客雖然多數不解舞技，但也看得出她腰肢柔軟，步履的輕盈，立時掌聲如雷，在梧樵着竟直了眼兒，倩宜叫他一聲，竟未聽見，倩宜笑着道，你怎麼了，她舞得好麼，在梧猛一斂神兒才道，舞得是有工夫，我瞧這女子還怪面熟的，好像那兒見過，倩宜笑道，自然在銀幕上見過她，不是黛麗娥麼，我只不明白很好的一個女子，什麼事不能作，硬

是到舞場去當舞女，也比陪着西洋梅蘭芳一塊兒挨罵強得多，在梧仍注目向台上望着，答道，我以為這女子雖不極美，也還對得住黛麗娥，不像那窮白俄罵苦了梅蘭芳，這又是一件小小的國恥，不過：我瞧着這黛麗娥真太面熟了，倩宜笑道，莫非是你前幾年荒唐時代的人吧，在梧搖頭道，不會的，我的眼力還好，三五年裏見過的人，總不會不認識，說着又轉臉向倩宜道，我從那次對你懺悔以後，已經說過，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了，你幹麼又提我舊時的事，倩宜笑道，我是順口一說，你別介意，在梧也笑了笑，緊握住她的手，表示並無芥蒂。這時台上的黛麗娥，正舞到妙處，胸前高乳，共秀髮齊搖，腿上玉膚，映燈光更白，台下人眼花繚亂，喝采鼓掌之聲，紛然四起，倩宜忽笑道，這台下大約屬你最注意，這黛麗娥，她也不住向咱們這裏見應，別是精神感應的原故吧，在梧知道自己一直注視台上，惹倩宜生了妬意，方自一笑要安慰她，台上的黛麗娥已舞罷了，嬌軀如乳燕翻花，一扭腰肢，便到了進後台的門口，隨又連上兩步，一足微向前彎，一足直向後拖，用個極風流美妙的姿式，向台下一鞠躬，接着前足直退向後，後足一個胡旋，看不出她身體怎樣動，只覺燈光下一片白影飛搖，再轉時黛麗娥已又回走後台門口，臉兒仍自向外，再鞠了一個淺躬，立時瞥然隱去，台下鼓掌聲，竟如雷震，在梧才笑向倩宜道，我有個毛病，對一件事偶然記憶不起，就更要想索出個所以然來，方才我瞧着這黛麗娥實在面熟，可是想不起那裏見過，還是像一個熟識的人，所以才仔細端詳她，什麼叫精神感應，你又冤枉我呢，倩宜方要答話，忽然用肩兒一撞在梧道，瞧，黛麗娥又出來了，在梧忙抬頭一看，原來那黛麗娥出來致謝觀衆，只一鞠躬便又翻然而入，隨即鈴聲鏗鳴，屋頂上和台前的大雷燈已先熄了，倩宜道，又開電影了，時候不早，我得回家，你自己看吧，在梧聽他要走，面上突露出淒戀之色，低聲道，你別走，等散場咱們一塊兒：倩宜搖頭道，不成，你還不知道我所處的環境

，母家婆家，都是舊家庭，雖然我母親怎樣疼我，婆家也不十分管束，可是兩邊兒人多口雜，我現是居孀的名兒，和你又在不明不白的時候，怎能不自己檢點，今天我因爲和你約會，在婆家假說回母家去，看看就回，怎能就擱太晚，在梧道，你怎樣沒有勇氣，倩宜道，你也要說那種什麼奮鬥的話麼，若是人家對我壓制，我可以起來奮鬥抵抗，現在婆家對我那樣客氣，便是真作出什麼不好的事，人家公婆也未必說話，我就因爲這個，更不能錯了格兒，在人家作一天媳婦，就該給人家守一天的規矩，只盼你能早早籌備好了，我對婆家正式聲明改嫁，那時咱們結婚，永遠不再離開，便沒什麼顧忌了，現在我在外面多留一時，就不安一時，你原諒我吧，這時燈已全熄，幕上已映着下期廣告的樣片，在梧凄惶半晌才道，那麼幾時再見呢，倩宜道，你說，在梧道，我願意明天就見，倩宜將臉兒假着他的肩際道，我也知道你戀着我，我離開你又何嘗不難過，只是咱們日子長着，你要把幾天分別，和一世比較，咱們是終身的伴侶啊，這次我最早得下星期四才能抽身出門，在梧咽着聲音道，這又是八九天，早些不成麼，倩宜道，但分能早，我這……：在梧微微頓足道，你別說了，走。我送你出去，倩宜又按住他道，千萬不要，我萬不能同你在街上走，他們常有人出來，遇見了多沒意思，你依着我，下星期四下午三點，還是照上回的辦法，在那個地方見面，說着又將耳上的一付白銀嵌珠的長耳環摘下，遞給在梧道，你常說我的臉兒配上這副長耳環，更顯得好看，你帶回去吧，沒事眼看着這耳環，心裏想着我，也許能稍解這幾天的相思了，在梧接了道，你從家裏帶着耳環出來，回去沒有了，不怕別人疑惑麼，倩宜道，自從你屢次說我帶着耳環分外美麗，我就把她收起來，只等見你的時才帶，白天我從家裏出來，放在手袋裏，半路現帶上耳朵的，現在交給你，下次見面的時候，你再親手給我……：說到這裏，底下的話竟咽下去，因爲她這時已把在梧的手舉向脣邊，親了一下，又說了句你理別我

，讓我走，說罷便放了在梧的手，立起很快的走了出去，在梧情知他也是不忍便行，才這樣硬着心腸別去，不由心中凄愴萬狀，好像覺得離下星期四，尚有極悠久的距離，心裏陣陣發酸，靠着倩宜的一面身體，原本因假倚而熱得汗濕，此際却覺突然發冷，彷彿這炎暑中竟而了秋風，直向臂上吹拂，涼到心坎，手裏只緊握着那兩隻耳環，怔了半晌，才漸漸神智清明，立刻又感到無聊，眼前黑洞洞的，雖然幕上映着影片，無奈眼和心竟已斷絕關係，眼睛明明注視幕上，心却不能覺察上面映着什麼東西，欲待走開，又想到這家仍是淒涼寂寞，還不如在這黑暗中多度片刻，便竭力凝注心神，想要把精神注向影片，暫時忘却這乍別的苦味，那知才把心神收斂，目光一望到幕上女郎和情人纏綿的情態，不覺魂兒又立時飛越到倩宜身上了，這樣過了一會，在梧正在昏沉中神遊別境，忽聽身後突有喀喀的聲音，細聽方是革履高跟，輕觸地板作響，心想這定是女子的動作，但在公共場所，未免有些討厭，想着聲音倏止，接着似有人低聲呼喚，聲音非常嬌細。尾音似乎是個梧字，在梧初不介意，繼而後面又喚了兩聲，在梧傾耳再聽，才聽出是喚巢在梧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暗想莫非倩宜還沒有走，坐在後面叫我，但是向來她叫只是一個梧字，現在爲何連姓都加上了，便立起回顧問道，誰，誰叫我，後面寂無應聲，在梧怔住了，以爲自己心神恍惚，耳官生出錯覺，悞把旁人說話當作呼喚，自己倒覺過於鹵莽，忙悄然坐下，須臾後面革履聲又動，似向自己這邊走過來，但到近處忽又停住，身後一排的坐椅隨着一響，同時一陣香風撲過來，在梧知道有人坐下了，心中不勝疑惑，方欲回頭去看，身後低喚巢在梧的聲音，又傳入耳中，這一回可聽真切了，連忙回頭去看，只見自己身後果然坐着一人，黑影中雖看不真切，但用銀幕閃光作背影，看其輪廓，已瞧出是個長身量的女人，待要問她，又怕萬一呼聲不是她所發，只可從旁而詢問道，那位叫巢在梧，這句話方才說出；後排坐的女子已開口道，先生貴姓

，在梧道，我姓巢，您……那女子很快的又道，大名是在梧麼，在梧愕然，方說出一聲不錯，那女子已盈盈立起，走到在梧身旁，坐在倩宜坐過的椅上，在梧驚疑着向他注視，黑暗中又瞧不清面目，那女子已微作嘆聲道，巢先生，當初在保定住過麼，在梧驚疑道，是是，我八年前在保定居過，那女子道，那麼向我您打聽一個人，姓孟，名叫小櫻，外號小白蛇的，你可認得，在梧聽了，猛覺十年舊夢，好似狂潮似的，一齊湧上心頭，不禁悚然跳起，張皇四顧了一下，才重復坐下，叫道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……那女子忙推他道，你低聲些，叫人聽着不像……在梧已握住她的手道，你就是小櫻妹妹，方才台上的黛麗娥，就是你呀，那女子嘆道，在梧，你居然還沒忘了我，在梧一陣傷感，不自知的流下淚來道，我怎能忘你，這些年你在那兒了，孟小櫻悲聲道，一言難盡，現在沒法細說，想起舊事，我太對不住你，以爲你早把我忘了，這幾年的光陰，你倒沒變樣兒，還是小時候的容貌，我方才在台上瞧見你，頭一眼就認識了，心裏說不出的難過，腿都軟了，進後台時幾乎跌倒，下台以後，就坐在最後排瞧着你，看見你那位女伴走了，才敢過來，還打算你一聽我的名字，定然吐口唾沫就走，想不到你還真有故人情分，在梧道，舊事不必提了，我在那時自然有恨你的意思，可是以後明白過來，早覺悟你的墮落，完全是我害的，倘然那時我把你看重，就應該向家庭竭力懇求，或者能落到好結果，你若跟我成了婚姻，愛情有所歸宿，又何致倒行逆施，弄到那步田地呢，孟小櫻聽了握着在梧的臂兒，感情激動問道，你這話正說到我的心裏，我並不是怨你害我，可是當日你若能如我的願，我萬不致受壞人的欺騙，到如今落到風塵啊，咳，說來真傷心……現在你老爺子呢，在梧道，前年就故去了，家裏只有母親和妹妹，孟小櫻道，你的妹妹穎保，是在保定和我同學的，我們認識還是她介紹，她出嫁麼，在梧嘆道，穎保在保定就死了，孟小櫻道，什麼時候，我怎不知道，在梧道，那時候

你自然不會知道，就是你和姓郭的私逃以後，如今只賸下二妹穎芊了，孟小櫻沉了沉，忽又問道，你已經娶太太了吧，在梧道，沒有，小櫻道，是麼，方才那個女子是你的什麼人，是女朋友麼，在梧聽她說出女朋友三字，自己不便更正說出是未婚妻，就點頭道，是的，你現在是什麼情形，怎起名叫東方黛麗娥，在電影院跳舞了，小櫻道，你不必問，世上最苦的人，也沒我苦，我幾年來，唱過戲，作過妓女，近年才改行當舞女，你知道我還不是自由身體，是有領家的啊，在梧大驚道，你真的這樣，……話未說完，這時影片業已映完，幕上晚安二字一現即隱，觀衆紛紛外出，電燈隨即大明，小櫻仍拉住梧道，我不知道你的怎麼樣，我可實在沒有一天不想着你，因爲是你教我第一次懂得愛情的人，直到如今，我心裏還只你一個，雖然我身體已經太污穢了，不配再作你的妻，但望能同你常在一處，作個朋友也好，今天遇見真是我的福氣，你要念着舊時情義，別拒絕我，在梧還未答話，猛聽樓上有南力口音的男子，高呼二小姐，小櫻面色倏變，在梧向後一望，座客已走盡了，抬頭見樓上有個尖嘴猴腮的中年男子正探身向下望着，又着手向小櫻叫了一聲，便縮身回去，小櫻面色慘白，微顫着道，那人是我女領家的姘夫，現在瞧見我的情形，明天一定跟得更緊，恐怕再沒有機會跟你說話，我在這戲院演完三天，就回上海，這一次沒法脫身，只可跟他們回去，再想法贖身，或是逃跑，你快把住址告訴我，將來我回來好尋你，在梧此際不暇思索，連忙說道，我住在法租界明遠里三號，小櫻聽了，隨口把他所說的住址，重述了一遍，這時那個四十多歲的男子，已下了樓直奔小櫻走來，小櫻渾身震動着，把心情全注到兩眼上，射出火樣的光，口裡斬釘截鐵，說出幾個字道，別忘了等我，說完退後兩步，面上露出笑容，向在梧鞠躬高聲說道，再見，便一翻身走去，迎着那男子一同向外走，那男子似乎向小櫻有所詰問，小櫻竟很從容的回頭指指在梧，似乎告訴他什麼，兩人隨說隨走，轉出

去便不見了，在梧怔在那裏，滿懷惆悵，好似胸中也張起一片銀幕，映起青年的哀艷前塵，淒愴往事，忽覺院中燈全滅了，只瞧了進門處尚有微光，方自冷然一驚，連忙舉步匆匆出了影院，向街頭雇了洋車，一直回家，他住的本是小樓一角，樓下是他和老母所居，樓上却是妹妹穎芊的臥房，和他的書室，他喚開了門，問僕婦知道妹妹皆已入睡，便輕輕的上樓，進了書室，開了書檯上的綠罩檯燈，立覺幽光爽目，涼意滿禁，便脫了外衣，喚僕婦拿了一瓶冰鎮的蒸溜水，才開了南面臨河的窗子，胸襟當着微風，默然立了一會，這時四圍却是靜悄悄的，只遠處有人家開留聲機，唱着程硯秋的罵殿的唱片，音韻幽咽，使在梧心境中，更添悲涼，他今日感到的是兩層傷心，第一是與倩宜已分別經旬，好不容易得到暫時的相聚，便又忽忽分手，大凡少年人，在熱戀中，常覺歡娛的時光，快如閃電，瞥眼即過，期約的日月長如萬古，遲遲難來，在梧在別倩宜時，已然淒慄難堪，那禁得又遇見落在風塵中的少時舊侶，草草敷衍，把極深的情愫納入他懷中，竟又翩然飛去，這一晚間他雖得到兩個女子摯愛的表示，但是只贈與他極傷感的禮物，而轉眼間都成了咫尺天涯，人兒不見，空給他留下夜燈下的過後思量，他坐在睡椅上，燃了枝紙烟，默默沉思，回想小櫻臨行促急的言語，諄諄的教自己等他，頗有倦羽歸來，重尋故林舊侶之意，但是當時竟沒容自己說出一句話，問她當日所隨的王廚子是否還在，她又何以成了江湖藝人，到天津起這東方黛麗娥的名兒賣唱，以及我是否可以設法救她，這些問題都沒得明白，她便被逼走了，看當時情形，她似乎久處那男子積威之下，畏懼至極，但是在這個時代，那男子便是她的養父或者所謂領家，她既有決心脫離火坑，也很可以反抗，却怎的那樣怯懦呢，想着又回憶到少年在保定時，和孟小櫻一番冤孽遇合，自己對她未曾發生絲毫關係，反因於無情的原故，害她墮落至此，真非當時所能料及，在梧嘆息着，忽又頓足自語道，這個時候，這種境地，這樣心

緒，我真除去痛哭一陣，沒法自遣了，爽性我拚着這顆心，教她傷透了罷，一面說着便立起來，去開了一架舊式書櫥的門，從裏面翻了半晌，才取出一本毛邊紙裝訂的舊抄本來，用手拍拍，見積塵下落甚多，不禁嘆道，從寫這本無聊東西的時候算起，到如今已經二年多了，本想讓這本東西永遠塵封，再不入眼，省得教穎芊妹妹又罵我好玩爛調腐語，不合潮流，那知今日竟遇見舊人，教我不得不再溫一番舊夢，說着瞧瞧那封皮上識往憶語四字，已經殘破，翻開第一頁見上面題着兩首詩道，尊前重檢舊銷魂，入定初禪火尚溫，此是蛾眉叢葬地，他年開卷認春痕，佛說多情恨有無，鬼憐相捨夢椰榆，縱教解意朝雲似，可奈東坡戟樣鬚，看了不由又笑又嘆道，我二十多歲，竟作那樣東西，把自己說成古董，怪不得挨罵，但是那叢葬的蛾眉，竟有一個復活重見了，便接着再看下去，原來這一卷識往憶語，是在梧二年前遺情之作，把自束髮讀書以後本身所經歷的，凡是一城一地，一花一木，以及好友情侶，都一一川帶感情的筆調，文言體裁，寫了出來，他翻到中間，尋着一段，看了幾句，就過去移那檯燈，聯帶瞧見窗外，天上的明月已然轉了過來，但只有流光一線，射到窗沿上，照得瓶內所插的晚香玉，越發潔白，綠紗燈却越發幽暗了，在梧望了一下，便倚在沙發上，舉着那本兒低聲道，

余自十四歲隨父客保定，歷四年乃歸，將歸之一歲，余方十七，肄業城西中學，校中功課，多不及格，而國文恒得百分，稱第一，固由性情所近，亦因吾祖父爲前清科名中人，以舉人爲縣令者十餘載，至民國始退隱客居，晚年餘力盡消磨於閉門課孫，余乃於文字少得根底，然伊時致力學問，不過偶然，恒於上午赴校受課，下午則逃學隨健僕臂鷹出城，逐雀兔田野間，歸來未晚，復伴諸同學蹴鞠街衢，鄰女小櫻，日立路旁階上，時睨余而笑，余初無覺，既屢相見，亦遂通語，蓋櫻父孟毅忱與余父同事於督署，櫻復與余妹穎葆共校讀，固通家也，櫻貌甚美，頤然玉立，

原籍在黑山白水間，言語率概，鱗英爽之氣，對余意甚相親，每相值輒要遮少語，余雖感其意，然一片童心，天空海闊，固不解所謂情愛，更無動於女子痴心，相遇不數言，即絕袂奔越而去，任櫻悵惘嗔怨，不顧也，如此者經月，櫻忽訪余妹於家，登堂拜母，盡禮而交歡，余母初甚喜之，家中乃多一小賓客矣，一日櫻屏人語余母，自請爲媳，且要倩媒執柯，母怒諷之絕跡，且告余父，父教子素嚴，以爲余與櫻有所約也，大遭捶撻。余百日莫訴其枉，其怨櫻，自是恒與避面，逾一月，秋老風高，禾熟雀肥，復與僕對適作小僮，出南園，過護城河，田塍彌望盡黃，穀壯乃倒垂其首，作老人盹睡狀，羣雀倏起倏落，狀如飽食而嬉，余擇雀叢集處，投石驚之使起，僕即鶴縱得雀，興正酣，忽聞後有微呼余名者，回視則櫻正立河濱髡腳下，展笑相招，余緩步以赴，櫻掖余共坐淺草間，低語曰，我抵死愛君，可憐君不解也，前而請君母，竟遭大辱，我固無怨，倘念纏綿之情，請自動哀懇堂上，締爲婚姻，倘復落莫如前，妾將憔悴死矣，余曰，庭訓綦嚴，無論我不敢言，即言之，余母亦不願以異鄉人爲婦也，櫻凄然良久，嘆曰，姻眷固不諧矣，然我愛君至，萬難自解，願得一遂私情，更圖長久，余又拒之，蓋年少天真未鑿，以爲推襟送抱，良不如放鶴蹴球之意味雋永，櫻復欲有言，余已奔迅而去，回望櫻愁娥慘黛，尙臨水痴立，背後綠樹清波，倍襯托美人倩影，心亦微爲惆悵，及見僕得雀多，布囊中纍纍然，即此微動之心，亦蕩如散雲，不留餘滓，自後櫻仍不能忘情，相遇必有溫語，意若以柔相感，一日午自校歸，遇櫻巷口，要遮問今日校中何課，余答以作文，櫻索稿，余曰撕毀矣，櫻不信，必欲搜余書囊，正相持間，斗聞車鈴作響，則余父適自外歸，見狀大怒，叱余返，扃戶受大杖，因之一病經旬，乃痛恨櫻，相逢僅贈白眼，櫻似亦自歎，不復相擾，余父令余宿校中，星期始一回家，與櫻見時更少

，乃淡焉若忘，逾歲，春三月，里巷間突傳櫻隨少年私逃，少年氏郭，與余同學，特班次相差，其人亦俊雅不凡，余乃知女子善懷，情絲必有所着，櫻所不能得於我者，竟補償於郭，魚脫鴻羅，幸與不幸，兩難斷定，惟祝此一對情侶，永久平安，至於白首，然所祝竟不能驗，二月後，余以暑假離校家居，忽有余父舊友，來求飲助，言欲得川資返鄉，父如所望濟之，越數日此君復來，詭詞求貸，自是足跡不絕於門，惟得錢排日而減，元至於分，銀至於銅。然此君樂天，善自排遣，每自余家握錢出，即坐巷口小肆中，沽酒自酌，微醉輒爲市井江湖之語，余樂聞之，恒遙立旁聽，一日乃以欠酒債與債主詬誶，方縱號呶，乃有女子哭聲遙遙入巷，似與相和，余回首驟覩奇狀，幾不自信眼之所見爲真，蓋孟氏私奔二人，（孟毅忱爲軍校職員，例得著弁，當時武人風氣如此）挾一布衣女郎，如繫重囚，顛頓而過，竟爲私逃之小櫻，啼痕界面，秀髮蓬飛，蓋已不勝憔悴，櫻側目見余，切齒頓足，似蘊深恨，轉瞬間已擁入孟氏宅中，抵門猶以淚眼回盼，小肆中戰事立罷，議者喟然，語語及櫻，余此際方寸乃隱隱作痛，自念此固愛我之人，今避難矣，其父武人，母又繼母，豈能諒此逃女，搗磨劫掠，或即不能今夕，惟櫻隨逃者郭姓，捉歸者父母，與余何關，而乃切齒示恨，悵惘良久，歸家乃終夜失眠，自後孟氏門戶深扃，沉沉莫得消息，余疑櫻已死，前情乃潮上於心，悽惻中忽有所悟，知櫻實怨我深拒其愛，致誤趨歧途，結此惡果，倘當日得如其願，彼或能紅閨靜守，待作賢妻，乃不勝伯仁由我之感，蓋櫻經此五毒千災，得啓逮余識情滋味矣，於是過孟氏之門，望見重關深掩，輒愴然念伊人死乎，抑臥病也，而終無所問訊，暑假既滿，余復入校，校中具亭台花木心勝，風景幽禱，池蓮岸柳，當秋尤淒艷動人，余課餘獨尋幽徑，凭欄望遠，甚憶小櫻，若忘其已失身於人，而只覺厲階自我，悔恨幽憂，不能自己

，余初不解爲詩，至是忽若天才暴發，積思所至，一一洩之於吟咏，至於如何發端，亦不自知，一日，余父忽來校謁校長，爲余求修業證書，云將退學，蓋父所業已失，早定歸計，余乃收拾與同學別，隨父同返，車抵吾家巷口，瞥見二車自巷內出，首車赫然小櫻，雖妙目蛾眉，無改故狀，而玉肌半消，瘦骨一把，所餘僅有舊日丰神，至活潑熱烈之態，都已黯然銷盡，神情慘淡，低首如待決之囚，次車則爲孟氏廚師王麻，其人年可五十餘，瘦如枯木而色絕奇，淡紅而鮮，若乍剝其皮，嫩肉外露者，惟滿面加圈，圈中則純白色，腦後留短辮，尾曲成鈎，衣服油污，望之欲嘔，兩車上皆置包裹，余乍見大驚，以爲櫻父惡女失貞，遣發還鄉，惟護送何以不遺弃而用廚，正駭疑間，車將相錯而過，櫻舉目見余似欲騰蹕而起，大呼余名，呼聲與熱淚齊出，余方發語問其何往，余父忽在後車咄曰，車速行，蠢子勿聲，余驚絕，語咽於喉，櫻亦斗垂其首，疾如頸折，飄瞥之間，相去已遠，尙聞王廚喃喃似有所呵也，迨入家門，父竟未加責備，惟對吾母曰，孟毅忱眞忍人，果以女賜廚師矣，吾固聞其語此，初未料眞於骨肉行此狠心辣手，雖然，孟毅忱後必大貴，此人腕鐵而心石也，母亦潛然嘆之，曰，倘非繼母，或不至是，若在我者則寧視其死，萬不忍其沉落，然小櫻亦殊可憐，余聞此，知美人已歸廝養，心痛如剗，立奔至已室大哭，父聞聲亦未怒，余惟飭戒行事，又二日全家乃歸津門；起行時方拂曉，殘月在天，清光鋪地如水，着體如冰，西風徐吹，人影亂搖於門外，羸馬架薄笨之車，爲載行裝，後繼以人力車四五，轎轎蕭蕭，還鄉情味，乃如去國，及車過孟氏門外，見白堊垣壁及白石台墼，受月晶瑩如玉，中間朱門靜掩，銅環皎然作光，乃悚然憶前三日有薄命少女，出此朱門，挾其厄運，流轉江湖，此時不知投止何所，而其父母當仍安臥於綉幃錦衾之內，不審有夢及其女否，余含淚盈眶，仍以目光穿此

淚液，灑注道旁，以此街道久經小櫻踐踏，曾於何處臨風小立，何處展笑相要，何處低語致其慄款，皆一一識之，行過巷口，吾淚更如泉而落，蓋小櫻一度爲惡弁提歸，一次爲毒廚挾去，皆於此處見其宛轉哀啼之狀，而余曾無一語報其纏綿固結之情，今亦僅能傾熱淚報之，遂側身向車外，冀吾淚能澆小櫻昔曾灑淚之土，然亦自痴吾痴，伊人已不能見吾懺悔，且將怨吾薄倖，而於地老天荒，此恨尙不絕也。

在梧看罷凄然半晌，嘆道：萬想不到的舊人，竟會遇見，但是見面說不上幾句又被逼分別，成了咫尺天涯，她臨別教我等她，不知是什麼意思，明天該再到銀海影院一走，向她問個明白，說着又頓足嘆道：我真糊塗，還問什麼，她定是要補當年的缺陷，和我重圓舊好，我真不忍拒絕她，可是現放着未婚妻倩宜，又怎能接受她這約會，我當時怎不直告她說業已定婚，倘這樣含糊下去，將來她千里迢迢的投奔了來，我該怎樣處置，爲今之計，只有明天再到影院逕直說明，請她斷念，若只現在需我幫助逃出羈束，日後需我維持生活，當然全能應允，如其有少年時的希望，我只可狠心辜負了，在梧想着覺得十分酸澀，但小櫻在他心裏雖能勾動舊情，却不能搖動他的定力，在梧根本沒把小櫻和倩宜聯想，而稍有猶疑，因爲倩宜在他心中，業已根深蒂固，在梧所想的只是結婚同居，更無旁念，不過十年影事，潮上心頭，因而觸起自己身世之感，回憶當年在保定時，停着老父蔭庇，無憂無慮，度着快樂時光，如今父亡妹死，全家亮亮相依，只有母親和穎芊二人，生活重担全落在自己頭上，雖然在大衆出版公司裏作着經理的私人秘書，每月能有百八十元進益，但這公司並非正當營業，表面上固然也買一些作品，印書傳賣，實際經理胡百甫是極混帳的市儈，不特偷着翻印流行書籍，犯法圖刑，而且還有私運毒品的副業，真是奸狡卑鄙，無所不爲，自己年來受他的氣，直是無可告訴，若不爲老母甘

皆家人生活，早已賭氣不幹，如今又加上預備結婚，更得低頭忍氣忍耐下去了，想看見儿上小鏡，已指四點，因為早晨還須上班，才熄燈下樓，帶着滿腹牢愁，一心悵觸，目去安寢，正是，萬物共艱難，惟人爲極，一情成世界，得正斯安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窮途同病憐黃髮仗義納畸人
苦海無邊望碧波傷情追舊侶

話說次日早晨十點多鐘，在梧正在大衆公司，辦公室中，和經理胡百甫對坐，把外間所來信件，一一拆閱，念給他聽，這本是在梧每天早晨第一堂功課，胡百甫是個奇醜的胖子，上帝造他的時候，似乎有些疏忽，竟把二百磅的肥肉，附着在僅能支持百磅容量的骨架上，於是胡百甫的肉無法恪守範圍，只可隨意馳突，頭上的皮膚太緊，腹部以上，不容擴張勢力，便全擠到下半截臉兒上，頰上的肉，先把鼻子埋沒，只給留了一個鼻尖，好似海中的小島一樣，教人看看知道原先是一座高山，兩邊嘴巴突出一個肉球，累累下垂，下頰因之暴縮，把全個臉兒造成等邊鈍三角形，眼兒更凹成深谷，細如一線，但眼珠却能射出灼灼的兇光，這道理就似有人遊山，到了兩峯對峙的一線天，仰望蒼穹，覺得天光比在平原處分外明亮，他的皮膚呈紫黑色，而且駁雜不純，深淺各異，只有嘴兒在五官中最爲闊大，大約這是他永遠張着狂喘的原故，脖子前面。有極厚的肉崗一道，墊在頷下，替他支持着頭顱的重量，但這肉崗轉到頸後，便分成三摺，汗水流下時便不致一洩無餘，可以造成三折瀑的奇視，身體幾乎是方形，兩臂的距離，較肩足的距離，最多短不到二寸，下部肥臀，約佔體重，一半，大得怕人，生在婦人身上，自然是宜男之相，生得他身上，據說也會經過許多大相士賞識，相書上說十個胖子九個富，只怕胖子沒屁股，他既是胖子而且屁股大莫與京，想見終身富貴不可言說，胡百甫知道屁股幫助

他的命運，向來萬分珍重，這時坐在特爲保養尊臀的大皮椅上，將桌上電扇緊對着胸臆，手裏拿着大扇，還噓噓的狂喘着，迷縫着眼兒望着在梧，在梧平心靜氣的拆着信，因爲胡百甫的喘聲和電扇聲十分嘈雜，就大聲說道，經理這封信是一個名叫李慕白來的，胡百甫喘聲驟停，睜開眼道，李慕白是我的盟兄，他在江蘇作縣長，多年不通信，想不到他還惦記我，信裏說些麼在梧忍笑道，信裏說他已經賦閒二年，當淨賣光，向您借三五十元，胡百甫聽了，好似害了暴病，哎喲一聲，立刻閉上眼，半晌才道，寫回信告訴他，我也快窮死了，一文錢進項沒有，把什麼借人，在梧道，我就寫您債主逼門，饕餮不繼，好麼，胡百甫呻吟着道，那太喪氣，簡直不理他好了，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，縣長也差不了什麼，怎會丟了官就沒飯吃，像他這樣沒出息人，我日後萬用不着他，他來的是快信麼，下次再來就原班退回不收，在梧應了一聲，又拿起一封沒拆的信，方要說話，忽有個僕人走進來，向胡百甫稟道，經理，我打電話向馬公館王公館李四太太家，凡是姨奶奶常去的地方，都問到了，他們全說沒見着咱姨奶奶，胡百甫眉頭一皺，臉上肉都收縮起來，半晌才又展開，開口發出像悶在鑿裏的語聲道，南馬路吳宅，你打電話問了麼，僕人道，沒問，胡百甫拍桌罵道，混蛋，怎麼不問，僕人道，我想姨奶奶會去，上回經理不是說吳宅一家都不是好人，不許姨奶奶去麼，胡百甫頓足道，混帳王八蛋，放屁，快去問，僕人連忙抱頭鼠竄的出去，胡百甫還低頭念念有詞，却聽不出是什麼，在梧等他抬頭，方又道，經理，這封信您自己看吧，是家信，胡百甫沒好氣的道，你還要拆開念，管什麼，家信野信，在梧只得開封念道。

百甫夫君大人見字台覽，自夫前年回家一次，賣去家中河灘二十畝地，至今未見一信，妾帶着一男一女，苦熬苦修，身下三畝多地，除去上官稅，還得上村裏叫不上名兒的捐，剩下不够打發短

工，今年地又潦了，顆粒無收，小拴子給村裏王老棧家放牛，一年還賺二斗糧食，不想月初把腿摔折，整天鬼號，家中又無分文，孩子眼看就要死，望夫跟緊回家，救小拴子一命，也是胡家一條根苗，如若不能回來莫忘梢錢爲要，此請萬福金安，妾小拴子娘上稟，朱先生代筆。

胡百甫聽了，忽地發狠道，死，死，該死，全死了才好，又媽的麻煩我，說着張目向桌上找尋，在梧道，你要什麼，胡百甫道，火柴，火柴，燒，燒，在梧明白他是怕姨太太看見這封信，又要和他吵鬧，故而急急焚燬，便劃火柴將信燒了，心中却萬分痛恨，胡百甫蔑絕天理人情，自己天天和這樣豺狼共處，真是天下最苦的事，隨即又拆開一封道，這是紳士高紹軒謝壽的信，胡百甫叫道，哦，高大爺這可太週到了，我已結着送了份壽禮，還吃了一頓，人居然巴巴的寫信來謝，這可太醜的起我，我得快到高府上說聲不敢當，在梧暗笑這謝啓本是印刷品，凡會送禮拜壽的人，照例都有一份，只是虛套而已，却不道他竟如此受寵若驚，但也不好說破滅他的興致，這時忽然僕人走入道，電話打了，吳宅也說姨奶奶沒去，胡百甫又罵起來，僕人不理他，自將手中拿着一個厚紙本兒，遞給在梧道，這信是送來的，您給簽字吧，在梧見本中夾着一個大信封，上寫送呈胡百甫先生手啓，下款是印好的大律師毛玉珂事務所緘，在梧先在紙本上簽了字，交給僕人去了，胡百甫問道，那兒來的信，是有人來送錢麼，在梧道，不是，是毛玉珂律師來的，胡百甫一怔道，毛玉珂，不認識呀，快打開看看，有什麼事，在梧拆開看時，立刻大驚，原來是胡百甫的姨太太，已延請了毛玉珂，向胡百甫提出離婚，並且要求贖養費，理由第一是久受虐待，第二是胡百甫身同殘廢，不能人道，限他三日答覆，胡百甫見在梧怔了神兒，又連聲催問，在梧這次却把信推到他面前道，這又是您的家愆事，我不好念，胡百甫瞪了在梧一眼，才低頭去看，看了一半，只聽嘩啦聲，原來他猛然跳起，因爲身體太重，汗液太多，衣服

和皮椅黏結，突然離開，自然聲如裂帛，他立起不住蹣跚，手拍着屁股，渾身抖戰，說不上來話，忽然又踉跄出去，在梧驚心稍定，在想胡百甫算得着報應了，待家中髮妻那樣冷酷無情，却用全部財力，全付精神侍奉這位小姨太太，如今這姨太太竟叛離了他，和他拋棄髮妻一樣狠毒，難道這不是上天有眼，想着見胡百甫已然回來，身上好似才洗完了土耳其浴，通體全濕，臉上汗淚交流，溼溼下滴，頓足作哭聲道，好好，首飾……首飾，全帶走，好毒的娘們，我那點兒虧了她，這……：這一下我可活不了，說着已軟癱在椅上，嗚嗚哭了幾聲，等到哭聲停止，抬起頭來，在梧和他相處二三年，第一次看見他的眼睜到如此其大，兇氣滿面，張着大口，好似將要吃人，胡百甫直瞪着在梧，沉靜半晌，似乎心神已定，忽然開口問道，你看該怎麼辦，在梧對他向來特別謹慎，知道若代出主意，辦好了連謝字也落不着，辦壞了却得獨尸其咎，便嚇道，這個，經理家事，我不敢參預，再說我對於這種法律問題，沒有一點經驗，胡百甫大怒，沖口罵道，你混蛋，在梧受了辱罵，氣憤難過，還欲待口，猛想他平日尙未敢如此相待，今天想是受刺激過重，腦筋昏亂，故而口不擇言，自己又何必單在這時囁氣，便隱忍緘默不語，胡百甫又叫道，按鈴，在梧把喚人鈴按了一下，胡百胡喊道，叫門房進來，在梧只可又重接了兩下，少時使聽院中有入哈也咳嗽，隨又有個老人輕輕走入，這老人約有五十多歲，却衰弱得像年過花甲的人，骨瘦如柴，腰彎肩聳，臉上被縹紋佈滿，一道道都是光陰和困苦的痕跡，因為害過疾，左邊臉兒的皮膚，却已拘攣縹紋似網狀聚在左眼下，於是左眼不能張開，而且肌肉長時顫動，頭上蒼白頭髮，垂在腦後，從前面看好似留着辮子，其實是在頸後剪斷，看樣兒好像還預備有一日重把頭髮留起，最奇怪的他口上帶着防疫的黑紗嘴套，進得房門，顫顫微微的望望胡百甫又看看在梧，神情茫然無主，在梧知道這看門的老人趙順今天要遭劫運，不由心中惻然，倒忘

了自己的憤怒，胡百甫拍案叫道，趙順，姨太太什麼時候出去，趙順吃吃的從紗套中發聲道，夜裏兩點多鐘，我早睡了，姨奶奶叫醒我，開門出去的，胡百甫喊道，你管什麼，姨太太出去，不告訴我，趙順一時不知所答，慢慢從口中迸出幾個字道，姨奶奶天天出門，永也沒……胡百甫一口濃唾沫噴過去，正落在趙順肩上，罵道，放屁，白天出去不告訴我，半夜出去……你跟他通同作弊呀，趙順嚇得戰兢兢的道，小的不敢，也不知道……胡百甫立起道，好老王八蛋，花錢雇你，你全不管，你給我滾蛋，立刻捲舖蓋，滾蛋，又向在梧道，算算他的工錢，話未說全，趙順已撲的跪在地下，哀聲道，老爺，小的還不知道犯了什麼錯兒，老爺你打我，罵我，千萬別辭我，可憐我的孫女……說着就哭起來，右眼的淚一直流下，左眼的淚却循着網狀縷紋，分成許多支流，胡百甫大喝道，少說廢話，趁早滾蛋，巢先生，你聽見沒有，快給他算帳，在梧這時見趙順淚水狂湧，却仍眼巴巴的望着胡百甫，似在希望他開恩，又不住把乞憐的眼光向着自己，似在懇求代為緩頰，在梧素知道趙順是個忠誠的老人，因為他兒子投軍，死在他鄉，兒媳不安於室，丟下一個沒滿周歲的女孩，隨人私逃，趙順受了這重大刺激，一病幾乎喪命，痊愈後差些成了廢人，不特面貌改變，而且肺病甚重，每作些用力的事，就喘嗽不已，但是他將老年的愛情，全寄托在小孫女身上，仍自拚命支持去謀生活，撫養孤雛，現在他的孫女已經十歲了，自從前年他才謀得胡百甫家的司關職務，生活較前安定，但他還照舊克勤克儉，把所得工錢，都供給了孫女，使她入了附近的小學，衣服食飲，全得到普通兒童的享受，然而趙順本身連一個銅板，也不敢枉費，更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他愛孫女無微不至，便是他知道肺病容易傳染，又苦於祖孫同住門房，無法隔離，就買了這防疫口套永遠戴着，在梧來公司一二年，只能識他上半截臉兒，至於嘴上是否有鬚子，根本沒機會看到，在梧對他慈愛情形，早受感動，所以平時不斷贈

給他孫女衣物，此際見這情狀，心中萬分不忍，便鞠躬說道：經理，您寬諒趙順一次，他真是可憐，再說這錯處並不在他，姨太太向來出入自由，他怎敢單在這次攔擋呢，胡百甫聽了瞪起眼道：你不配說話，滾開，在梧實在忍不住了，變色說道：請你注意，對職員說話應當客氣些，胡百甫這時本又坐到椅上，似乎要跳起來，因為身體沉重，只能作要跳姿勢，兩臂一動一動的好像鳥兒張翅，口裏罵道：什麼職員，討飯吃的東西，你敢跟我頂嘴，想同趙順一塊兒滾蛋是怎樣，在梧道：你嘴裏太不乾淨，要知道我也會罵，趙順犯了什麼錯處，您就趕他，我在這裏受氣也够了，教我滾蛋正好，說着就走回辦公桌前，檢出一本帳簿揭開了看着道：趙順……：……怎麼……：……趙順本月的薪工都支完了，我的薪水也已支了半月，還該給我四十元，胡百甫喘噓噓的道：好，你別忘了今年二月爲你母親害病，向我借了一百六十元，言明每月從薪水扣二十元，十月爲滿，到現在才扣了四個月，下餘還欠我一百二十元，除去該給你四十元薪水，還得找回我八十元，說着伸手道：拿來，在梧在方才負氣決裂時，並沒想起這筆債務，這時被他提醒，不由心中亂跳，想了半天搔頭說道：現時我那裏有錢，當日既言明分月償還，我以後自然按月還你，胡百甫撇着大嘴冷笑：當日你是給我作事的人，有薪水担保，自然可以分月，現在你失了職業，就變成窮小子了，沒甚麼還錢的保障，再說借給你錢是由於感情，如今兩下分手，以後誰不認識誰，我憑什麼借錢給你，在梧忍氣道：經理先生請別談感情兩個字，當日先生若不爲着利息，也不會借錢給我，現在立逼着還，我萬沒辦法，你緩個三五日，一定全數送來，胡百就哼了一聲道：三五日，你要跑了呢，我放寬一步，許你明天還錢，再晚不成，在梧頓足道：好吧，甫是明天，現在我想沒有什麼交代的，可以走了吧，胡百甫點頭，伸手拿起桌上電話耳機，去撥號碼，在梧一面去穿外衣，聽胡百甫是打電話，托他在警區作事的朋友，告訴了在梧住的里名門牌，托人

爲麼又謝我呢，在梧不覺開顏笑道，好孩子，你算問住了我，說着忽又慘然在喉嚨中自語道，可憐這樣的聰明女孩，竟落到悲慘境地，只怕我不易再幫助她了，小蓮這時正拾起書翻着仍要問那生字，在梧却望着她含悲無語，忽聽院中砧杵作響，回頭見是趙順已從裏面走出，好似痴了似的，直着眼兒，舉着雙手，一步步的向前挪，身體搖恍，如將傾到，在梧大驚忙趕過扶住他，問道，老趙你怎了，趙順看見在梧，才緩過氣來，長嘆一聲道，完了死了，任憑怎樣央求他，只不肯恩典，我這一把年紀，還能去別處賺飯吃，小蓮非跟我餓死不可了，在梧知道他悲苦已極，只可暫且安慰道，你着急沒用，先回門房歇歇，慢慢想法，就扶他回門房走，小蓮還在那裏低頭翻書，抬頭看見趙順，跳過去抱着大腿，道，爺爺怎的，又咳嗽了麼，趙順低頭抱住小蓮的小臉兒，大哭道，孩子，咱爺兒倆眼看要受罪了，爺爺可真對不過你……小蓮聽着不知何故，只瞪小眼兒發怔，隨即哇的哭出來，在梧拉着趙順頓足道，你真老糊塗，這種話怎對小孩子說，趙順望着小蓮，似乎想哄她又沒話說，忽向在梧作揖道，巢先生你想法救救我們，我於繳小蓮的學費，把本月的工金全支了，這一出去，一老一小準得餓死，巢先生你行好，窩素常又愛小蓮……在梧嘆道，我若是能有力量，不待你說，早教你祖孫隨我走了，可憐我也是以身爲業，散事以後，所剩的只有債務，那能教你呢，在梧說完，見趙順通身抖顫，小蓮似已聽明情形，鬆開她爺爺，轉來抱住梧的腿，在梧鼻頭一酸，也再承受不住，就一手攬着小蓮，一手拍趙順的肩頭，叫道，走吧，跟我走，我雖不能教你們到底，或者能教你們多活幾天，趙順聽了，爬下就要叩頭，在梧拉着他道，你且莫鬧閒文，快去收拾跟我同走，只是日後受了罪，不要怨我，趙順愁容盡去，合掌說道，阿彌陀佛，巢先生是念過書的人，將來沒個不發跡，我跟您不愁了，可是您得養兩個廢物，在梧推着他進門房去，自携小蓮站在門外，小蓮用袖子拭着淚道，爺爺又

教胖經理罵了麼，在梧道，經理不用你爺爺了，現在你爺爺帶你上我家去，小蓮喜歡得頰上酒渦兒現露出來，道，巢先生，你要我爺爺去看門，這可好，爺爺離開胖經理，就不咳嗽嘆氣了，我們可是永遠在你家住麼，在梧道，只要你願意，就永遠住着，小蓮又道，巢先生你的妹妹她愛我麼，在梧道，她一定比我還愛你，說着趙順已提着舖蓋捲出來，在梧就喚了兩輛洋車坐着，逕直回家，路上自思今日不特失業，還加了兩個累贅，只妹妹尚不知如何供養，女僕也未必再有力雇用，如今憑空又多了兩口，倘將來落魄下去，弄到無力維持，那可如何是好，但趙順可憐，小蓮可愛，自己既出於慫隱，允許收留，以後的事，也只聽天由命了，想着車子已到家門，在梧打發了車資，才叮囑趙順，見了家中人萬勿說破自己失業的事，趙順唯唯答應，及至喚開門進去，在梧令趙順在客室等候，自己進到母親房中，見裏面空寂無人，忙問女僕老太太那裏去了，女僕回答說老太太去看舅奶奶，在梧想到這位舅母，家貧無子，素仰仗自己資助生活，日後也是不堪設想，心中更覺愁煩，便舉步上樓，耳中已聽得書室中有人輕輕按着小鋼琴，譜着璇宮艷史的歌，便知是妹妹穎芊在房裏，不由暗嘆穎芊的琴，恐怕未能長久保存，將來不定落到那一家叫賣行裏，忙定了定心，走了進去，見穎芊穿着素白紗的短旗袍，頭上短髮，編成兩個小辮兒，乘在左右肩頭，正怡然自樂的按着鋼琴曼聲低唱，在梧一見更覺心酸，想到這快樂的家庭，將被經濟壓成粉碎，聰明俊秀的小妹妹，也要嘗受人世艱苦，不能長久保持這樣活潑天真，自己的事必須瞞着母親，却不能不和妹妹商議，但是一告訴她，就算把個愁苦帽子罩在她頭上，再想如此幽閒，只怕不易了，想着就悄悄立在門口，不敢作聲，好似希望她這樂境多延長幾秒鐘也是好的，穎芊唱着，猛又回頭，那清瑩朗澈的目光，正射到在梧立處，立刻綻開意大利美人石像般小嘴兒，哧的一笑，叫道，哥哥這麼早就回來，是公司派你辦事，順便到家歇歇麼，在梧點

一蹴出氣，在梧苦笑道，你不要說得這樣洒脱，以前我受氣，全家都可以豐衣足食，現在只顧我舒服了，家中可怎樣呢，母親那樣身體，只要聽見失業的信兒，就得急出病來，還有你只差一年就可以在中學畢業，如今斷了供給你的來源……更不必想日後的生活用度，只這明天要還的八十元急債，就無法籌措，穎芊一面聽着，一面來回亂踱，忽握住在梧的手道，哥哥，你不要着急，這種困難，隨便那個人都難免遇着，我們只要咬定牙根，拚命向前奮鬥，不論如何總有活路可走，我這一節，你不必憂慮，即使從此廢學，也對付着算有獨立能力，合起咱們兄妹的力量，難道還供養不了母親，在梧嘆道，若只母親一人，咱們責任還輕，誰教我不知進退，竟又添了趙順祖孫兩個累贅，說着忽一仰首道，若不然，我現在抓湊幾元錢，打發他祖孫走可好，穎芊搖頭道，那萬萬使不得，既應許收留人家，若再反覆，豈不教老頭兒失望死了，反正我們只要有飯吃，就不爭多一兩口人，現在只說辦法吧，母親那裏千萬不可告訴這煩惱消息，瞞到幾時是幾時，你自然要另謀職業，我也得出去掙錢，倘然遇到好運，我們的家庭不是又美滿了，哥哥千萬不要灰心，我們的希望大着呢，在梧聽着眼淚汪汪，緊握着穎芊的手道，妹妹，我早知道比男子還有擔當，所以才同你商量，果然你能鼓勵我，幫助我，我這作哥哥的，真是沒出息，好像笨牛似的，時時得你在後面督策，以後更要我二人努力，支持這垂危的家庭了，只是教你半途丟了學業，我怎麼忍呢，穎芊微笑道，我不在乎文憑那張廢紙，再說事情應看輕重，這時要緊的事，是帮你奉養母親，自己的學業已不成問題了，在梧心中又是感激，又是悽惶，便緊握着她的手，低頭無語，穎芊道，你且歇一會兒，我下樓看看，給趙順飯吃，還要出門尋人想法，在梧道，你去尋誰，穎芊道，我的同學有位沈鳳華，你可記得，她前者曾給我來了一封信，問我是否有意作事，她可以替我介紹個好位置，我已經回信辭了，今日只可再尋她去商量，在梧道，我勸

你不要去。你還學是經濟所限，無可如何，至於你去作事，却大可不必，還是我自己設法的好，再說那沈鳳華虛榮心太盛，並不是什麼可靠的人，記得那年暑假，你們同學多半去北戴河避暑，那晒得皮膚黑紫回來，成爲時髦風氣，沈鳳華因爲家裏寒苦，不能前去，居然在暑假裏，天天在家中裸體晒日頭，也把皮膚弄黑了，開學後向同學假說到青島避暑去了，你當時會因這事很輕視她，現在怎又去求她呢，穎芊微嘆道，我何會願意求她，無奈我只這一條路啊，在梧道，妹妹，你依我，千萬別去，穎芊沒有回答，半晌又道，明天你還胡百甫的錢怎樣籌措呢，在梧扶頭不答，表示無法，穎芊轉身出去，半晌拿進一個包裹和一個小錦盒兒，向在梧道，這盒是你歷年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包裹是我穿不着的衣服，你拿去或當或賣，先闖過這一關去，在梧方要說話，穎芊已正色道，你痛快拿去，哥哥若對妹妹客氣，那就豈有此理了，再說我知道你一點積蓄沒有，連衣服也只每季一身，偶然得些富裕，也都儘供給了我，你若不拿走，我可哭了，說着眼圈一紅，似將哭泣，在梧頓足道，好，我拿，我拿，穎芊才開顏道，那麼你先去，弄米錢好鬆心吃飯，在梧此際恨不得放聲痛哭一陣，強忍着傷心，去穿長衫，穎芊便出去了，在梧怔了半晌，才提着包裹下樓，見樓下堂屋中，小蓮正小鳥依人似的，偎在穎芊懷裏，大聲說笑，穎芊也滿面歡容的哄着她，好像方寸的悲苦，已然全忘，趙順立在旁邊，綉紋的臉兒，也充滿喜氣，把感激的眼光望着穎芊，在梧看着這幅天真歡愉的圖畫，知道穎芊正發揮着慈愛的本性，掬愁於心，強歡在面的，接待這新來的賓客，不由更覺悽慘，小蓮望見在梧，將小臉兒倚在穎芊胸前，招手笑道，巢先生，你說對了，姐姐真愛我，趙順在旁呵斥道，小蓮，別胡說，叫小姐不許叫姐姐，穎芊笑道，老頭兒別管我們的事，我愛小蓮，要她作妹妹，又一指在梧道，以後小蓮也隨着叫他大哥哥，趙順道，那可不成，折受死了，在梧却向小蓮道，小妹妹，跟着姐姐好生玩，我去給

你買糖，說完便急急趨出門，趙順突然瞥見在梧手中的包裹，忽的便是一頓叫道，巢先生，你那裏去，在梧漫應一聲，急忙走出巷口，向東轉了個彎兒，眼前便是一家當舖，低着頭直走進去，看見裏面陰氣森森，一人多高的黑色櫃台上，露着三兩個慘白如鬼的人，把那沒有天理人情的眼光望着門外，櫃台之下，立着個不滿六十歲白髮蒼蒼的老婆兒，腰彎的蝦米一樣，還沒有櫃台一半兒高，正合掌低首，喃喃說話，旁邊地上却丟着一幅污穢不堪的舊棉被，在梧不知何故，忙將手中包裹和匣兒遞到櫃台上，櫃台內距離最近的一個夥計，好像怨恨這突來的主顧，給他添了麻煩，先惡狠狠瞪了在梧一眼，才抬起那類乎左有魚口，右有便毒，中有橫痃，後有腰癰，下有痔漏的尊臀，用每分鐘一寸的速度慢騰騰立起，移動那久寒未愈的腿一步步的挪過來，伸手摸着包裹，却又趕上他頭皮上落了個蒼蠅，忙又抬手上，將二寸長的指甲，去搔光亮的禿頭，運用手指極有矩度，必須捋指的指甲和中指的指甲，相觸作個微響，才重複伸開，頭皮上也發出蝎子爬葦席的沙沙聲音，如此許久，又回頭唾了口吐沫，才正式打開包裹，在梧這時候，一面看着夥計的傲慢神情，一面聽着旁邊老婆兒的哀聲，直如教徒念祈禱文，要把極低的語聲上達天聽一樣，只聽她念道，老爺們，積德行善，可憐我老頭子六七十歲了，病在床上要死，求人家開了個藥方，藥舖要三角錢，可憐我家裏什麼都沒有，只可拿破被來當，老爺們別不收呀，東西不值錢，你老只當修好，捨給我三角錢，救一條老命吧，我有了錢準贖，我不敢賭，不贖就教我那在外當兵獨生兒子，死在外鄉，老爺，我賭這麼重的誓，還不成麼，積積德當了吧，在梧聽着，已明白這老婆是拿破被子來當，舖中不收，故而哀求，不覺腦中湧起自己白髮老母的影子，立刻又生了惻隱之心，正想等當錢到手，周濟她一次，忽聽頭上有腔有韻的唱道，首飾三件；衣服九件，當多少，在梧忙仰首道，你說吧，那夥計糊着那萬世不能作電影明星的沒表情臉兒道，你說

我們不能說，在梧猶疑一下，才道：當一百塊，成麼，那夥計聽了，臉上雖仍似無機物的橡皮，眼中却射出鄙夷的光，鼻中哼了一聲，唱道：差的多，差的多，說着，就摺疊那已經打開的衣服，似要原件發還，在梧忙道：你說能值多少，那夥計又唱道：頂多十五塊，多了不要，在梧聽着氣得發抖，因為首飾中一件嵌珠戒指，便是用四十元買來，其餘衣服也是上好材料，自己費盡籌劃買給穎芊的，合計總值二三百元，如今當起來不够一件製價，豈不把人氣死，看起來當舖那兒什麼兩益，只是剝削窮人，以求有益於他自己罷了，在梧這裏氣得乾瞪眼兒，說不出話，那夥計更是痛快，把原物都包好推到櫃台邊兒，再不睬理，在梧賭氣拿到手中，轉身向外就走，也忘了周濟那老婆兒，大凡人的憤怒最能消蝕善念，在梧此際雖在窘迫，但是三角錢總還拿得出來，只爲被當舖夥計激怒，就顧不得憐惜人了，他出了當舖的門，立定想了想，本待去到別家再試一試，又尋思此中人都是一樣的市儈，那裏也不會優待窮人，便能多得幾文，也是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，只可挾着包裹，垂頭喪氣的向回下走，將到巷口，忽見趙順正蹲在牆根，向自己望着，不由臉上一紅，恐怕被他看出這是去當舖，丟臉還是小事，更怕惹他心裏不安，便一直走入巷內，趙順也只招呼了一聲，并未詢問，在梧進到家中，穎芊還在堂屋和小蓮談笑，一見在梧將包裹原封帶回，也自一怔，在梧也沒談話，逕直上樓，到書室中將包裹一丟，坐在沙發上氣悶，須臾穎芊悄然進來，低聲問道怎樣，沒弄錢來麼，在梧發狠道：當舖真混賬，這些物件才給十五元，我一氣就拿回來，穎芊聽着，花容失色的道：何致這樣不值錢，等我再去尋尋，添幾件兒，你再去換個地方試試，在梧立起攔住她嘆道：妹妹，你的東西，全在這裏了，還找什怎，難道把現在穿的也脫下來給我，妳別管了，容我另想法子，穎芊撲的坐在椅子上道：你有什麼法子可想，胡百甫的債，明天就得還……說着忽一揚臉兒道：哦，我想起來了，去和倩宜商量吧，她手裏

多少有些體己，當然願意幫助你，在梧搖手道：萬不能尋他，你快斷了這種想頭，穎芊一翻妙目，望着在梧道：怎麼，倩宜……在梧很快的接說道：我也知道倩宜情義深厚，一定願意幫我，不過我不能在這時候受她的幫助，穎芊納悶道：你們是未婚夫婦，等於是一個人，爲什麼不能受她的幫助，這並不是求外人啊，在梧搖頭道：實告訴你吧，比如我不能得職業，有落魄下去的危險，倩宜的婚約就要作廢，我不能教心愛的人跟着受苦，所以現在萬不可受她的恩惠，再生日後的牽纏，穎芊聽了，沉默半晌，才撇着嘴兒道：這倒是男子的說話，只是把倩宜罵苦了，難道她只能隨你享福，不能隨你受苦，她若聽見這話，準得氣個八成死兒，可惜你枉是倩宜的未婚夫，竟不是她的真知己，在梧慘白着顏色道：只爲我深知她相愛的真誠，所以越發不忍害她，跟我挨餓，穎芊冷笑道：這你算白說了，我深知道倩宜爲人。莫看她第一次盲婚丈夫死後，不能守節，那可不能怨她，誰能爲一個沒愛情的人犧牲終身呢，至於對你，却是心意極固，希望極深，這就是豫讓所謂衆人待我，衆人報之，國士待我，國士報之的道理，倩宜有時背地對我談起你來，常常感激得流淚，你方才那種無理的言辭，若當面說出，準可以送了倩宜的命，要知道幸福只在愛情，愛情却不關貧富，你莫把倩宜的人格看低了；在梧道：你說的全在情理，可是愛也有個偏理兒，倩宜那樣才貌，就似一朵好花，只爲所適非人，已然將要憔悴，我既然愛她，就該設法使這朵花兒重新放葩吐艷，怎能再把貧困折磨她，使花兒更憔悴呢，穎芊笑唾道：呸，又惹我罵你了，你是千變萬化，總脫不開舊日所受的書毒，真得打一針血清治治，何況又是什麼花兒朵兒，侮辱我們女子，別胡說了，隨我下樓吃飯去，小蓮和他爺等着呢，說着就拉着在梧，一同下樓，見堂屋中女僕已然開好了飯，穎芊抱小蓮坐在身邊，又叫趙順坐下同吃，趙順抵死不肯，在梧道：老趙，你既到我家，就不要客氣，這樣起起欠欠倒教大家都不安生，我們

都把你當一家人，你老自己見外，就不對了，趙順見在梧情意懇摯，才一起坐下，但每逢添菜添湯，還要起來代女僕執役，經穎芊幾次攔阻，方才罷了，吃飯時穎芊是歡歡喜喜的，哄着小蓮，就要她同室居住，教她讀書，又許她作新衣服新被褥，小蓮喜得只張着小嘴笑，在梧心裏愁煩，除了和小蓮搭訕以外不多說話，趙順却不知怎的，不似方才那樣高興，滿面繃紋重復緊縮，吃飯時眼中含着淚珠，看看在梧，看看穎芊，再一低頭，淚珠落在飯裏，就和飯吃了，飯後穎芊帶小蓮進臥室去，在梧教女僕將樓下耳房收拾乾淨，安排一張木板床，給趙順休息，才自回到書室，悶坐許久，只想不着出路，忽見穎芊領着小蓮進來，穎芊已略加修飾，換了衣履，小蓮也換了件花紗小旗袍，新洗的小臉兒，還薄施了脂粉，更加美麗，好像個小公主似的，手裏提着一柄小洋傘，在梧一見問道，你們要出門麼，穎芊先看着小蓮道：我七八年前的小衣服，尋出幾件來，給小蓮試試，竟都可體，你瞧，不是很好看麼，昨天我見中原公司裏的小女帽，只賣七角錢，想去買一頂給他，好湊成個小安琪兒，我們去一去就回來，你不要出門，老實在家等我，在梧心裏頗怪穎芊的一沖性兒，現在正當窘迫之際，有東西還愁換不出錢，怎又拿錢去買東西，但攔阻又怕掃了妹妹的高興，便笑道，去吧，再給小蓮買些糖吃，小蓮摸撲在梧的手，就隨着穎芊，得意洋洋，跳跳蹦蹦的走了，在梧坐立不安，便也下了樓，踱到趙順房裏，見趙順倒在床上，面向着牆，雙手掩面，肩頭不住聳動，似在暗泣，就叫道，老趙，睡了麼，趙順悚然一驚，坐起來，望着在梧道，我……沒睡……沒睡……沒睡……沒睡……沒睡，在梧見他眼眶猶濕，便安慰道，你幹麼又這樣愁眉不展，趙順拭着眼嘆道，不是，我瞧見小姐帶着小蓮出去，給她換了好衣裳，小蓮又說小姐要給她買帽子，我攔也攔不住，您一家待我太好了，我帶累您散了事，又帶着兩張嘴兒來吃您，自己想想，怎不虧心，在梧道，你不許這樣多想，胡百甫那東西過于混賬，我早就該辭職，便沒

有今天的事，我這幾天内也必離開公司，趙順聽着連唏噓兩聲道，您這是體貼我，才這麼說，咳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其實今天也趕巧了，若不是胡百甫的姨太太跑了，她也不致於真教您走，在梧一怔道，怎麼，趙順道，這事您不知道，我也沒告訴過您，胡百甫的姨太太，最看重您，去年年底，您加薪水，還是姨太太爭出來的，我那天送茶到上房去，看見她親手在您的薪水單上把七十改成八十，她還給我爭出五塊賞錢呢，再有今年二月，您老太太鬧病跟胡百甫借錢，姨太太就勸他送給您二百，說您功勞不小，送些錢也是該的，這話也教我聽見了，可是胡百甫當時答應了她，背地仍就教您寫借字，只看這兩檔子事，倘或姨太太在着，絕不教胡胖子辭您，也許連我都保住了，在梧聽了，不禁心中一動，回想胡百甫的姨太太陸秦雲，雖是妓女出身，但是儀態大方，丰神娟妙，她自嫁胡百甫，就住在公司後院，和自己常常見面，雖有時看出眉目含情，似相愛慕，但目始至終，絕無越禮行動，自己雖可惜她彩鳳隨鴉，却永未生過非分之想，今日經趙順一說，方知她曾經深心迴護，這恩義倒着實可感了，便問道，老趙，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呢，趙順半睜着眼睛，慢慢的道，您不要怪我，我有我的糊塗想頭，您也是年青人，那姨太太自然是一片好心，可是她的好心，要教您知道了，這裏面……：只怕反倒不好，您素日待我恩厚，我不能害您，所以寧可把話攔到肚裏，也沒敢往外說，在梧忍不住笑道，好好，我明白，想不到你有這份兒深心，到底是上年紀人的閱歷，趙順道，我本知道您不是荒唐人，無奈我活了偌大年紀，看見年青人被女人毀的太多，就留了心眼兒，在梧道，我很感激你這點愛惜的意思，不過胡百甫那位姨太太，也並非壞人，趙順點頭道，是啊，我怎能說她壞，只是你要明白，一個好男子，一個好女人，分開了都是好的，若合到一處，常常可以辦出比壞人還壞的事來，我見得多了，在梧聽他言語中居然含着很深的哲理，就笑道，看不出你還有這麼大學問，這幾句話真

是念書人說不出的，趙順搖頭道，煞別罵我吧，我這一世只認識自家的姓，新近跟小蓮又學了幾個字兒，那兒來的學問，在梧道，只憑你的閱歷，就比念十年書的大學生通達多了，說着二人又談了會子胡百甫的事，不覺過了兩點多鐘，忽聽外面叩門，在梧出去開了，原來是穎芊帶着小蓮回來，小蓮頭上果然多了一頂馬尾織的小涼帽兒，手裏還拿着兩匣糖菓，趙順見了碰着牙縫道，小姐幹麼花這些錢，穎芊笑道，老頭兒太絮叨，小蓮，先同你爺爺玩會兒，我就下來，說着就拉了在梧，一同上樓，進了書室，便悠悠的向在梧笑道，哥哥快給我道喜，一切都不用愁了，在梧愕然忙問何事，穎芊道，頭一樣兒，我先尋着職業，在法租界一家洪公館作夜館教師，沈鳳華帶我到洪公館一接洽，沒費什麼口舌，就商議妥了，在梧道，我不是勸你不要求沈鳳華麼，穎芊道，咱們處在這種境地，怎麼還能固執，但求得到適宜的職業，何必管介紹的人，再說沈鳳華人很熱腸，除了愛慕虛榮，也沒別的壞處，在梧沉吟道，可是這洪公館的學生，怎半夜才上學呢，穎芊略一遲疑，才答道，我瞧那學生家長，都像吸鴉片烟的人，大約全家都有以晝作夜的習慣，何況現在盛暑，夜裏讀書或是因為涼爽，於我也沒甚不便啊，反正有了這四十元的進項，家用暫且可以敷衍，不致餓着母親了，還有你那筆急債，我也有了解法，說着，就從手皮夾裏取出一疊鈔票，遞與在梧道，這是一百，在梧大驚，張口叫道你……從那兒弄來的，穎芊悄然低語道，你不問成不成，在梧道，我若不知道錢的來源，萬不能用，穎芊走了兩步，坐在沙發上道，告訴你吧，我向倩宜借來的，在梧搔着頭道，咳，妹妹，我的話你怎一句不聽呢，穎芊正色道，哥哥，你不要再固執着偏見，倘若我聽你的話，胡百甫的債絕對沒法可還，難道眼睜着逼死你麼，何況這筆錢，還是我出名向倩宜借的，並沒提到你，你還有什麼可說，在梧仍自搖頭不以爲然，穎芊道，我勸你現在就跑一趟，還清胡百甫的債，早些和那小人分割清楚，在梧被她慫恿

不過，才拿了八十元出門直奔大眾公司，恰巧胡百甫家居未出，在梧便將錢繳納，索還了借據，見胡百甫焦煩欲死，不便多談，就仍回到家中，進門一上樓，就見小蓮正在樓梯邊痴立，撇着小嘴兒發愁，在梧就蹲下撫着她的頭兒道，小寶寶怎麼不高興，爺爺說你了麼，小蓮搖頭，回手向穎芊臥室門兒一指道，姐姐哭了，隨說着眼淚也滾下來，在梧大驚，高叫道，穎芊穎芊，半晌才聽穎芊在房內答應，似尙帶着酸鼻之聲，接着即見她掀簾走出，面上帶着笑容，眼圈兒却是紅紅的，在梧道，你傷心了麼，小蓮說你哭來，穎芊強笑道，不錯，小蓮訴說爺爺愛她的情形，我一陣感動就流了淚，誰真哭來，小蓮聽着小嘴一動，似要有所分辯，穎芊却暗地捏了她肩頭一下，就拉着在梧進了書室，先詢問到公司還債的事，又道，我方才想了個主意，母親今日若回家來，就難免知道你失業的事，不如我趁早到舅母家去一趟，教母親在那裏住上十天八天，咱們趁母親離家時候，趕着想出辦法，等母親回來，再知道也不怕了，在梧想了想，認爲那主意極好，就教他帶十塊錢給母親零用，說話不要露出破綻，早去早回，穎芊便出門到舅母家去了，在梧呆了半晌，喚小蓮時，業已不在樓上，便下樓去尋她，到了耳房門外，見門兒關着，聽趙順和小蓮低聲私語，又連聲嘆息，在梧不知他祖孫說些什麼，只可退回樓上，心中自想，這家庭中昨日尙滿含愉樂之氣，今日竟完全變成愁慘，第一不能教母親回來，已顯得萬分寂寞，穎芊方才分明會哭泣過，在這種環境中，她那樣心重的人，既要替母親愁，又要替我愁，再加上她自己的心事，已經難禁悲哀，而且那樣強顏歡笑的安慰我，更可慘了，還有趙順，在上午來時尙歡天喜地，似乎自慶得了棲身之地，那知轉瞬間竟變了態度，愁眉不展咳嗽氣起來，連小蓮也不那樣活潑，一門之內，氣象如此暗淡，這日子如何過得下去，爲今之計，自己只可急謀求職業，倘或上天見憐有所成就，不特可以恢復當日的笑聲，而且添了趙順祖孫，比以前更要熱鬧，在梧

默默沉思，獨坐至晚，穎莘回來，報告母親很樂意在母舅家住着鬥小牌兒，并且說過了月半才回，在梧心中略安，須臾大家又同坐吃晚飯，趙順始終沒有抬頭，只有時偷望着穎莘，低頭流淚，吃了小半碗飯，便推說頭疼，回耳房睡覺去了，在梧因爲九點已過，惦着吃過了飯，到銀海影院去見孟小櫻，也沒注意，飯後小蓮悶得睡不開眼，穎莘帶她回臥房安寢，在梧穿了衣服，帶着僅存着的十多元錢，出門便奔了銀海影院，匆促進門，買了個最前排的票，進去已然開映電影，便尋個位子坐下，好容易熬到休息時間，電燈大明之後，第一場出來的仍是那位西洋梅蘭芳，闌了半天，方才下場，在梧睜着眼睛，只等小櫻出台，不料半晌聽不到鋼琴聲響，却從後台走了出來影院經理賈鳳池，立在台上，對觀衆作揖道歉，言說東方黛麗娥因爲別有原故，要當夜返回上海，所以不能登台，本院方才接到她的電話，業已無可措手，只有請衆位原諒，現在再請西洋梅蘭芳先生表演一場最得意的胡拉胡拉舞，話未說完，台下已自鬧聲四起，賈鳳池見勢不佳，鼠竄而逃，那可憐的西洋梅蘭芳，却裸體穿了草裙，頂着雷聲，重行出來，座客連罵帶鬧，散了一半，在梧更大爲失望，隨衆擠出院外，心想小櫻本來預定表演三天，怎今日竟不出台，便是要回上海，也不致這樣匆促，自己無論如何，定要訪知她的住址，去見一而，說明苦衷，以免將來遺憾無窮，想着硬等影院門內略靜，重又進去，仗着自己常來看電影，和賣票人是熟臉兒，走向櫃臺向他點頭道，今天生意不錯吧，賣票人看看在梧，才答道，還好，比昨天多賣了百十張票，在梧道，這大約都爲瞧東方黛麗娥來的，可是她爲什麼今天不上台呢，賣票人笑道，這是我們經理不定運，他還想約東方黛麗娥多演十天半月，賺筆大錢，補補夏天背月虧空。那知頭天上台，就出了岔兒，在梧道，昨天我也來看，沒見出岔兒啊，賣票人道，出岔兒不在台上，那東方黛麗娥是有領家的，昨天她演完了，趁着開電影的時候，跑到台下，跟一個少年男子鬼鬼祟

票的說私話，被她領家的姘夫看見了，恐怕出什麼毛病，丟了搖錢樹，就不敢再教她出來上台，聽戲就要回上海呢，在梧聽了心中一跳，暗想小櫻今日不能上台，原來還是自己種的禍根，便又問道，那東方黛麗住在什麼地方，您知道麼，賣票人正低頭數着剩的票，隨口答道，聽說住在江南棧……；說着似乎感覺在梧問的突兀，拾頭很詫異的瞧他，那在梧問得住址，再不停留，翻身跑出影院，雇洋車直奔江南客棧，到了地方，就打發車錢，一直進去，先看客牌，見上面從頭至尾，並沒有孟小櫻的名字，忽一轉想，小櫻隨着領家，當然不會用她的真名落店，這只可打聽客棧裏人了，便走進賬房，向賬桌上坐的先生問道，借問有位在銀海影院上台的女子，住在多少號，那管賬先生搖頭道，我們這裏的客人，沒有什麼上台的，您尋人請看客牌就知道了，在梧以為受了影院賣票人的騙，方在一怔，忽然旁邊立着一個夥計道，我知道，樓上二十七號不是住着個俏眉大眼的女子，還有兩個四十多歲的一男一女同住，前天來個姓賈的尋她，自稱是銀海戲院經理，昨天和今天銀海戲院還不斷打電話來……：……：……在梧不等他說完，已大喜道，我尋的正是他們，勞駕你……：……：……那夥計也不等他說完，便答道，您來的小巧，她們已經趁五六點鐘的火車去了，在梧立刻直了眼兒，半晌才道，她們上那裏去了，夥計道，她們上了塘沽，趕明天開的輪船回上海，在梧痴立無語，那夥計道，您尋他們有要緊事麼，這樣着急，在梧靜了一會才答道，我也是銀海影院的人，因為我們經理還要他們上台表演幾天，派我來接洽，只怨我來晚，把事就快了，請問輪船明天幾點由塘沽開，那夥計道，早晨五點，在梧道，夜裏還有上塘沽的火車麼，夥計道，夜裏兩點還有一次慢車，三點鐘以前就到，還能在開船以前趕上，在梧聽了又大生希望，忙謝了客棧中人，轉身走出，又雇車奔了車站，這時還只十一點方過，在梧問知果然兩點有開來的車，便買了票立在站台上等候，心中又後悔早知離開車尚有餘裕時間，怎不回

家告訴一下。免得顯笨等懸念，如今既已到了車站，就不必再勞往返了，又想到小櫻的領家，見她與自己只說了幾句話，尚如此小心躲避，這次趕到塘沽船上，也必受小櫻領家的阻礙，不易得到談話的機會，但是自己職業已失，後望渺茫。日後那還有幫助小櫻的能力，不如及早教她斷念，到了船上即使當着她家的面兒，也可以直說自己早已有妻，新近失業。教她斷了對我的指望，這種話當然是她領家所愛聽的，小櫻雖一時難免失望怨恨，但以後可以另作他圖，免得一心倚賴着我，悞了終身，在梧主意打定，看站上的大鐘，尚不到十二點，由北京來的東行車，尚無消息，倒是由東邊開來的兵車。絡繹不絕，在梧在站上看了兩點多鐘，竟見了來回有十多列兵車，並不見客車縱影，好似中國鐵路專為軍用而設，至於客運貨運，不過是可有可無的副業而已，耗到一點以後，才聽客人中談說今日東西兩面的客車，全都悞點，在梧不勝焦急。果然過了兩點，尚自渺無消息，又等三十分鐘，東行車才緩緩入站，在梧擠上車去，只得開行，不知為什麼原故，又停了近半點鐘，方才蠕蠕而動，在梧才喘了口大氣，想起由天津到塘沽只四五十分鐘路程，到那裏還有一點多鐘可以辦理此事，那知火車到了第一站，雖然照慢車的規則停住，却不依慢車應停時刻開行，因為要讓前站開來的兵車過去，第一站讓了一列，第二站加倍，讓了兩列，在梧以為這總該開了，不料臨時又發生意外事情，因為後面有某要人的專車要分開過去，慢車仍得效法龜兔競走的態，退到一旁岔道上穩睡。直等到四點三刻，在梧急得暗中頓足，才見那後來居上的要人專車，像憑虛御風似的在晨光熹微中開駛過去，此後仍又停了十分鐘，這慢車才如夢初醒，沒精打采的前行，幸而上天加護，前途再沒遇見阻礙，穩穩當當痛痛快快的到了塘沽，但是已經五點二十分鐘了，在梧跳下火車，懷著萬一的希望，直奔輪船碼頭，遠遠望見一隻輪船，已駛在海天渺茫中，只剩了徑尺大小的黑影。碼頭上送客的人，和販賣零物的小販，還

未散盡，在梧眼望開行的輪船，知道這無情之物，已載着小櫻遙去遠，但仍奔到水邊，痴立一會，才望着遠處青天，近前碧水，流淚嘆道：「我實是走了死運，沒一件如意的事，自己敗落也罷了，昨天又無意中害了小櫻，她這次帶着希望一走，到上海不知要如何奮鬥，逃出苦海，等將來回到天津，得知我的景況，不教他傷心死麼，悲嘆許久，還不自信，又尋了個小販詢問，聞知赴上海的輪船確已開了，方才含着滿懷悵，踽踽獨歸，正是，遙看秋水靜波。伊人云遠，回顧洋場風月，之子如何，後事下回分解。」

第三回

人間世是鬼趣圖 閱緩遭小劫
掌上珠成風塵絮 稿叟報深恩

話說天津南市，在十年前有人建了一家小戲園，因為地運不佳，從築成後只演唱一月，便告歇業。房子一閒三年，房主無法，只得改成棧房，租給商家存貨，沒過一月，那商家也倒閉了，又空閒二年，房主再改建浴室，開幕以後，便有人傳言裏面水太污穢，無病的人，洗了生瘡；有病的人，洗了要格外長瘡，中國人雖不講衛生，但也沒人願意生毒瘡消遺，於是浴室也只可關門，以後直又空閒三年多，房主忽又大興土木，把原來的兩層通樓，都隔成很小的房間，當作民宅出賃，房租特別低廉，每間每月只收一元五角，並且管一盞五燭光電燈，這一來居然生意興隆，一洗先前的衰敗氣象，許多肩挑負販的人，以及戲園的籠套武行，妓院的烏師夥計爺媽，三不管賣膏藥說評書拉洋片唱時調的江湖男女，都貪便宜到這樓中賃居一室，因之這五六十間房子的大樓，就成了下流社會的大本營，有人替這裏面造過統計，據說平均每點鐘要有羣毆一次，每半點鐘有好情的爭鬥一次，每十分鐘有夫婦或姘頭的勃鬪一次，每五分鐘有人為丟失物件大罵一次，每一分鐘有醇漢酬鬧一次，每十秒鐘有兒童哭啼一次，綜

其大要還有一刻鐘要勞動警察一次，由此觀之，這樓可以算是世界最雜亂最污穢的地方了，但是讀者定要疑惑，這種下流地方，怎會有高明的人來代作統計，那知孔子說過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這五六十室之樓，豈無高明，原來這統計是出於一位大學生之手，而這大學生住在樓中，此公姓蕭，名度之，原是北京東邊三合縣人氏，據說他的令堂，曾在北京某官宦人家作女僕，一直十年沒有回家，到回家時，却帶了一個大肚子，和四個大箱籠，隔了幾月，箱籠變成二頃好田地，肚子養下一個肥兒子，便是這位蕭度之先生，度之生性穎異，絕不似鄉農子弟，他父母特別鍾愛，竭力供給上學，居然在北平某中學畢業，又轉到天津考入東方大學，但只正式上了半年學，就受了一個損友姜伯期的引誘，走入歧途，每日不是妓館，便是劇場，到了這年的上半年，竟把學費改作嫖資，花天酒地，根本沒入學校的門，起初爲向妓女歌女顯耀，住在國民飯店，以後日感竭蹶，就漸次由飯店而旅館，而客棧，而公寓，一直每天一角的小店都住不起了，才來住這雜院式的樓房，他房間在樓上，左鄰是一家串妓箱賣水菓鮮花的，大小七口，全住在一室，右鄰是販賣鳥獸的，只一個單身漢，但是人少畜類却多，鎮日價畫眉百靈黃雀玉鳥，啼叫不止，再加上狗號，猴叫，簡直像萬牲園一樣，好在蕭度之把這裏作爲睡眠之所，每日起床後，就出去遊蕩，深夜方歸，歸後又睡，但是這一日，他因爲囊無分文，不能出去，大白天坐在房裏發愁，他房中只有一面板床，一張小几，上放着筆墨，床上却沒有被褥，夜裏如何睡眠，恐怕只有他的脊背知道苦楚，但是他身上竟穿着不難看的西服，頭髮也梳得光亮，臉兒想是勤加修理，也宛然有小白臉兒風範，只是美中不足，長了許多粉刺和小瘡，這時他正在床上滾着光板，咬牙切齒的自語道，又快到晚飯時候了，我連早飯還沒吃，爹媽這一對老王八蛋，真狠心，不給我寄錢，活活想餓死我，媽的餓死我也好，教老王八蛋們絕後，去了三封信，還不理我，真該死呀，正說着

，忽聽隔壁的狗叫，又嘆道，我直不如那賣鳥的考高，昨天一對鸚哥，就賣了五十塊錢，我跟他借兩毛，他都不借，看那天我弄點化學藥，把鳥兒都給他弄死，話未說完，忽然有個瘦小枯乾獐頭鼠目的人推門進來，遂笑道，你想弄死誰呀，度之一見來人，便翻身坐起，叫道，姜伯朗，你怎麼好幾日不見，看我窮，就躲了，姜伯朗縮着腮笑道，沒有的事，咱們好朋友，怎能躲你，這幾天我家裏有事，不得出門，說着向房中四顧道，怎麼你這房裏像新遭搶似的，東西都那裏去了，蕭度之指着自己肚子道，在這裏，都教我吃了，好幾件東西，賣給打鼓的，本想弄一塊錢，好上舞場跟沈鳳華那寶貝樓一會兒，那知打鼓兒的混帳，只給九毛錢，我一氣上館子全吃了，這是昨晚的事，今天我還沒見着飯先生，伯朗你請客吧，姜伯朗道，請客可以，只是我已經吃過了，少時給你幾個銅子兒，買兩個燒餅還不成，度之道，你別玩笑，說真的，你有錢借我幾塊，等家裏滙款來加倍奉還，姜伯朗道，你不是早已寫信向家裏要錢了麼，怎麼還沒來，我還等着向你索六十元的帳呢，度之道，我借你二十元，怎麼是六十元，姜伯朗道，你借的時候，說十天內加倍還我，如今已過了日期，自然要加利息，我這還是看着朋友情面，只照原本再加一倍，並沒照複利算，很對得住你了，蕭度之苦着臉道，是是，你對我自然特別厚道，六十就六十，現在你再給我十塊，成不成，姜伯朗道，我先問你，你家爲什麼不寄錢，蕭度之道，那一對老東西，定是吃多秤掙跟我錢了心，去了三封信，還沒回音，他們的錢都穿在肋條上，非等土匪上腦箍，才肯往外拿呢，姜伯朗道，你去的三封信，都是怎麼樣寫的，蕭度之道，家裏已經知道我在天津胡亂花錢，上月來信，就說教我立刻回家，否則斷絕接濟，我很生氣，所以去的信也犯不上跟老東西說好話，只教他們寄錢，如若不寄，我就永久不回家，姜伯朗道，你這辦法錯了，你家裏料定你窮極時自然回去，你嘔氣是不對的，現在我給你出個主意，有信紙麼，蕭度之道，有

有，我曾買下十封信紙，預備寫信要錢，還存着很多，說着就從小兒下拿出一疊，放在几上，姜伯朗又教用茶碗弄清水來，才道：我說着，你寫，蕭度之道：你真有拿手麼，姜伯朗道：準靈，你聽着，就念道：父母親大人膝下，敬稟者，男近來大病，臥床難起，惟乞大人勿念，男之病乃不孝之報，應該自作自受，男前日似乎受神人點化，悔悟前非，想到二老一生勞苦，成立家業，且使男上進，以求耀祖光宗，男竟甘心下流，揮霍父母血汗金錢，真乃不如畜類……念到這裏就將手指蘸水向信紙上滴落，蕭度之道：這作什麼，把信紙都濕了，姜伯朗道：這算是你因悔恨流出的痛淚，教你爹娘看着感動，蕭度之挑着大指道：好主意，可是寫完時一總酒水不好麼，姜伯朗道：那就不像了，這樣能使墨跡沾濡，瞧着才像隨寫着隨落淚的樣兒，隨又念道：終夜自思，愧恨欲死，每欲自殺以謝二老……念到這裏，又蘸水向紙上滴上兩滴，接着道：惟思父母只有一兒，男死更傷二老之心，且以後膝下無人承歡，更增不孝之罪……隨說又滴了幾點水，道：再四思維，惟有即日束裝歸里，請罪於二老之前，即使將男活埋，亦所甘心……到這裏又滴了水，接着道：無奈男有萬分難於稟告者，在男悔過之先，既爲魔鬼引誘，誤入歧途，竟欠外債四百六十餘元，債主監視，不準離津，且將興訟，男恐二老焦煩，不敢稟告，又日受債主詬詈，如處牢獄，日夜愁思，以致大病，幾乎一命歸陰，永別我慈愛之雙親，幸賴祖宗保佑，朋友救護，漸得痊愈，但醫藥等費又已拖欠一百餘元，更形困苦，男每夜皆夢見二老慈顏，大哭而醒，孺慕之私，無可言喻，想二老念兒，更甚於兒之思二老……念到這裏，又大洒其水，白笑道：情文並茂，真是好文章，我明天要創立一種職業，專替外鄉學生寫請款家信，準能賺筆大錢，蕭度之道：你快念，我等着寫呢，姜伯朗才又念道：當不忍令男餓死異鄉，乞即日滙賜七百元，男償清債務，萬不再逗留於天津罪惡淵藪，當如飛還家，以慰親心，此男最末次

向二老懇求，款朝來則夕見男在膝下矣，倘有遲延，恐爲債主控告，結果男不忍言，惟二老愛兒如命，常不忍殺兒於覺悟之後也……念到這裏，照例又洒完水，才道，正文完了，你家裏還有什麼人，蕭度之道，還有八十多歲的瞎祖母，和一位守節的老舅母，姜伯朗道，那你就都問候一下，這樣顯得你真是想念家庭，還可以教被問候的人高興，替你說好話，蕭度之拍手叫妙，如言寫完，這回不勞姜伯朗動手自洒了自來水的假淚痕，姜伯朗教他趁濕揩起，寫好信封裝入，蕭度之封了口，忽然叫道，我還忘了，這封信字句太文，怕家裏看不懂，姜伯朗道怕你家裏有人識字麼，蕭度之搖頭道，都不識字，姜伯朗道，着呀，反正你爹求人替看，你們村兒裏自然有書獃子的教讀先生，把這信翻成白話，一字一字的解釋，那就更感人的力量了，蕭度之大喜，握住姜伯朗的手唱了一句道，你真是孤的好先生，又說白道，倘若孤家有朝坐了龍廷，一定要封你九千歲之職，姜伯朗道，少說廢話，你知道我念這信的潤喉費得價多少，蕭度之道，我請客，姜伯朗道我沒胃口，不圖你浪酒閒茶，痛快說吧，我得分加二小賬，倘然你家裏寄來七百，就給我一百四，再加舊欠六十元老賬，一共該是二百，蕭度之一伸舌頭，好像伙你真……姜伯朗道，你不願意就作罷論，說着一指蕭度之手裏信道，我已經知道你家鄉的地址，只能寫一封信給你令尊，報告你現在真實狀況，着他不要給你滙錢，蕭度之怔了怔道，依你，依你，就是二百，但是現在得先借給我十塊錢應急，姜伯朗笑道，何必說借，我送你十塊好了，說時就從衣袋裏取出一張嶄新的交通鈔票，蕭度之正待伸手去接，姜伯朗一縮手道，可有一樣，你既許下給我二百，得先寫張借據，要不然日後你反悔了，有什麼把握，蕭度之苦眉苦臉的道，我給你寫借據，萬一家裏不寄錢呢，姜伯朗道，好糊塗人，你家裏不寄錢來，你手裏分文，難道我還逼你，借據當然作廢，蕭度之明知受他劫持，萬分不安，但看着他手裏十元鈔票，似乎現着舞女的柔腰，

媚妓的笑臉，西餐的美味，以及繁華境中種種幻影，想到眼前享樂，便忘了日後受害，立刻用信紙寫了二百元的借據，又蓋了一向領取家中滙款的專用圖章，交給姜伯朗，才換得那十元鈔票入手，猛覺身體輕鬆，心肝跳躍，飄飄然似將羽化登仙，連忙整衣修面，收拾成濁世翩翩的樣兒，把二角錢一玻璃膏的香水精，洒滿身上刺鼻生香，才和姜伯朗一同出門，先到郵局寄了雙掛號的家信，姜伯朗似乎忘了方才曾說過晚餐，竟要求蕭度之請客，蕭度之慷慨應允，隨他到了一家有女招待的飯館，吃了一頓，姜伯朗和女招待糾纏不休大享艷福，飯後暗不給蕭度之，教他代付小賬一元，才高視闊步的出來，時候已在十點多鐘，蕭度之詢問怎樣消遣這可憐之夜，姜伯朗却計劃怎樣破費他僅有之錢，便提議到甜心舞場去跳舞，蕭度之道，我也想到那裏去，不過要躲着那舞女領班沈鳳華，姜伯朗道，爲什麼，蕭度之道，那沈鳳華太厲害，一和她跳，就要求開香檳，我今天那有許多錢捧她，姜伯朗道，沒關係，你另尋別的舞女好了，蕭度之點頭，便和他坐車奔到甜心舞場，一進門兒，聞樂聲悠揚，全場燈光都作淡碧，只四圍壁上另有十多盞筒筒色小燈，顏色調和，令人感到滿目溫柔，不由得心神陶醉，場中間人影幢幢，一雙雙的舞客舞女，正在互相擁抱着徐徐旋轉，因爲天氣暑熱，一陣陣的被電扇吹着，舞女身上的肉味脂香，氤氳四散，蕭度之看了看，便和姜伯朗尋個座位坐下，要了兩瓶冰鎮啤酒喝着，向場中眺望，舞女在幽暗的燈光中，都把水冷冷的眼兒，注着懷抱中的舞客，似乎要由目中射出愛克斯光線，透視舞客袋中金錢多少，以定擒縱之計，並且細碎的舞步聲中，偶然夾雜一兩聲很奇怪的媚笑，聽着好像舞女身體受了觸犯，但是人人明白絕非被舞客誤踏玉足，因爲那樣可以光明正大的說話，而這媚笑中却含着驕嗔與忍耐等等意味，至於真相如何，那恐怕只有局中人自己曉得了，蕭度之看着，忽低聲向姜伯朗道，你瞧，沈鳳華和那矮子跳呢，那矮子手頭很敞，沈鳳華纏住他，可以不注意

我了，姜伯朗這時正凝視場中，半晌才道，喂，又來了新舞女，咦，身段真好看，蕭度之只注目沈風華，並未顧及餘人，忙問道，在那裏，姜伯朗道，你看，就是和那大胖子跳的，瞧，轉過這邊來了，蕭度之定睛一看，果然那胖子懷中擁着個亭亭玉立的苗條女郎，穿着淡灰色過身密綴小藍花的紗衣，微低着頭兒，態度似尙羞澀，舞步也不甚嫻熟，只被那胖子輕撫香肩，微拈玉腕，身體却躲得很遠，不能依附，瞧着已轉到近前，蕭度之立覺目前一亮，才看清這女郎面貌美到不可逼視，燈光幽暗，更顯得膚色潔白如玉，天然的似有清光四映，因為頭兒稍低，只看見黑白分明的前額和眉，襯着下面猩紅的小嘴兒，已覺神光閃灼，方欲再加注視，女郎已轉到胖子後面，只瞧到衣角微飄蕭度之怔着神兒道，這個人兒，怎麼樣漂亮，以前沒見過啊，姜伯朗道，這不是外埠新來，就是方才下海，我對舞場極熟，無處不到，沒見過這個人，蕭度之噤着嘴道，嘖嘖，我雖沒看真，魂兒已經附在她身上了，好俊人兒，只後影兒就是上帝的傑作，我敢賭誓，等家裏的七百元寄來，一定全報效給她，姜伯朗道，你別發昏，七百裏有我二百，請你把我應得的份兒提出來，別算在帳上，蕭度之道，是是，就是五百也足能帶她出去樂兩夜，說着不由得抬手去摸臉上的糟痘痕，尋思自己這樣風流年少，定然能博美人垂青，只是這臉子不能潔白如玉，却是難補的缺憾，好在以先所識的女子，並沒一個嫌棄我的，料思這漂亮舞女，也不能例外，想着樂聲乍停，燈光驟亮，衆舞侶都停住舞步，離開懷抱，各歸原座，蕭度之眼光直追着那舞女的後影兒，回到對面，她轉過身兒，坐在沈風華旁邊，這才瞧真她的容貌，更自目瞪神痴，原來蕭度之以前很迷戀沈風華，認為極美，如今被這新來的舞女在旁襯托，只覺沈風華容貌身材，突添許多疵病，美點多半變成醜態，這新舞女好似通身飄着一種清幽絕俗的風韻，五官位置的美妙，直覺難以形容，場中的電燈好似特別向她身上照射，反映出一種珠氣寶光，把其餘舞女比

得更黯然無色，但她面上絕未稍施脂粉，清水臉兒，還現着稚氣，年紀不過十七八，在清秀中蘊着闐秀風範，只眉心微鎖，隱隱含愁，而且低頭時多，抬頭時少，蕭度之看直了眼兒，那新舞女旁邊的沈鳳華，一眼瞥見，以爲蕭度之看她，就翻了個媚笑，蕭度之却没注意，只驚異的向姜伯朗道，這新鮮舞女真像個大家小姐，我在馬路上看見許多坐汽車的女子，也沒有這樣美得帶仙氣兒的，只有在美術雜誌上，看見拿破崙皇后瑟芬少年時的畫像，倒和她有點彷彿，姜伯朗道，你說對了，這女子一團清氣，我覺着對她真不能生邪心，蕭度之道，你只懂得洋錢，那懂女子的好處，不生邪心，要女人作什麼，說着，個侍役走過，姜伯朗叫住他問道，新來的舞女叫什麼，侍役答道，聽說姓曹，還不知是什麼名字，蕭度之道，從那來的，新下海麼，侍役道，我摸不清，只知道領班沈鳳華薦來，今天頭天上場，侍役說完自去，這時燈光又暗，樂聲再起，舞客紛紛離座，各自走向意中的舞女面前邀請，蕭度之急忙立起也要奔那新來舞女之前，不料起立太急，竟被桌角撞着脇骨，疼得倒吸冷氣，桌上的酒杯也都翻倒，他忍疼收拾完畢，再看場中，新舞女又被那胖子捷足先登的得去，翩翩的在隊中跳起來，蕭度之只得重復坐下，眼望着場中舞侶，倚翠偎紅，推襟送抱，覺得神仙不必天上，奇福都在此中，雲若會有一首自由韻的長歌，描寫舞場情形，歌曰，

暑近除兮秋欲涼，不夜城中夜未央，掉頭不管興亡事，放眼來看跳舞場，跳舞場開月宮近，清吹細樂冷然韻，珠箔銀燈數月華，明璫翠羽穿花障，妙侶瞻從未舞前，瓊台高處坐羣仙，粉白黛綠紛成列，眉側腰款鬥可憐，斜盼輕颺還巧笑，未必承恩不在貌，生疎乍見尙矜持，宛轉隨歡入懷抱，緩拍急絃故故催，回紅轉碧幻燈開，滿堂多士鞠躬請，結隊仙妹下界來，相逢不必通名姓，相親已是肌膚並，芳息全教韓壽聞，細腰任與秦宮弄，一雙兩好此時情，嬌喘還疑細語聲，雀兒

思動飄飄舉，狐步輕移綬綬行，柔首綺靡琴微響，香風蕩漾人來往，翩翩初如鶯織梭，迴旋宛成蛛綴網，嬌弱偏能耐暴狂，幼童也解擁徐娘，初鷲木屐隨珠履，又笑梨花壓海棠，自古歡娛苦時少，舞興未闌天欲曉，爲因欲買美人心，還應多費洋錢票，含情低謝愛花人，長瓶美酒滿杯斟，噫嘻乎，果然有「肉」皆生「感」，可惜無「香」不是「賓」。

當時蕭度之不得人伍，居在旁觀地位，急得抓耳撓腮，覺着這十分鐘幾乎有加倍的長，又希望那新舞女轉到面前時，和他對對眼光，暫解焦灼，不料人家目光，只射着自己肩頭，連當面的舞伴都不加顧盼，無論他人，蕭度之低語道，這小雌兒，真要命，我越瞧越覺得美，姜伯朗搖頭道，美是美，可惜神情太冷，蕭度之道，任他冷到零度，我也可以用洋錢把他化到沸點，姜伯朗冷笑無語，這時忽聽得身後有人咳嗽一聲，蕭度之回頭，見後面一張桌上，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，面色鮮紅，額上沒一條細紋，兩目灼灼作光，却透着慈祥之光，油亮的禿頭沒一根毛兒，直欲和電燈爭輝，身上的西服却穿得整齊嚴肅，好像英國紳士的派頭，口裏唧枝雪茄，很消閒的坐着，蕭度之一看他，他也看蕭度之，面上微露鄙薄之色，蕭度之知道方才所說的話，被他聽見，也覺慚沮，就仍回過頭兒，猛見燈又亮了，舞侶重又歸座，蕭度之的精神倍長，擦掌磨拳，預備誓死力爭，得那美人一舞，好容易等得燈暗琴鳴，他再顧不得嬌柔造作的從容雅步，就直跑過去，恰巧領班沈鳳華仍在那新舞女旁邊，她見蕭度之奔來，以爲是來請自己，正伸雙臂的迎接，那知蕭度之睬也不睬，竟轉到新舞女面前，淺淺的鞠了一躬，那新舞女緩步下台，被蕭度之接臂攬腰，徐徐轉入人叢，沈鳳華怫然不悅，又加這次另外竟沒人邀她，一個人坐在那裏生氣，蕭度之將新舞女搶到懷抱中，十分志得意滿，一面隨隊旋轉，一面睜圓雙眼，端詳着她，但那舞女仍自側首低眸，神情冷淡，蕭度之只覺以前接觸過許多舞女，都不曾這樣動心，此

際好似這舞女特有一種處女情味，令他魂搖魄蕩，而且手臂所接之處，都感玉軟香溫，半身都像受了電氣，就矜持着用幽雅聲調低問道，密司，新來的麼，那舞女從鼻中哼了一下，蕭度之又問道，貴姓，那舞女似乎很討厭他的詢問，半晌才答出一個字道，巢，蕭度之道，哦，孔曹嚴華的曹啊，那舞女冷冷道，不，有巢氏的巢，蕭度之暗想這舞女定是女學生出身，居然知道古帝王的尊號，便笑道，這姓不大多見，住鳥兒的巢啊，那舞女聽了面色一變，再不開口，把頭兒更扭得遠些，度之瞧着她那滴粉搓酥玉頸，恨不得立刻吻一下，一時情不自禁，就將身向前一傾，想要挨近她的胸部，那舞女急忙向後一閃，因為夏衣單薄，似已有所接觸，蕭度之更覺狂熱難制，用手一攙他的臂兒，想擁進懷中，口中說道，你姓巢，巢裏有鳥兒麼，話方說完，猛見那舞女鬢眉直豎，身體向後一退，蕭度之方要再向前湊去，不提防那舞女已舉起纖掌，打在他臉上，很清脆的一聲，蕭度之嘴巴熱得冒火，叫道，嚟呀，你打人，衆舞女聞聲全部大愕止步，那舞女退了幾步，已氣得玉容慘白，櫻口縮得更小，指着蕭度之道，你不能這樣侮辱女子人格，要知道我們伴舞，也是一種職業，你那種下賤行爲，無恥言語，請你自己想想，慚愧不慚愧，蕭度之此際將手掩着左邊臉兒，欲待發作，又被慾念止住，怔怔的道，你……你怎麼動手打人，姜伯朗在座上見蕭度之被辱，竟代爲呼籲，大叫道，豈有此理，叫她們經理，找她們領班問問什麼道理，舞女敢打人，衆人都已圍到舞場中心，沈鳳華也趕過問道，怎麼回事，蕭度之因在衆人面前，不能不說個道理，就指着那舞女道，她打我嘴巴，沈鳳華用眼向蕭度之一望，表示怨望和憐惜之意，似乎說你拋我邀她，到底受着報應，被她打了，又向那舞女問道，穎莘，你可是打了他，穎莘珠淚瑩瑩欲落，却仍不屈不撓的道，不錯，我打了他，他太侮辱我，說着就把蕭度之的行爲說了一遍，沈鳳華雖是穎莘昔日的舊同學，現在的引薦人，但因蕭度之邀穎莘伴舞，給她難堪，她恨蕭度

之反恨穎芊奪她份內的舞客，竟不代爲週護，反呵責道，這也不算什麼，何致動手打人，你這脾氣太暴了！穎芊氣得身體亂顫，恰巧這時舞場經理鑽了進來，正聽見沈鳳華這幾句話，也隨着高聲道，咱們是買賣，和氣生財，怎能得罪客人。這太不成事體……穎芊氣極，不答經理，只問沈鳳華道，姐姐，你以爲這樣不算侮辱，沈鳳華道，本來說句笑話，有什麼關係，穎芊眶中的淚，猛然似斷線珍珠流下頓足道，我可不能受這……沈鳳華忽然面上現出冷笑，拉着穎芊，在她耳際低聲道，你想想再說，別忘了已經向場裏先借了一百塊錢……穎芊聽了猛然身上一抖，頭兒立刻低下，埋到臂彎之間，沈鳳華笑了笑，向蕭度之道，蕭先生，瞧着我，她是新來的不懂規矩，經理也隨着說好話，蕭度之道，她太野蠻了，我也不想同她計較，不過這太難看……姜伯朗在旁喊道，老蕭，咱們不能吃這種虧，起碼也得打人的親口道歉，蕭度之道，對了非得給我道歉，沈鳳華還裝着道，蕭先生，多看一步，揭過去吧，我替她道歉，蕭度之道，不成，誰也不成，非她不可，沈鳳華又湊到穎芊耳邊道，你就去說句客氣話，誰教惹了禍呢，要不然怎麼是了，穎芊咬着銀牙搖頭道，我寧死也不能道歉……

……經理見穎芊倔強，就叫道，這是誠心攪我的生意，若不道歉，你就……話未說完，忽覺有人拍他肩頭，經理住了口，回頭一看，見是一個穿西服的禿頭的老人，那老人也不理他，逕由他身旁走人人叢，口裏還銜雪茄煙，到蕭度之跟前，也拍拍他的肩頭，才從口裏取下雪茄，說着江門口音的北方話道，老弟，這件事我從至頭尾，看得明明白白，你並沒有不是，蕭度之以爲老人偏向他，忙道，老先生，你真是旁觀者清，那老人又把雪茄銜在口裏，微笑道，只爲你向來所遇的舞女，都可以隨便侮辱，今天遇見這不能侮辱的人，難怪你生氣，不過我以爲老弟也可退讓一步，無須逼她道歉，本是來尋快樂，何必過爲己甚，蕭度之見老人目光炯炯，望着自己，言語帶着譏諷，又因他氣魄甚大，必

非常人，心中有些懼怯，方在躊躇，老人從袋中取出一張名片，遞給他道，她不肯道歉，你非要她道歉，這倒難解決了，不過是非沒有判明以先，強逼人道歉，是不合理，鄙人可以幫助老弟提起訴訟，在法庭教她道歉好了，現在無須多說，倘然老弟以為不值得，就罷了吧，蕭度之瞧着名片上，悚然而懼，沒有言語，老人揚手向經理道，生意要緊，快接着跳舞，說完便走向穎芊身邊，也一拍她肩頭道，隨我來，穎芊已聽明他解圍的好意，又見是位老人，便低語道，謝謝您，老人拉着她的臂兒，直歸原座，這時場中繼續起舞，蕭度之自然和沈鳳華重行配了對兒，老人拉穎芊到座上，自己先坐下，然後一指身旁的椅子，穎芊悄然就坐，才拿出手帕拭淚，老人上下端詳着她，忽然自語道，好，好，說完用火柴把本來燃着的雪茄，重點一下，又道，你很好，可是爲什麼來作舞女，受這種流氓的侮辱，穎芊滿腹冤苦，低聲嘆道，我們女子真難，這姓蕭的若知道我家裏年老的母親需要奉養，失業的哥哥需要幫助，也許不忍侮辱我，那老人聽了，眼光一亮，舉起夾着雪茄的手，猛向禿頭上一拍，雪茄上的火星熱灰，受了震動，都落在頭頂，燙得他不住縮頸閉眼，穎芊見了忙用拭淚的手帕，向他頭上拂拭，老人却不理會，仍向她問道，你說什麼，說什麼，穎芊道，老先生，你不必問吧，老人道，方才你說什麼母親哥哥需要幫助，告訴我，穎芊心中不肯將自己家事向外人講說，就道，老先生，我不能說，老人怔了怔又道，你姓什麼，穎芊道，姓巢，老人又道，你在那裏住，穎芊搖首不答，老人又問她的家世一切，說了許多，穎芊只是不答，最末才懇切說道，老先生，您今天的幫忙，我永遠感激，不過我在一刻鐘以前，還以爲舞女是一種正經職業，現在却自知已經墮落了，我的家庭很是清白，所以我不能答應的話，老人大睜兩眼，望着穎芊道，我的眼力不錯，果然，果然，巢小姐，你是高尚的女子，不能作這種事，必是因爲特別原故，才落到這裏，我能給你幫忙，離開……：……穎芊沒待他

說完已慘然一笑，立起鞠躬道：「謝謝老先生的好意。我不能受您的幫助。老人似乎微怒，發出教訓子弟的語聲道：「你知道人類應該互助麼，穎芊又坐下道：「是是，不過不能無故受人的幫助，何況我是舞女，你來在這裏就是舞客……老人一翻眼兒，將手拍得禿頭作響，長聲道：「哦，我也在形跡可疑之列，哈哈，笑着猛低頭問穎芊道：「你父親呢，去世了麼，活到現在多大年紀，穎芊不知他是什麼意思，就答道：「五十四歲，老人指着自已鼻尖道：「我五十五，你父親若還活着，得叫我老大哥，你想想，方才的話是不是該打，穎芊已明白這老人似有俠腸，但仍搖頭道：「我受人幫助的滋味，已嘗够了，說着回頭看看正舞着的沈鳳華，又道：「立誓不再受人恩惠，老人聽了，把嘴兒閉得沒些須縫兒，將氣充滿口內，兩頰立刻凸起，他本來頂上無髮，嘴上無鬚，頭兒又圓，已很像個皮球，這一來更似皮球新打了氣一樣，但畧一凝思，便噙唇作聲道：「你是新受打擊，就覺得世上沒有好人，難道我這樣年紀，還不能得你的信任，穎芊忙道：「我實在信您是好意，不過我不能接受您的好意罷了，老先生，請您原諒我是清白人家的女子，不能隨便受人幫助，您不必再說，您願意跳舞，我就陪您跳幾次，恕我不能久坐，怕經理要說話呢，說完立起，又鞠躬道聲再見，便退回舞女席中，少時沈鳳華舞罷，還不住埋怨穎芊，說穎芊使性得罪客人，害她這引薦人對不住經理，穎芊只默坐如痴，再不分辯，到下一次起舞，蕭度之受了姜伯朗慫恿，又跑去邀穎芊，想作第二次的調戲，不料那西裝老人好似早已看透蕭度之的意思，竟先行一步，和穎芊同舞，蕭度之也不敢爭奪，只可再與沈鳳華搭伴，穎芊和老人舞着，見他舞步嫻熟，態度自然，深為佩服，就問道：「老先生，您跳得真好，老人微笑道：「你這話不算誇獎，我這老留學生，在外國讀書十年，作事十年，如今老了，事事不如人，若連跳舞都不像樣，那就太沒出息了，穎芊暗想，怪不得他這樣年紀，還如此態度莊嚴，衣服整潔，原來在外國多年，習染了

西洋紳士派頭，就又問道：老先生貴姓，老人搖頭道：你不能問我，方才我問你的話，一句沒得答覆，現在再說一句，你若信我是上流人，就……：穎芊接口道，我知道您底下要說什麼，請您住口吧，老人怔了一怔道：你太固執，你太固執，……：那麼你今天且受我一點小幫忙，回頭陪我坐檯子吧，省得那姓蕭的又欺侮你，穎芊眼珠一轉，牙咬着下唇道，我還是謝謝，一來我不能教您耗費這意外的金錢，二來我作舞女是長久職業，姓蕭的欺侮我，未必只限今天，只可隨他好了，老人聞聽，兩頰又凸起來，似乎不悅，這時樂聲驟停，舞侶同時住步，穎芊趁老人給樂師鼓掌的當兒，便翩然走向舞女席上，老人才惘惘歸坐，穎芊此日適逢天幸，因為蕭度之帶錢很少，又被沈鳳華纏住，有所需索，他便失去再跳的財力，以後竟沒下場，歸為旁觀，老人見蕭度之已為不舞之鶴，也就安穩坐吸雪茄，不再勞動腿腳，穎芊以後陪生人跳了幾次，時已深夜，舞客漸散，蕭度之派茶役給穎芊送過三張舞票，穎芊不受，仍教茶役退回，蕭度之說了幾句閒話，便把所買的舞票，一古腦兒給了沈鳳華，方與姜伯朗出場而去，那老人臨走時，也派茶役送過十張舞票給穎芊，穎芊見老人已走，只得收受，沈鳳華散場後，又得便宜賣乖的把穎芊教訓一頓，穎芊只含淚聽着，慘默不聲，及至到帳房算帳時，經理也大大加申斥，並且說日後倘再有開罪舞客行爲，一定辭退，穎芊冤苦難言，只爲要替哥哥支持家庭，籌還債務，才托沈鳳華引薦，投到舞場，並且先用了百元聘金，這聘金就等於妓女的押帳，在舞場作事，便可以無息無利的長期借用，一旦若離開舞場，立刻便得清還，穎芊雖然心裏有萬分委屈，只爲顧全家庭，有眼淚只得向肚裏嚥，忍氣吞聲聽了許多閒話，受了許多白眼，才出了舞場，因爲舞場距家中不遠，並未坐車，步行而歸，她只顧且行且思，却夢想不到後面有人相隨，在她身後丈許遠近，是那不知姓名的西裝老人，老人身後還有個瘦小的人，鬼影似的追蹤着，却是姜伯朗，蕭度之被打之後

他那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念頭，更加狂熱，謀畫着在舞場外追求，或者可以事半功倍，就托姜伯朗代爲偵探穎芊的居處，那老人在前，直隨穎芊到了巷口，看她進了門兒，方才自去，姜伯朗却要避着那老人，未得近前，只看清穎芊所居里巷的位置，便悄悄走了，穎芊心中有事，那能覺察背後有人，進了巷口，忙用手帕拭乾淚痕，又定了定心，先做出一臉笑容，方才敲門，只敲了一聲門已開了，趙順立在門內接着道，小姐才回來，穎芊走進去道，你還沒睡，專爲給我等門麼，快歇着去，我闖好了。趙順道，我上幾歲年紀，常常半夜不睡，小姐進去吧，穎芊道，我哥哥呢，趙順道，已經睡了半天，穎芊便進到堂屋，經過在梧臥室門外，見窗中尚有燈火，知道他未必睡着，但因自己心緒不寧，恐被他看出破綻，就沒敢作聲，一直上樓，進到自己房中，見几上還亮着睡時所用的五燭光小檯燈，瞧見小蓮正在臨窗小床上，仰面而睡，身穿自己新給她作的薄綢小睡衣，下面赤裸雙足，再看自己床上，已收拾得乾淨非常，涼席似乎新經拭過，發着清涼氣味，床欄上掛着兩朵白蘭花，枕頭擺得方方正正，上面放着摺疊的睡衣，一雙拖鞋，放在床下，床角下還燃着一支薰蚊香，業已燃燒過半，穎芊一見便知全是小蓮替自己細心收拾，就脫了衣服，想要打水洗臉淨身，回頭向牆隅一看，臉盆中已有半盆涼水，手巾洗得雪白，放在盆邊，几上暖瓶有新換的熱水，連胰子盆的蓋兒，都已代爲揭開，穎芊猛感到小蓮對自己太細意慰貼了，不由舉步走到她床前，見小蓮睡意正酣，滿面天真流露，口角顯出天然的笑容，比醒時更覺俊美，穎芊瞧着心中一陣傷感，暗想自己家庭本來極爲美滿，有慈祥的老母，友愛的長兄，只姊姊穎葆早喪，是美中不足，如今來了小蓮，雖然是異姓外人，自己從一見中當作親妹妹一樣，幾乎把對亡姊的愛情，全移到她身上，只可惜在梧遭了變故，自己又落在地獄之間，日後還不知有什麼意外波折，一家人尙難自保，這可愛的小蓮，更未必能長久相守，想着把頭一俯

，吻着小蓮玉雪的頰兒，不自知的淚珠也落下來，小蓮睡着突然驚醒，打個呵欠，伸手抱住穎芊的頸兒，朦朧着笑叫道，姐姐回來，你洗臉了沒有，穎芊道，我就洗，小蓮道，我還給你買了一盒點心，在櫃頂上，你洗完臉吃些再睡，穎芊道，呦，小妹妹，你那兒來的錢，給我買點心，小蓮揉揉眼，笑道，姐姐你忘了，前天你給我一塊錢，昨兒大哥一夜沒回家，回來時把袋裏零錢都給了我，我沒多花，還剩一半兒呢，穎芊聽着更覺感動，就撫着她道，妹妹你睡吧，小蓮道，不，我瞧着你洗臉……說着忽驚訝道，姐姐你怎麼眼睫毛都濕了，呦，你哭……說時已一翻身坐起來，穎芊忙別轉臉兒躲避，小蓮却攀着她的肩兒，定要看她的臉，穎芊先舉手將淚拭去，才坐在床邊，小蓮端詳着她道，姐姐，你還哭，爲什麼，好姐姐，告訴我，穎芊沒法，只得騙她道，我爲你哭，小蓮大驚道，怎麼，我氣你了，穎芊強笑道，不是，我方才回來，看見你把應用東西，都給我收拾得舒舒服貼，心裏更覺愛你，可是想起當初我姐姐活着時候，也是這樣待我，不自覺的就流下淚來，小蓮聽了，跪起抱住穎芊道，姐姐別哭，再哭我也……說着，眼眶也紅起來，穎芊忙吻着她笑道，小妹妹，你看，我這不是笑了麼，小蓮將睡衣袖替他拭淨淚痕，才道，姐姐，你告訴我，洪公館的學生都是什麼樣兒，念幾冊國文，穎芊只得又撰了謊話哄她，心中却十分慚愧，不該對小孩兒說謊，這樣敷衍了半天，才哄得小蓮重復睡着，穎芊自去淨面拭身，然後上床就寢，但是想着舞場受辱的事，芳心展轉，愁恨交深，自思我爲救哥哥的困難，誤信伴舞是一種女子職業，竟上了沈鳳華的賊船，如今只到舞場作事兩夜，已瞧出舞客直把舞女當娼妓看待，而且又受了蕭的重大侮辱，和經理與沈鳳華的許多氣惱，再幹下去，不特有傷清白，更恐難禁蹂躪，但是辭職也苦不易，舞場的百元聘金，那有力量償還，家庭的開支，尤其不堪設想，現在哥哥尙以爲我得了家庭教師職業，是天無絕人之路，因而稍得寬心

，倘若我中道辭職，斷了經濟來源，他又一時沒有辦法，豈不活活急死，爲今之計，只有自己忍辱負重，苦幹下去，等哥哥有了職業，再作道理，只是舞場中的艱難情形，如何能再踏足進去，自己一個弱女子，又有什麼能力應付那些黑魔呢，穎芊這樣往復思維，柔腸欲斷，淚珠把枕函都濕透了，尙且不覺，展轉到天明，方才睡去，次日近午方醒，便覺頭目昏眩，通體作燒，竟自病倒，小蓮看見穎芊神色大異，忙告知在梧，進房一看，立刻慌了，就去請來醫生診視，據醫生說是外受暑熱，內藏鬱火，開了個方子，在梧打來藥煎好，給穎芊吃下，小蓮在床前伺候，一步也不離開，趙順也似熱鍋上螞蟻，直在房外打轉，每見在梧或小蓮走出，便攔住低聲詢問，穎芊從天夕時吃下藥，便自睡着，在梧還就心着她的學館，便出去到鄰居借電話要向那洪公館替穎芊請假，但電話簿上雖查出有兩家在租界住的洪公館，及至打通了一說，那兩家却不承家中認請有教師，在梧因記得穎芊說過沈鳳華與洪公館通電話，不由十分納悶，但也沒法詢問穎芊，只好聽其自然，穎芊睡到次日清晨，方才清醒，小蓮却終夜未睡，坐在床邊守着，在梧屢次勸她去睡，她只不肯，因爲精神不能支持，雙眼時時欲閉，就用茶盃盛了冷水，每逢雙目朦朧，便將水抹在眼上，趙順也在樓梯邊低聲咳嗽了一夜，到穎芊醒時，小蓮忙將早已預備好的可口熱水，喂着她，低語問道，姐姐好些麼，穎芊嬌呻一聲，朦朧朦朧的道，我怎麼了……現在幾點……小蓮道，姐姐你病了兩天，這時覺着怎樣，昨天晚上你也在床上睡，穎芊啞啞了一聲道，我……舞場沒有去……這可……小蓮聽着，忙問道，姐姐你說什麼，穎芊猛一清醒，又閉上眼，喘吁吁的道，我沒說什麼，小蓮未介意，回頭見在梧未在，就走過掀簾喊他，却見自己的爺爺正立在門外，側耳傾聽，面上似有疑駭之狀，就叫道，爺爺，你不用着急，姐姐好了，接着又喊在梧，在梧進到房內，見穎芊已醒，就上前撫問，穎芊強支着抬起頭兒道，

我只是受暑，並沒有大病，千萬別告訴咱娘，在梧道，昨天你乍病的時候，我本要接娘回來，以後想了想就沒有去，穎莘道，現在我全好了，更不必驚動娘，在梧點頭，又問了幾句，便要再請醫生來看，穎莘竭力攔阻，言說除了身體尙軟，心裏已然爽快，想吃東西，其實她是不願多費醫金，故而掙扎着作病好的樣兒，小蓮聞聽大喜，便出去教僕婦買來蓮子給穎莘熬粥，穎莘吃了半盃，大家才都安心，穎莘聽在梧說小蓮終夜未眠，便逼着她去睡，小蓮還說一點不困，穎莘定要教她倒在床上，小蓮頭一着枕，眼已迷離，還強張着向穎莘笑，但沒過一分鐘，便把頭兒歪到枕下，呼呼的睡去，穎莘瞧着她又憐又愛，反迸出一聲嘆息，這時已近正午，穎莘知道在梧也已困乏，便請他下樓休息，在梧出房，見趙順仍在樓梯邊立着發怔，便道，老趙，你也一夜沒睡，快歇着去，趙順眼望在梧，似將說話，忽又閉住嘴兒，哼了一聲，緩緩隨着下樓，過了一會，這樓上下全入睡鄉，直到四點多鐘，才有兩個人睡醒，穎莘正倚在枕上，口渴想要喝水，見茶壺放在桌上，身上軟得無力移動，對面小床上小蓮睡得正酣，又不忍喚醒她，正在這時，忽聽門外趙順咳嗽一聲，穎莘道，趙爺爺，你進來給我點水喝，趙順應聲走入，斟了杯水遞給穎莘道，小姐，有人來瞧你，穎莘一怔道，誰啊，趙順道，也是位小姐，她自說姓沈，我回說懨病了，她說正爲來瞧你的病，穎莘聽了手兒一顫，杯中水洒到床上，半晌才道，你……：請她進來，趙順應聲下樓，須臾革履蒙蒙的走了上來，趙順一掀帘兒，沈鳳華扭着腰兒走入房中，穎莘一見她，立刻顏色變白，顫聲道，鳳華姐，怎從那兒來，請坐請坐，沈鳳華先瞧瞧穎莘，叫道，喲，你真病了，說完這句，才接茬話碴答道，我從家裏來，大熱的天，專爲你跑這一趟，穎莘一聽，明白她此來必爲舞場的事，只怕趙順在外聽見，就先叫道，趙爺爺，你下樓去吧，趙順懶懶的應道，小姐沒事麼，穎莘道，沒事你去吧，說完聽趙順脚步聲下了樓，才向沈鳳華道，鳳華姐

你喝水自己斟，恕我不能下床，沈鳳華揚着臉兒道，不客氣，你這是什麼病，穎芊道，受暑，沈鳳華道，你病得太巧了，頭天在舞場出了那件事，第二天你就來個不見面兒，經理跟我大發脾氣，說你太豈有此理，使了舞場的錢，惹禍不算，居然敢端架子，鬧得不去上班，定要開除你，又逼着我立刻來向你討還那一百元的聘金，我費了許多好話，替你央告，說你或者病了，經理說世上沒有這樣巧事，一定不信，害得我這薦舉人中間受燒，所以現在特意來應你，請你說句痛快話，若是不願意幹下去，趁早把聘金還給舞場，若是想幹，那就別再曠工，急忙到舞場當面見經理求情，雖然人家還用你不用，並沒準兒，總可以脫了我的干係，穎芊雙手握着臉兒，悲聲道，鳳華姐，你瞧，我病得這個樣兒，絕不是故意曠工，而且只有一天沒去……沈鳳華寒着臉兒道，我不是經理，你對我說這話沒用，現在只問你能上班不能，穎芊道，我身上軟得不能動彈，一坐起就頭暈眼花，恐怕最少也要將養三兩天，沈鳳華道，這樣只怕舞場不能等你，經理火兒大了，我起初舉薦你，已費了許多口舌，你倒給我丟臉惹禍，我受經理的埋怨都沒處訴冤，如今萬沒能力再替你說好話，現在據我看，最好……說着沉了一沉才道，你把那一百元交出來，我帶回去，穎芊聞聽，顏色越發慘白，啞聲叫道，鳳華姐，我把錢已經……用了，這時那能……沈鳳華接口笑道，我的小姐，你真是大手筆，兩三天就花了這許多，你拿不出不要緊，我可以向令兄去要，穎芊大驚，哭叫道，你可別這樣辦，若叫我哥哥知道，簡直是殺了他，沈鳳華立起道，那我願不得許多，這筆錢若落空了，經理也不答應我，說着就要向外走，穎芊急得手足亂動，想要下床拉她，苦於無力，喊叫更怕樓下在梧聽見，又值天氣太熱，急得一陣頭昏，不覺暈過去，身體後仰，頭兒仍歪在枕上，沈鳳華看見大吃一驚，急忙轉身走回，到床前瞧穎芊，見已雙目緊闔，氣息僅屬，不由嚇得心跳脚軟，恐怕穎芊出什麼意外自己難免連累，

正要抽身下樓逃走，忽聽身後有嬌嫩的聲音叫道：「你來了爲什麼氣我姐姐，沈鳳華轉臉一看，見對面小床上坐着個美貌的小女孩，正斜欠着身兒，將雙目直瞪着自己，認得是前數日穎芊帶着自己家去過的小蓮，當時一怔，便停住脚步，小蓮又道：「我早醒了，聽見你逼我姐姐要錢，我姐姐氣得都不理你了，上同我同姐姐上你家去，你領她到旁處說話，不教我聽見，以後我姐姐回來，就像哭過似的，準是受你的氣，今天你又跑來氣她，還不快走，沈鳳華聽了，立刻得計，裝着從容的態度道：「你姐姐欠我的錢，我來同她要，你瞧她裝睡不理我，我也沒工夫和她攪嘴，回頭你告訴她，那筆錢限她三天給我送去，晚一天可莫怨我不留情，小蓮這時已跳下床道：「你快走，快走，沈鳳華使悄悄下樓，溜出大門而去，那裏小蓮走到穎芊床前，她不知穎芊暈倒，只見穎芊說着話忽然停止，仰倒枕上，還以爲生氣不理沈鳳華，此際近前才瞧出神情變異，嚇得雙舉小手，推搖穎芊的頭兒，口裏亂叫姐姐，恰值這時穎芊已悠悠醒轉，被她連推帶喚，神智漸清，呻吟着問道：「鳳華姐，鳳華姐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小蓮抱住她道：「姐姐，她早走了，穎芊睜開眼四顧着，又瞧小蓮道：「她幾時走的，小蓮道：「她對我說那筆錢限三天還她，說完就出去，穎芊嘆了一聲，又將手掩住臉兒，小蓮拉着她的手道：「她跟你要什麼錢，穎芊低語道：「小妹妹，我頭暈，你別問了，小蓮道：「我早聽見，是什麼跳舞場的錢，穎芊大驚道：「你聽誰說，小蓮道：「方才那紅嘴巴的女人一進門，我就醒了，全聽明白，她說你不到舞場上班，是怎麼回事，姊姊你不是在洪公館教學生麼，穎芊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那是姓沈的胡說，你不要信她，說着見小蓮翻着小眼兒，似乎半信半疑，忙又道：「小妹妹，我囑咐你，方才沈鳳華來說的話，你千萬別教在梧知道，若是告訴了他，我就不愛你了，小蓮道：「沈鳳華欺負你，不該教大哥哥出來攔她麼，穎芊道：「小妹妹，你年紀還小，不明白的事多呢，沈鳳華並沒欺負我，你只記住別告訴哥哥吧，小蓮

點點頭，並未言語，只勸穎芊睡一會歇息，穎芊雖自知不能入睡，但原心亂如麻，頭疼欲裂，不願教小蓮看出苦態，就翻身向裏閉目假寐，小蓮立在床前怔了會子神兒，見穎芊半晌不動，認爲她已然入睡，就蹣着腳兒悄悄走出，到了樓下，掀開在梧臥室的門簾，見在梧也睡得正酣，就又悄悄退出，溜到耳房，把方才所見沈鳳華對待穎芊的情形，和所說的話，都告訴了她爺爺趙順，按下小蓮不提，再說在梧因爲夜中看護穎芊的病，通宵未眠，到午後困乏已極，着枕便行入夢，直到黃昏後才醒，對沈鳳華前來逼迫穎芊的事，一無所知，起床後去看穎芊，見她仍在沉睡，小蓮在旁無精打采的坐着，便向小蓮問穎芊病狀，知道大爲見好，才放心出去，吃過晚飯，趙順說要出去散逛一會，在梧知道他手頭窘乏，便給了幾角錢，趙順接着，便出門去了，到夜半方才回來，在梧也沒介意，到了次日，穎芊仍未下床，在梧以爲她病後需要休養，只在食物上替她注意，趙順却又清早出門，午飯時方回，在梧見他面色十分難看，好似在一夜中增老十年，便問道，老趙，你也不舒服麼，趙順低着頭道，我這兩天又犯老病，夜裏喘得睡不着，在梧要領他到大夫處診視，趙順却說老病無須急治，堅辭不肯，在梧午後出尋朋友謀求職業，仍無結果，天夕回家，遇見趙順也正由外面進門，在梧問他到那裏去，趙順回答到郊外空曠處散步，在梧還很佩服他善於保養身體，晚飯後大家全未出門，到十點後，在梧在臥室聽穎芊呼喚小蓮，見小蓮從趙順房中跑出來上樓，過了一會，穎芊又喚小蓮，小蓮仍從耳房應聲跑上去，在梧才有些詫異，因爲小蓮從初來的一日，便與穎芊時刻相依，近兩日更是寸步不離，伺候穎芊的病，今天不知爲何屢次拋開穎芊，去伴她的祖父，但這也許是偶然的事，就未甚入心，又過一日，恰好在梧和倩宜約會之期，午後小蓮收拾得清潔漂亮，穿上穎芊給她的綢衫，提着小花傘，到在梧房裏，說要隨爺爺到外面逛逛，在梧抱起她吻了吻，瞧着她跳跳躍躍的走出去，便吩咐女僕照應穎芊，也自穿衣出

門去，赴倩宜之約。在梧本因自己前途吉凶未定，不願以貧困累及愛人，所以在初失業時，便有退避之意，及至經穎芊一番勸告解釋，已明白所見錯誤，所以這次要依時赴約，預備對倩宜訴說近況，希望得到愛人安慰，稍解愁煩，並且申謝借錢的事，便直奔向三馬路的何氏廢園，這何氏廢園境極幽僻，在梧上學時，便常與同窗朋友跑去玩耍，當時已荒廢不成樣子，四面圍牆多半頹壞，亭台也僅存基址，只中間一帶小樓，似乎是後來添築，故而巍然獨存，在梧常和同學，取樓簷的雛燕，釣池中的游魚，對這兒時嬉遊舊地，印象甚深，及至和倩宜發生友誼，漸入愛情之途，倩宜因自己尚在孀居，身未分明，怕有汚母家和婆家的名譽，不願同在梧到娛樂場公園等等惹人注目的地方，更不肯像一般少年男女，將愛情特別快車開進旅館，於是二人會面的地址，便成爲問題，在梧忽然想到何氏廢園，就在春間約着倩宜同去，但這時何氏廢園已經了滄桑小變，最前臨街的一面，已改作小商人餚養金魚的池子，和魚把式的住房，以小樓爲界，樓後仍舊荒廢，遍地雜生蔓草，亂開野花，頹牆角幾根瘦得可憐的竹子，隨風搖曳，兩三株榆葉梅，開着沒人理會的粉紅花，樓邊春水一泓，被髮柳環繞，水波鏡平，倒映着天上的雲影，景況雖然荒涼，都是幽靜可愛，最好是樓後一角的石堦，左右有假山和斷牆遮蔽，不會被外面行人看見。坐在那裏談心，既隱秘而又軒爽，倩宜一來，便深爲愜意，於是便把這何氏廢園當作唯一期會之所。在梧童年跳踉的舊地，竟又成爲培植愛情的新田，在這樓廊之畔，小池之前，石階之上，總共不遠方丈的地方，二人曾走過人生過程最重要的一部，枝頭小鳥聽見過他們的情話，池中碧水會融化過他倆的淚珠，樓角夕陽，會攝過他倆佝僂的儷影，天上白雲，曾作過他倆同心密誓的證人，階頭平石，更印過在梧長跪求婚時雙膝的痕跡，二人愛情的成功，幾乎和這廢園的一草一木，都留着可記憶的關係，一恍時光已過半年，他倆才偶然放大胆量，同去吃西餐看電影，但是約會仍不離何氏廢園，每次

都是先到這裏坐到夕陽西下，方才到別處去，今日在梧坐車到了三馬路何氏廢園牆邊，便下車踱進一條僻巷，由園牆缺處走入，見滿地蓬蒿，比前星期更長高許多，一種青草和濕土氣味，隨風撲鼻，就撥着高草，走近小池之旁，猛聽一陣嘎吱聲響，知道池邊蛤蟆都被脚步聲驚起，潛入水中，樹上的蟬却不理會，仍在縱聲高吟，在梧走上樓廊，撫欄悵立，感覺似乎離開人境的寂寞，低頭看看欄外屢經揩拭的石階，是自己和倩宜並肩同坐的地方，還像那枚潔淨，心想倩宜或者也快來了，他此際必正在坐車途中，最近半點鐘內便可相見，互解幾日積蓄的相思，早日沒有什麼要事，從見面直到分手，說得不盡不休，還覺沒把心中事訴出萬分之一，今天懷着許多衷曲，可要珍惜時光，但盼她早些到來，想着便在廊下來回徐踱，過了一會，倩宜還不見影兒，心中只覺空虛虛的無所附着，不由自語道，等人滋味，真是難堪，有約不來過夜半，閒敲棋子落燈花，這時的心境……話未說完，猛聽近處有人笑道，這滋味不好過吧，你也嘗嘗，在梧這時正踱到樓廊盡頭處，聞聽是倩宜說話聲音，忙抬頭一看，面前並沒有人，再探身向欄外瞧，才見倩宜穿着一件黑紗旗袍，正微笑着立在樓側面階旁一株垂柳之下，左手攀着柳條，右手握着小提包，柱在腰際，那神情好似一張極好的美術照像，風韻嫵媚欲絕，在梧一見，滿心說不出的歡喜，舉手指了指她，就從欄缺躍身下去，將倩宜擒在懷中，發狠道，你真該打，爲什麼躲着我，倩宜緊緊握住他的臂兒，笑道，呦，這是報應你，上次我早來，你蹲了我半點鐘，今天我只教你等着幾分鐘急，嘗嘗這等人的滋味，你就說該打啊，那麼你該打多少，在梧低頭吻着她的頭髮道，我該打，我該打，倘然我不怕你心疼，早自己打了，說着便擁着倩宜坐到階上，倩宜也不說話，只將頭兒深埋到在梧胸際，手兒用力抓住他的肩頭，在梧也彎着腰將頭兒貼在她頸後，這樣互相聽着心跳的聲音，沉默半晌，倩宜才緩緩的抬起臉兒，雙眸凝着淚光，滿面含着凄慄，

直望在梧，似乎腫人在訴說別後相思的苦況。在梧知道倩宜每次別後相見，都是這樣情形，就將他的頭兒向上一擻，立刻兩唇相接，又沉寂的長吻許久，倩宜的手悄悄的從下面伸過，按着在梧下頰，輕輕推開，端詳着道：你瘦了，在梧聽着心中一陣發慘，欲把自己近日遭遇說出，又不忍破壞眼前的甜美的夢，只可強忍着道：我有苦夏的毛病，每到暑天必瘦，倩宜搖頭，似嘆非嘆的道：未必，也許是爲我瘦了，梧哥，你不要這樣傻，我明白，你離開我幾天就苦幾天，可恨我的環境，又不容天天跟你作伴，梧哥，你想開些，咱們日後可以終身相守，何必……：……說着沉了沉又道：你瞧我，我怕瘦了害你心疼，所以只向寬處想，瞧，我不是比前半年胖了麼，在梧無語，只可抱住她吻着玉額，藉以躲藏自己愁慘之容，直到心神稍爲寧貼，才開口道：妹妹，你那天從電影院回去，到家不太晚麼，倩宜道：不晚，說起真慚愧，我近來撒謊太多了，婆母對我並不嚴厲，我竟沒實話對她，那天你在影院，到散場才走麼，在梧聽着，立刻憶起小櫻的事，本欲將實話全告訴她，但又怕倩宜發生誤會，因而添了心病，便隱忍不言，只哼着答應一聲，倩宜笑道：你那天說看着東方黛麗娥面善，以後想起是誰了麼，在梧搖了搖頭，但心上又如受一針刺，就想要用話岔開，使倩宜改談別事，便看着她道：妹妹，你真是淡裝濃抹兩相宜，今天換這件黑紗衣服，更顯得美了，倩宜笑道：你贊美我，我不客氣，你既是我的情人，我就是你眼裏的西施了，說着忽又哦了一聲，似乎想起了什麼，倒着臉兒，唇吻微動，向在梧微笑欲語，却半晌不開口，在梧拍着她的背道：妹妹，又作這憨樣兒作什麼，倩宜搖搖頭，將手指指耳朵，在梧恍然大悟，忙向衣袋中取出她那天所給的銀耳環，慢慢替她帶在耳上，道：妹妹，你太美了，你的容貌，越端詳美點越多，倩宜悄然道：我自己知道絕不算美，你看着當然是美的，不然你也不會愛我了，在梧正色道：難道我只爲容貌愛你麼，倩宜道：我另外還有什麼可取的地方，

你知道，我是庸庸碌碌，沒有一點能力的人，所以常常自己就心，恐怕將來教你失望，在梧搖頭道，我還是不愛過於精明強幹的女子，何況你也並非沒有能力，倩宜道，不能這樣說，到底人要精明的好，就像你妹妹穎芊，我一見她就自覺慚愧，世上女子的好處全被她一人佔了，我常想能趕上她一半兒就知足……說着見在梧將要辯駁，忙又接着道，真個的，穎芊怎許多日不去瞧我，我很想她，在梧道，穎芊現在病着，你前幾日不是才和她見過麼，倩宜搖頭道，沒有的話，從上月到現在，一恍兒二十多天，誰會見她的影兒，在梧翻着眼兒道，你的記性真壞，在咱們上次約會的第二天，穎芊不沖到你那裏去，還借了你一百元錢，怎幾天裏的事就全忘了，哦，明白，這一定穎芊叮囑你不要教我知道，所以裝糊塗，其實穎芊早已對我說明，你還隱瞞什麼，倩宜聽着大愕道，你說的簡直夢話，我一句也不懂，穎芊近來絕沒到我家去過，更沒有借錢的事，你真把我鬧糊塗了，在梧雙眼直瞪着她，見倩宜正顏厲色，想起她向來對自己不作戲言，方大驚道，你這話真……真麼，倩宜道，我會騙過你幾次，到底是怎麼件事，你先說說，在梧滿腹驚疑，便把自己數日來發生的事故一一說了，又道，那天穎芊見我被債務逼得着急，就說要找你設法，我會切實攔阻，她午後帶小蓮出去着很大工夫，回家就給我一百元錢，又說已經得了職業，我當時詢問錢的來源，她先不說，以後才道是和你借的，我聽了很相信，因為她除了跟你要好，另外並沒有親近朋友啊，倩宜也納悶道，這倒怪了，穎芊的確沒向我借錢，可是她也不會撒謊騙你……這定是她向旁人借的，不願教你知道，所以假說……在梧沒等她說完，忽將手向額上一拍，叫道，這裏面有問題，有問題，穎芊借錢，撒謊問題尚小，她另外還作着事，每天要出去，這裏面恐怕更有啟處，說着就立起來，一會兒摩手頓足，一會兒搔頭發怔，倩宜也隨着立起，手攀他的肩頭道，你何必這樣着急，穎芊是極明白的人，難道還能作出

錯事，在梧嘆道，我並非疑她作什麼錯事，只是怕她爲我太委屈了自己，你不知道，她原說是到一家洪公館作家庭教師，前天她害病，我要替她向東家請假，查遍了電話簿，也沒尋着她作事的那家洪公館，咳，看起來她爲幫助我，不知去作什麼事了，說着一轉身，拉下倩宜攀着的手，緊握了握道，我這時心亂如麻，要立刻回去問個水落石出，實不能陪，你原諒我，倩宜聽他要走，立時目眶兒一紅，淚眼盈盈的望着他道，你有正事，我也不能攔你，不過穎芊現在病着，不會出門，你就晚回去一會兒，也……：……說到這裏，忽又咽住，把頭兒低將下去，香肩却緊偎在在梧桐前，露出萬分淒戀的情態，在梧也情知她旬日來正積蓄着無限想思，今朝見面，方得匆匆數語，便又分離，她那脆弱的心靈，當然承受不住，便是自己又何嘗不是一樣，其實便是廝守到一天半夜，說盡了萬語千言，到臨別時，也免不了這一場淒酸情味，自己雖然可以再伴她一會，無奈心裏被穎芊的事攪亂，神不守舍，如坐針氈，又那能和她纏綿，不如仍自狠心回去，約他改日再會好了，想着便道，倩妹實在對不起，我若不去問個明白，恐怕再有幾點鐘就要發狂了，你原諒我，三兩日內我必有信給你，說完轉身要走，倩宜一把拉住道，梧桐，你等等我求你……：……事到如今，別再那麼固執，梧桐，少教着我着點兒急，你用錢就對我說吧，你明明爲難受乍，却只許我看，不許幫助一點兒，你替我想……：……在梧聽了，猛生知己之感，眼淚汪在眶裏，再不敢瞧她，只很快的抱住接了個急吻，隨即離開，口中含糊應了句你聽信兒，就如飛跳下石階，走出幾步，才揚手向上，連叫再見再見，却頭也不回的直奔墻缺，走出園外，把個柔腸欲斷的倩宜丟在園內不提，只說在梧坐上了人力車，一直奔回家中，路上燥急難安，恨不得飛進家門，立時問明了穎芊那一百元的來源，和她這幾日確實到何處作事，心想倘然穎芊一時不辨輕重，只願助我支持家庭，償還債務，竟把自己的身體看輕，作了什麼可怕的事，我這作哥哥的

怎能對得起她，想着心裏更怕將起來，轉而暗自禱告，希望自己所料的完全不確，他從別了倩宜，本一心要回家見穎芊追問，走到半路，竟只剩了畏怯，倒想要遲延些時，使自己所怕的事稍緩發現，無奈人力車夫毫不體諒坐車人的心，仍一直的飛跑，轉瞬間已把在梧送到家門之外，在梧只得下車，打發了錢，自己趑趄的向裏走，方一進樓下堂屋，就聽樓上唧唧喳喳，似有女人吵嘴的聲音，在梧一怔，就叫小蓮，却不聞答應，又叫趙順，仍不見應聲，只女僕聞聲從後面跑過，在梧便問趙順祖孫那裏去了，女僕回答從飯後出去，尙未回來，在梧就問誰在樓上，女僕說方才來了女客，坐了半天，還沒走呢，說着只聽樓上吵雜聲更厲，在梧滿腹狐疑，連忙舉步上樓，方上到半截，已聽明聲音出於穎芊房內，一個很生疎的女子語聲，正大聲盛氣的嚷着道，不成，不成，你央告我到明天也是不成，識時務的趁早把那一百塊錢還我，別教我這管閒事的受燒，我就不信，你三兩天就把一百塊錢全都花完，明是誠心傾人哪，要是真不肯還，你就跟我到舞場見經理，我把你交給給他，也算卸了責任……說到這裏，只聽穎芊有氣無力的插口叫了聲姐姐，那女子似不容穎芊說話，又口似翻花的道，少來這套，什麼姐姐，狗屁姐姐，當初爲你一口一個姐姐，央告得我把你薦進舞場，如今你算把我害苦了，大熱的天，跟着你受暑，你說什麼也沒用，今天到了限期，你有錢錢去，沒錢去，別的全是放屁，我可憐你，誰可憐我呀，穎芊帶着哭聲道，姐姐，我不是誠心傾人家舞場的錢，你也瞧得明白，我實在病着不能動彈，只求你對經理說幾句好話，再緩我三五天，我病好一定到舞場作事，把每天賺得的錢，補還欠款，你念着姐妹情分，再救我一回，那女子道，你真是歪纏，我方才不是說過，舞場已經把你革退，像你這犯脾氣打舞客的小姐，人家那還敢用，現在只有還錢，沒別的商量，穎芊忽失聲哭道，姐姐，你就忍心逼死我麼，那女子道，眼見人家洋錢交到你手裏，不逼你逼誰，在梧聽到這裏，業已明

白大概，那還忍耐得住，就三脚兩步奔到樓上，一掀穎莘住室門帘，闖然走入，只見房中立着個高身量女子，穿着很摩登的粉色紗衣，兩邊嘴巴擦得像糊猴屁股似的，正橫眉豎目，雙手叉腰，向着穎莘發威，穎莘却歪在床上，素面焦黃，淚痕狼藉，樣兒說不出的可憐，在梧瞧着心比刀扎還痛，穎莘一見在梧走入，驚急得幾乎暈去，張着兩手亂揮顫聲叫道，哥哥，你出去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求你……不要管我的事，在梧痛淚狂湧，奔過去就把穎莘抱住，叫道，妹妹，你不要着急，萬事有我，說完回頭瞧那女子，因為昔年見過，認得是沈鳳華，就點點頭道，沈小姐，久違了，沈鳳華望着在梧作了個不自然的媚笑，從鼻中哼出聲音道，您好，在梧這時心中的氣已壓制不住，就冷笑道，沈小姐，舍妹年青，求您多照應點兒，沈鳳華聽了，把臉兒一沉道，真先生，您別說這話，我正想跟您談談，令妹使了舞場的錢，不好生作事，如今被人辭退，舞場把欠款着落在我這薦舉人身上，令妹一死兒不肯還，您來了正好，請問這事該怎麼辦，在梧道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舍妹到舞場，是您薦的，您既引她作那種事，怎這時又狠命逼她，她正病着，難道一點情分沒有麼，沈鳳華聽了大怒道，你一家真沒一個講理的人，當初我並沒來拉她，是她自己去求我的，我向舞場說了多少好話，才算借給了一百塊錢，如今你們把錢都花完了，反說我引誘她，念完經打和尚麼，當初穎莘收舞場的錢，曾給立下手續，這是有憑有據的事，你們想賴不成，在梧聽了，回頭向穎莘道，那一百塊錢可是向舞場借的，穎莘點點頭，淚如雨下，沈鳳華嘻嘻冷笑道，怎樣，不是我賴你們吧，真先生，你是男子漢，既這樣護着令妹，就能替令妹還錢，憑您這樣人物，百兒八十的事，還難得住，說着一伸手道，您拿錢來，我交了字據就走，在梧聽穎莘已承認了這筆債務，沈鳳華又逼勒得緊，自己一個男子，怎能說丟臉的話，無奈袋內空虛，沒法立刻還她，不禁窘得滿面通紫，僵在那裏，乾瞪着眼說不出話，穎莘在焦悚之中，更怕急

哥壞了哥，忙推着他道，你去，我的事不用你管，去去，好容易，別叫我着念，在梧才頓足說出一句話道，不不，我不能走，又向沈鳳華道，沈小姐，你多厚道，緩一天，明天取成……：……不成，沈鳳華撇着嘴道，我沒這些厚道，已經緩了三天，今兒就是今兒，不給錢就叫穎莘跟我上舞場去，和經理面商面講，在梧跳起道，你不用逼穎莘，我隨你去，沈鳳華把眼光一斜，作出輕鄙的樣兒，砸着嘴道，嘖，嘖，你倒想去，可得兒成哪，人家認得尊駕是趕那一輛車的，在梧氣得紅了眼道，沈小姐，你真沒一點情面，有我在這裏，誰你敢把我妹妹怎樣，沈鳳華哼了一聲道，不怎樣，就是要錢，我們冤有頭，債有主，穎莘借錢的字據，在我身上，我出去叫巡警來，教帶案打官司，看巡警牽她走不，在梧這時幾乎把肺氣炸，直恨不得揪她過來痛毆一頓，無奈把柄在她手裏，倘若鬧僵，恐怕更與穎莘不利，但又知道央告沒用，正急得沒法，沈鳳華又發話道，你們儘自裝傻，安心不還錢了，好，你們等着，我去叫巡警來，教舉步就向外走，在梧乾瞪着眼，想去攔她，又不伏氣，穎莘不能下床，只哀聲叫鳳華姐姐，沈鳳華更不理會，直向外走，方才走到門邊，猛見門帘一啓，從外面走進一人，把沈鳳華攔住，高聲叫道，沈小姐，你別走，我們還錢，還錢，沈鳳華一看，見進來的是前天來時領自己上樓的那個老僕，正自一怔，在梧和穎莘已瞧見趙順遮住沈鳳華的去路，都望他說不出話來，趙順已向沈鳳華道，沈小姐，你先請坐，等一等，我們給錢，說完就奔到在梧跟前，低聲道，你別着急，方才我遇見一個老親戚，送給我三百塊錢，您先用着，在梧一面聽他說話，只覺他手裏遞過一個紙包兒，趙順說着，又向旁努努嘴，暗示他快把錢還給沈鳳華，隨即向屋外退出，在梧心內好生迷惑，實不信事情如此湊巧，自己正被逼得要死，趙順竟會遇見親戚，得到這許多錢，不由怔怔的叫道，趙順，你這是……：……趙順此際已退到門邊，向在梧擺了擺手，就退出門帘之外，他的影子隱去，在梧就只

見沈鳳華立在門旁，憤然作色，在梧在這當兒，實已顧不得再喚進趙順詢問，忙低頭去看紙包，見約有寸許厚薄，四四方方的好像真是包着鈔票，當時急忙打開，果然裏面一色的中國銀行五元鈔票，分作三疊，看樣兒定是每疊百元，沈鳳華同時瞥見，已走過來道，原來你們有錢，這不是誠心要我，快拿過來，別就慢工夫，在梧有錢在手，立刻氣壯起來，檢了一疊丟在桌上道，拿去，不必費話，沈鳳華拿起鈔票，還細數了一遍，才冷笑道，巢先生，這回算你人物了，可是以後你作哥哥的，請把令妹看管好了，不要再像我一樣去當舞女給人家搜抱，在梧頓足道，你快給我出去，我對你沒有可說的話，你敢再侮辱穎芊，穎芊純潔的心，你萬不配明白，說着又揮手道，快請，快請，沈鳳華嘻嘻笑着，下樓走了，這房裏在梧直望着她出去，才回過頭來，兄妹對望了一眼，穎芊忽掙扎坐起，投到在梧懷裏，痛哭道，哥哥，我太對不過你，給你丟大臉了，我……我……說着已哭得哽咽難言，在梧更悲痛不勝，抓住她臂兒，叫道，妹妹，你不許說這話，我全明白，你是爲着咱娘，爲着我，爲着咱們的家，才受這樣的苦，我但能有力氣，又何致……接着又哭道，妹妹，你若再說，我就沒臉兒活了，妹妹，你體諒我，從現在起，都把這件事忘記了吧，穎芊見在梧刺激過甚，不敢再哭，含悲點頭道，哥哥，你別傷心，我不說了，……可是你得明白，我是太沒有閱歷，把舞女當作正經職業，才上了這次大當，在梧道，我難道還不明白你的心，好妹妹，你只當疼我，別難過了，以後咱們兩人，遇事都要互相商議一下，不要再莽撞吧，你那知道現在的世道人心，莫說年青女子，就是我們男人，在外面作事，稍不留神，就會落到陷阱裏，不過方才沈鳳華說你打舞客得罪經理，是怎麼回事，穎芊嘆息着，把第一夜進舞場的情形說了，在梧發狠道，那個混帳舞客，固然該死，沈鳳華尤其不够人味，我若早知道這事，方才拚着打官司也得臭罵她一頓，穎芊悄然道，何必呢，這不怨她，只怨我錯認了人，何況她

並沒來勾引我，是我去求她的啊，在梧長嘆了一口氣，又道，那個給你解圍的禿頂老人，你怎連姓名也沒問，論理咱們該謝謝人家，穎莘道那個人很怪，他因為我不肯受他幫助，似乎很惱，……穎莘提起老人，不由聯帶想起趙順，又應到床上放着用贖的鈔票，忽的叫道，哥哥，這錢是那兒來的，我還不知道呢，在梧聽了，也猛的想起，就立起道，這真湊巧，趙順說他的親戚贈給的，我們可向沒聽說他在本地有什麼親眷，穎莘也一怔道，這真怪了，你快叫他進來問問，這用剩的也該還他，在梧就走到門邊，高喊趙順，叫了半天，不聞答應，又跑到樓下去叫，仍見那女僕由後面跑過來，在梧便問趙順在那裏，女僕道，方才您回來以後，老趙爺也跟着到了，他在堂屋站了一會，就悄不聲的上了樓，我也到後面去洗衣服，您在樓上沒看見他麼，在梧道，看見了，他已下來半天，又上那裏去了，女僕搖頭說沒見，在梧想了想，又問趙順方才回來，可帶着小蓮，女僕道，只他一個人回來，沒見小蓮姑娘，在梧十分納悶，又教女僕到巷外去瞧，仍白不見蹤影，在梧無奈，只得上樓，將趙順來而復去的情形告訴了穎莘，穎莘怔了半晌，尋思着道，趙順也是窮人，那會有錢，莫非他原來有積蓄，不忍我被沈鳳華羞辱，就拿出來，在梧道，萬不會的，趙順當對我說，最討厭他自己的肺病，恐怕傳染小蓮，倘若有一點兒力量，也要想去醫治，或是送小蓮到學校寄宿，和他離開，你也知道他是把小蓮當性命的，但是有些許積蓄，早已實行了，穎莘又道，莫非他在外面拾得這些錢，假托名兒送我，在梧道，世界上有那這種巧事，穎莘道，那麼是什麼道理呢，在梧道，這事定然有特別情形，等趙順回來問吧，不過他這兩天好像神不守舍似的，常常出門，我瞧着很是詫異，今天又把小蓮帶出去，穎莘接口道，真個的方才趙順回來，沒有見小蓮，在梧道，我方才問王媽，小蓮並沒跟他爺爺回來，穎莘道，趙順必是得到這筆錢，匆忙先送了來，隨後又出去接小蓮了，在梧也以爲是如此，就又和穎莘

設了一會，在梧恐怕穎芊疲乏，就自己回書室去，讓她休息，天到垂暮，還不見趙順祖孫回家，在梧到門外望了許久，由黃昏等至夜分，仍不見影兒，穎芊在樓上詢問數次，十分焦急，只可叫在梧上樓，一同用飯，兄妹二人疑慮懸望，連飯也吃不下，相對胡亂猜測，無奈想不出是什麼原由，最後還是穎芊尋思出一種道理，以爲趙順必已看出家中窘迫情形，不忍相累，又因在梧失業是由他身上所起，故而設法弄了這筆錢，作爲良心的酬報，才帶着小蓮，不辭而別，在梧却認爲趙順無論如何抱歉，爲着小蓮，萬不肯離開這安身之處，而且他也絕無籌這巨款的能力，兄妹二人這樣各自猜測，互相駁詰，到底得不到結論，直等待夜深，依然不見趙順祖孫歸來，在梧恐穎芊病體難支，只可勸他且自安寢，自己也下樓歇息，但穎芊近日和小蓮相處已慣，情感極深，這時望着小蓮所睡的空床，思念不能自己，中心懸懸，長閉着眼睛，再難入睡，樓下的在梧，除了掛念趙順祖孫以外，更多一份心思，想到穎芊爲幫助自己，竟將閨中高潔之身，投入醜陋的場合，遭受如許苦難，想起來真覺愧不欲生，而且穎芊作教師的謎既已打破，自己的職業又在渺茫前途更可憂慮，在梧愁思縈迴，一夜未曾合眼，次日早晨尙未起床，女僕便來敲門，說小姐請他上樓說話，在梧着了衣服，急忙來進穎芊房中，見她面色比昨日又加蒼白，知道定是夜中失眠，便道，妹妹，夜裏沒睡好麼，穎芊瞧着在梧道，你別說我，大概你也是一夜沒睡，在梧尙未回答，穎芊已含悲說道，小蓮怎麼還回不來，莫不是出了什麼事吧，我心裏真着急，若不是病着，還可以出去找尋，在梧忙道，何必你去，方才我已打定主意，就要出去尋他們了，穎芊道，可見你還沒睡好覺呢，在梧道，沒關係出去走走，吸點兒新鮮空氣，倒可以長些精神，說着就叫女僕弄些點心，草草吃完，便自出門，向各處跑了半天，也沒有趙順祖孫的影兒，近午回家，吃過了飯，又行出門，專向小旅館小客棧打聽，也得不着頭緒，跑到黃昏以後，方自步行而歸，

一進家門，先奔樓上，穎芊聽得脚步声，從房中迎出，向在梧叫道，哥哥，趙順有了，在梧大喜道，在那裏，穎芊道，不知道，在梧着急道，什麼話，既說有了，怎又不知道，穎芊道，所以奇怪呀，方才太陽剛落的時候，王媽出去買晚飯材料，回說在巷外看見趙順，蹲在牆角，神情鬼鬼祟祟，好像在等什麼，王媽喊了聲趙順，趙順回頭瞧見她，竟掩着臉兒一溜烟跑了，王媽又是兩隻小脚，不能趕他，才回來告訴我，你看這是怎麼回事，趙順爲什麼躲躲藏藏，蹲在巷外不肯進來，反而見人就跑，小蓮又怎的不在他身邊，到那兒去了呢，在梧聽完，不顧答言，將身下樓就向外奔，他以爲趙順料走不遠，或者還在左近，就向街南巷北，遍處尋覓，這一來，又跑了兩點多鐘，仍然徒勞無功，在梧身體實在疲乏得支持不住，才慢慢踱回家中，又和穎芊猜疑了半夜，照樣想不出一點道理，再到轉天，在梧還是一早起床，便出門尋訪，午前在近處走了個遍，比警察巡邏更加仔細，午後又到三不管等處走動，天夕才意懶心灰的回來，才進巷口，便見穎芊和女僕王媽，同立在大門首向外張望，在梧忙緊走幾步，到門口問穎芊道，你的病還沒好，怎麼出來，快進去，穎芊沒有回答，只退後一步，讓在梧走入門內，忽怔怔的道，方才王媽又看見趙順了，在梧大驚道，又在那兒，王媽接口道，他還跟我對面說話來着，就在北面街口一家小雜貨舖旁邊，他好像誠心在那兒等我，我去買青菜，還沒到那雜貨舖門首，忽然聽有人叫王奶奶，我抬頭就見趙順立在面前，我直有些不認識他了，他臉上好像掛了鬼臉兒，說不出的難看，嘴上那豬八戒樣兒的套子也沒有了，兩眼發直，問我說小蓮回來沒有，我聽着好生納悶，就說我們少爺小姐，正遍處找你們祖孫爺兒倆，你爲什麼不回去，小蓮是跟你出去的，你怎麼倒問我，趙順聽了我的話，噉的叫了一聲，跳着脚又往北跑了，我想拉他已來不及，看他那樣兒，準是着了瘋魔，眼神發直，跑的飛快，一點不像平常那樣癆病鬼似的，在梧聽了，看看穎芊，二人相

願愕然無語，半晌穎莘才挽着在梧一同上樓，二人萬分驚異之下，又苦心研究，只猜不透趙順既帶着小蓮出去，何以反向王媽詢問小蓮已否回來，看情形小蓮必已失蹤，趙順才急得像王媽所說的樣兒，但是他何以不來家訴說情形，求大家協同設法，反而不敢見面，只在左近藏躲呢，二人把腦筋都用疲了，仍舊探討不出原因，琢磨不出辦法，在梧只可勉盡人力，次日照樣出去尋覓，結果仍歸徒勞，一幌已到了趙順祖孫失蹤的第四日，清早九點多鐘，在梧正和穎莘含愁相對，商量着要接母親回家，因為老太太在舅母家已住得日子不少，又為難怕母親知道拂意的事，家中雖有趙順所送那一筆錢，除還沈鳳華以外，尚餘二百，但在未尋得趙順，詢明來源以前，又不敢動用，正在說着，忽聽外面有人叩門，須臾王媽走上樓來，驚慌失色的道，少爺，不好，外面來了兩個穿黃衣服的巡捕，指名兒要見您，在梧大吃一驚，想了想自己並沒作犯法的事，就立起向穎莘道，我去看看，穎莘也王容如土，緊隨着他下樓，到了門外，見兩個身軀高大的巡捕，正立在那裏，在梧點頭問道，二位有什麼事，巡捕道，你是巢在梧麼，在梧道，是我，巡捕道，有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名叫趙順的，你可認得，在梧忙道認得，巡捕道，是你什麼人，在梧道，是朋友，巡捕道，這趙順昨天晚上墻子河邊跳了水了，被我們值崗的弟兄救起，帶到局裏一問，他好像有神經病似的，只說因為老病纏身，沒法活命，所以尋死，後來又問他在那兒居住，他先不說，以後才說在巢在梧家裏居住，再問他為什麼離開巢宅，他說不忍長久騷擾朋友，我們問了半天，只這幾句，這趙順果然在這裏住過麼，在梧道，不錯，他以前在大衆公司看門房，前些日被辭，無處可歸，所以在我家閒住，在四天前忽然失蹤，我正在着急找尋，他怎麼跳了河呢，巡捕道，那麼你到局裏去一趟，對我們上頭說說這情形，在梧連說好好，便回頭叮囑穎莘兩句，穎莘聽明巡捕的話，才放下了心，自回房去等候不提，在梧隨巡捕到了工部局，先被帶入

一間空房，等了一會，巡捕才領他到一個類乎公堂的大房間裏。上面坐着一個所謂師爺的中國人，先循例問了在梧姓名籍貫住址，然後問到趙順一節，在梧從實說了，那師爺便吩咐帶趙順上來，在梧一見趙順，果然像王媽所說一樣，瘦得不成人形，精神萎靡不堪，周身盡是泥污，蹣跚跚跚，被巡捕架了進來，他瞧見在梧，立刻雙淚交流，哀聲叫着巢先生大哭起來，巡捕連喝不許哭，趙順方才住聲，在梧這時已忍耐不住，頓足叫道，老趙，你怎麼不知會我就走，小蓮呢，你爲什麼跳河，趙順嗚咽道，我不忍打攪你，所以偷着走，出來又沒活路兒，只可尋死，在梧道，你的孫女呢，趙順怔了怔道，我把他托給人了，在梧方要再問，堂上師爺已開始訊問，趙順所供，也與在梧相同，證明果是因途窮自殺，並無他故。那師爺就向趙順開導數語，又向在梧道，你對他既有一番憐恤的心，何不全始全終行善到底，再把他收留，在梧道，我本極願意留他同住，這次他是不辭而別，我事前若是知道，總不能放他走，現在我當然帶他回去，那師爺點頭道，你這樣很好，要不然，我們就要把他送到中國公安局安插，現在你具個結來，担保他以後不再有自殺行爲，就領他回去好了，在梧聽了，覺得這倒是一個難題，自己真有些不敢担這重大干係，就望着趙順怔了一怔，趙順道，你就具結，不相干的，我再糊塗也不能害你，在梧才答應具結，下堂又費了許多手續，才算把事辦完，和趙順出了工部局，逕行坐洋車回家，在梧想要仔細問他，路上並不說話，進到巷口，見到穎芊又在倚門而望，在梧正教車夫停住，趙順那裏已望着穎芊，抽抽答答的哭起來，穎芊忙迎過去扶他下車，叫道，老趙，你別難過，我的小蓮呢，趙順聞聽這話，更哭得通身抖顫，直要下不了車，在梧忙架着趙順，向穎芊道，先別問他，有話進去說，兄妹就扶着趙順進門，到在梧寢室中，放他坐在床上，穎芊教女僕去開付車錢，自斟了一杯熱茶給趙順，又要開口，在梧向她擺了擺手道，等他緩緩氣兒，說着自點支紙煙，坐在椅上

，遲了一會，趙順把茶喝完，雙手抱茶杯，把淚眼望望在梧又看看穎芊，神情茫然無主，忽又老淚狂湧，嘆着氣自語道，我只恨那巡捕多管閑事，由着在河裏淹死罷了，偏偏要救我，白給別人添麻煩，我照樣活不了呀，在梧見他精神已定，才開口問道，我也不必問你，你自己說，爲什麼離開我家，出去都做了什麼事，把小蓮又弄到那裏去，你沉住了氣，慢慢說，不必着急，穎芊這時立在桌旁，瞪着妙目，直瞧趙順的嘴兒，趙順怔了一會，忽然雙膝一屈，跪在地下，哭着道，我是老悖晦了，作出天大的錯事，本想自己死個乾淨，如今老天不許我死，我……我活着就不能不顧小蓮，只可又求巢先生……在梧穎芊忙扶他起來，重坐到原處。同聲撫慰道，你別傷心，什麼事都有法辦，你慢慢說，趙順喘了喘氣乃厲聲道，我把小蓮賣了，在梧聞聽不由跳腳躍起，穎芊却腿兒一軟，伏在桌上，叫道，老趙，你……你……真的麼，趙順瞪目咬牙，好似要吃人的樣子，慘笑道，怎麼不真，我把她賣到娼寮裏，得了三百塊錢，在梧聽到三百塊錢四字，立刻抓住趙順，發狂的叫道，你說什麼，你賣了小蓮……穎芊此際已悟這事問題甚大，非只着急所能解決，忙拉住梧，推他坐回椅上道，你也沉住氣，別發急，叫趙順把細情說完，再大家商量，在梧紅着眼，手指趙順道，你說，你說，趙順被在梧這一作鬧，好似嚇得發了糊塗，只向穎芊瞪眼兒，穎芊心裏萬分難過，仍強忍着安慰他道，老趙，你就算把小蓮賣了，我也有法救她回來，你快說，是什麼原故，趙順竟拉着穎芊的手道，小姐，你別問是什麼原故，反正是我不好，安心傾人，倒傾了自己，從前四五天，我就打好主意，先跟小蓮商量法子，我才到一娼寮裏，去見掌班，假說因爲日月艱難，要把孫女出賣，掌班的一見便中了意，一口價先給了二百，要先看人兒，再說價錢，到前天我就把小蓮領到那娼寮裏，掌班一見便中了意，一口價先給了二百，我爭了半天，才定規三百塊錢，當時那掌班還請了一位放帳的毛先生作中保人，立了字據，我還按上

手模脚模，把小蓮留在那裏，我帶着三百塊錢出來，穎莘聽到這裏，大叫道，這就是你給送來的三百元錢麼，老趙，你真該死，該死，白活了這幾年年紀，在梧這時面色慘白如紙，雙目瞪得滾圓，但態度倒沉靜了，叫住莘穎道，妹妹，你坐下，這裏面問題很大了，咱們却別打岔，聽他說，趙順道，對對，先聽我說，我賣小蓮，並不是真的，這是好幾天不睡，想空了心，要傾人的方法，預先跟小蓮商量好了，我把她賣給娼客，得到了錢，小蓮在娼客一面哄着掌班，一面想法，瞅冷子跑回來，我想小蓮那樣伶俐，一定能辦得到，豈不是白白落一筆錢，那知我想錯了，小蓮落到娼客，我送錢回來一趙，就又跑出去，一來怕你們問我小蓮到那裏去，沒話回答，二來也不放心小蓮，只可躲在娼客左近窺探，等了一夜，也不見她的影兒，次日又等了一天，我可急瘋了，只怕小蓮已經偷跑回來，所以又到這門口兒張望，遇見王媽，我就跑了，黑夜白日一直沒合眼，耗到昨天天夕，我又回來，在巷外見王媽，問她小蓮回來沒有，王媽一搖頭，我就像喝了血酒，立時跑到那娼客，向他們說要見小蓮一面，心想小蓮出來，我抱起就跑，他們若不肯放，我就拚了這條老命，不想我走了死運，步步都錯，娼客裏的人說，掌班已帶着小蓮到上海去了，我當時不信，他們居然教我走進裏面去挨屋找尋，果然連掌班帶小蓮全都沒有，我想拚命却尋不着主兒，只得出來，越尋思越難過，就跳了牆子河，偏巧又被巡捕救上來，帶到局子裏盤問，我一口咬定窮極尋死，局裏師爺定要追問我原來住的地方，我只好把巢先生說出來，算又給你添了麻煩，現在我回過味兒，知道不該尋死，還是救我的小蓮要緊，若把孩子這麼糟踏了，我死也不……說着又痛哭起來，重復跪下，在梧猛然跳起，也不知那裏生出的神力，像提小雞似的把趙順從地下抓起，惡狠狠的叫道，趙順，我問你，爲什麼賣小蓮，趙順搖頭不答，穎莘用手推着他道，你快說，不說我也有點兒影子，你賣了小蓮，把錢給我，還這麼隱瞞着不說，誠心

要急死我，我不活了，說完就將頭兒對準牆壁要向前撞，倒把趙順嚇得拉住她道，小姐別急，我說說……穎莘這樣做作，本出於一時急智，要逼趙順訴說真相，見趙順害了怕，就道，你說吧，趙順低頭沉吟半晌，才嘆道，我說了你們可不要難過，只爲巢先生素日待我恩厚，既爲我丟了大眾公司的事，還帶我祖孫來家居住，我起初覺着你們家裏，一定很寬裕的，多養一兩口人不算什麼，那知頭天就看見巢先生親身上當舖，接着小姐領小蓮出去，找那沈鳳華商議作舞女的事，背地叮咐小蓮回家不許說，小蓮却暗暗告訴我了，以後我聽見小姐對巢先生假說上什麼洪宅教夜館，就知道小姐要屈尊自己身分，去作下賤的事，替哥哥養家，我心裏難過得要死，想到小姐去當舞女，是因爲巢先生丟了飯盃，巢先生的飯盃，却是爲我弄破的，如今我把巢府全家害得不成樣兒，自己還帶孫女在這裏叨擾，真太對不住天理良心了，但是我還安着一片私心，爲怕小姐受罪，既不敢對巢先生說破，也不願走開，又忍了兩天，見小姐待小蓮那樣情義，比同胞姊妹還強百倍，這更似有刀扎我的心，直到小姐害病，我知道這是在跳舞場受累受氣的原故，急得我整夜的禱告老天，好容易盼到小姐好了，過一日沈鳳華又來，恰巧小蓮在小姐房裏睡覺，聽見了問答的言語，下樓告訴我說，沈鳳華來討舞場的債，只限三天，我知道小姐從舞場借來的錢，已經給哥哥還胡百甫了，一時那裏能籌借這筆大款，豈不要把小姐逼死，我尋思你兄妹受這艱難，全由我一人所起，越想思越虧心，越虧心越着急，什麼方法都想到了，恨不得手裏有個手槍，出去搶一票兒，救你們的急，頂到末了賊起飛智，想起常聽說寡婦放鷹的事，覺得若把小蓮賣給娼密，把錢拿到，就教她偷跑回來，豈不解了小姐的圍，再說傾害開娼密的錢，也不算缺德，小蓮年歲又小，進娼密打個轉兒，也不怕吃虧，我打了這如意算盤，自覺比諸葛亮計策還高，和小蓮商量，小蓮爲愛小姐，更萬分願意，我那兩天常常出門，就是上娼密去，

爲要不悞沈鳳華三天的限期，還得趕忙快辦，居然到日子辦成了，我從娼窩拿回錢來，正赶上沈鳳華在樓上逼勸小姐……說到這裏，方才稍停，在梧和穎芊聽得鼻酸心痛，哽咽難言，奔上去抱住趙順，只管切齒頓足，說不出是感激，是悲恨，在梧改口叫道，老伯，老伯，你太糊塗，只顧你好心可害了小蓮，毀了我們，你……你……穎芊望着趙順，只覺他的俠義心腸，自己叩頭無數也表不盡欽仰之心，但是他的荒謬行爲，自己便打他嘴巴十萬個，也解不了憤恨之氣，一時感情勃發，竟抱住趙順的脖子，將頭兒向他臉上挨撞不已，也不自知要想怎樣，趙順這時好似木雕泥塑，被他兄妹推撼得東搖西幌，忽然叫道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離遠些，我嘴上沒帶紗套，怕傳上你病，穎芊頓足道，我死了也不怕，你這該死的……的老伯伯，作的什麼事，真要把人氣死，說着向在梧道，哥哥，這可怎麼好呢，在梧鬆開趙順低頭不語，半晌才道，現在只有想法子快把小蓮弄出來，小蓮是賣在那一家班子裏，趙順遲遲未答，穎芊已叫道，老趙……我的糊塗老爺子，你快說吧，趙順才發着怔答道，那班子叫什麼驚鴻館，在梧點頭道，我認得，不必說了，你把小蓮賣了，給班子寫了字據，把握在人家手裏，當初本是你情願賣的，如今要把人領回，自然算你反覆，班子拿出字據，要佔十分的理，何況幹班子的，都是光棍流氓，無論經官私鬥，咱們都未必惹得起，而且現在說不定她們真個把小蓮帶到外埠去了，咱們再尋了去，班子可以不認帳，咬定沒有買過你的孩子，你手裏又沒有憑據，這可難了，趙順聽了大哭，在梧向穎芊低聲道，真是要命，即便萬一有法教班子把小蓮退回，可是原來身價已被用去一百，把什麼還人家呢，穎芊道，事到如今，且不必愁得那麼遠，只可先探聽小蓮蹤跡，去和班子交涉，等有了希望，再想錢的辦法不遲，在梧一想，也只好如此，就囑咐穎芊照顧趙順，自穿好衣服，下樓出門，在梧這一去，竟又生出意外風波，眼見那風流孽冤，燕支坡倏而遊面，烟花舊債，

鴛鴦棒打不回頭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，

第四回

再度落風塵話相思滿天明月
七夕邀牛女悵修阻一道銀河

話說在梧出了家門，便雇車直奔向平康聚處的興裕里，路上尋思：自己當年雖常尋花問柳，走遍章台，但是這驚鴻館只去過寥寥兩次，內中既無相識，更不知掌班是何等樣人，現在爲贖取小蓮而去，只可善言商懇，寧願多破費些錢財，萬不可抓破面皮，滋生事端，否則自己先要吃眼前虧，小蓮還怕更難救出，想着打定主意，車子已進了興裕里，只見驚鴻館門首，懸燈結綵，氣象一新，門外列着三四個小童，貼牆處放着十多輛嶄新的包月車，樓上打牌的聲音劈拍震耳，情形非常熱鬧，在梧暗詫驚鴻館今日如此火熾，却是何故，近一二年來，街面蕭條，銀根緊澀，花街柳巷，首先被不景氣的潮流打擊，衰敗不堪，無論那家班子，能有客人常去品茗清談，生意得以維持，便算上等運氣，偶然得着一個闊客，肯花幾十元捧場打牌，已是百年難遇的盛事，比中頭彩一樣的難得，如今驚鴻館竟有這樣勢派，看情形定有三四撥兒牌飯局，乍見幾疑是恢復了十多年的繁華景象，大約是接來第一等的紅姑娘了，忽一轉想，又念到小蓮身上，她年紀雖小，而貌却是極美，莫是被什麼闊客看中，竟要作不人道的行爲，給她梳攏，因而大請客熱鬧麼，在梧才這樣一想，立刻脊骨出了冷汗，忙令車夫停住，開發了錢，就自踱到驚鴻館門外，見大門左首牆上，貼着一張五尺多長罩過油的紅紙，上面寫着三個大字，約如斗大，是花又春，底下橫着四個小字，是今日進班，在梧心裏方才一塊石頭落地，知道是一個名叫花又春妓女，今天移進驚鴻館搭住，有客人捧場熱鬧，與小蓮並無關係，接着又自笑慮得太過，小蓮無論如何貌美，娼寮無論如何萬惡，十歲的小孩兒，也不會有賣淫的資格，當時站在門外，略一躊躇

便舉步走入，見堂屋中擠滿龜奴女僕，來往奔走，神情緊張，態度興奮，似乎班中出了全隊人馬，拿出全付精神，伺候那一般捧場的豪客，在梧進去竟沒人理會，立了半晌，才有一個女僕看見，連喊讓入，隨有夥計瞧瞧在梧，見他面生，便問道，你和那位老爺是一事，在梧知道他們錯認自己是來捧花又奉的一份子了，就搖了搖頭，那夥計見不是財神一派，就沒精打采的道，樓下沒屋子，您上樓吧，在梧悄然拾級到了樓上，才由另一個夥計引導，到後樓轉角的一間小屋裏，屋中小得僅可容膝，只有一桌二椅，四壁空空，在梧也不理會，或坐在椅上，那夥計在門外問道，您有熟人兒麼，請提拔一聲，在梧搖頭道，我不挑人兒，有事來見你們掌班，您給說一聲，夥計一怔道，您貴姓，在梧道，我姓巢，夥計道，我們掌班的出門到上海去了，在梧聽他和趙順所說相同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暗想倘若小蓮真被帶到上海，那可如何是好，想着便又問道，真的麼，夥計見他神情可疑，就道，走了兩天了，您有什麼事找我們掌班，在梧因為這事不能對夥計說，略一遲疑才道，掌班不在家，有誰管事，就請過來談談，夥計道，只有舅爺管事，現在又不在這兒，您有事留個話兒，等回頭告訴吧，在梧道，你們這舅爺什麼時候回來，夥計道，晚上準來看帳，在梧立起道，那麼我晚上再來，說着就出了小屋，逕奔樓梯，耳中聽兩旁房間笑語喧嘩，夾着打牌聲音，嘈亂聒耳，夥計在後還要留個名片，在梧滿心悞喪，也不理他，低頭走下樓梯，才下了兩三級，忽聽下面有革履細碎之聲，迎面走上來，鼻中立時嗅到濃厚的茉莉花香味，知道有妓女上樓，也沒高興去看，就靠在一邊，仍向下走，倏時那妓女已然走近，在梧因低着頭在一晃之際，只瞧見他穿着銀色薄紗旗袍的下身，和脚下的雪白透花小高跟鞋，兩人肩頭相錯，即將交臂而過，在梧猛聽耳旁喚了一聲，接着極嬌脆的語聲叫道，這不是巢……：……：……在梧起初還以為不是對自己說話，但覺聲音入耳很熟，才一轉臉，瞧見那妓女身量頗高，體態

健美，頭髮剪作男式，有曲線的身體，配合着大臉龐兒，一雙很像西洋影星瓊克羅發的大眼，發着明媚的水光，蘊着熱烈的感情，鼻樑高凸，嘴兒比較的甚小，從兩邊嘴角，顯出一種醉人的媚氣，分明沒有發笑，但下半截臉兒却總帶着笑容，皮膚微帶黃色，但似在肌裏含着寶光，隱隱照人，她一瞧見在梧，便自怔着，扶着樓梯，櫻口微張，好像痴了一樣，在梧也陪着她瞠目呆立，寸步難移，在梧所以如此，多半由於詫異，心想她怎會到這裏，那妓女因何這樣神情，却不得而知，兩人對視了半晌，那妓女忽把黑亮的大眼珠兒一轉，並不說話，竟拉住梧的手，向樓下高聲問道，後面大房間裏有人麼，樓下夥計應道，沒有人，那妓女叫道，打簾子讓客，說着就轉身挽了在梧，一同下樓，由樓梯後轉入小院，進到一間很寬敞的房中，在梧見房內傢俱考究，陳設富麗，絕不是娼密的派頭，倒好像富家的款式，方自詫異，那妓女已拉他到銅床邊坐下，在梧忍不住問道，胡太太，您怎麼到了這裏，我真想不到……話未說完，已有夥計送茶進來，那妓女便自立起，仍自痴視在梧，低聲道，你且坐着，我出去看看，等夥計忙合完了，我就進來，有好些話跟你說呢，在梧明白她是因為此際房中有夥計出入，不便說話，故而先去應酬客人，便點了點頭，忽又想起一事，問道，你就是又春吧，那妓女抿嘴兒一笑，表示承認，接着眼角向上一吊，眼波向在梧一溜，腰兒一擺，作了個很美的姿勢，向外走去，到門首又回眸一笑，舉手示意，才掀簾出去了，在梧這裏獨坐，先受着種種承應，夥計打手中，媽媽遞紙烟倒茶，過一會才得清靜，心中暗想，這事真個怪了，花又春分明是胡百甫的姨太太陸秦雲，會聞她當日原是烟花出身，如今重落風塵，原不足奇，只是自己脫離大眾公司那一天，陸秦雲才私逃出去，請律師與胡百甫交涉，至今僅只數日，他竟會到這裏懸牌應客，這交涉未免辦得太快了，莫非其中另有原故麼，而且陸秦雲在胡百甫家時，舉止尚還矜莊，衣飾也很樸素，倒像個坐家太太

太的樣兒，怎今朝在此相遇，竟好似變了個人，那飛揚蕩逸的風神，真有勾魂動魄的魔力了呢，在梧正在納悶，就見門帘一啓，陸秦雲飄然走入。面上浮着淺笑，纖纖玉手夾了支剛點上吸幾口的紙烟，走到在梧身邊坐下，將紙烟順手遞過來，在梧還不好意思接，而且要起立爲禮，陸秦雲拉住他笑道，巢先生，你少客氣，別當這兒是胡公館，這是姚（審）公館啊，說着又用肩膀一揆他道，我在胡胖子家的時候，聽說你很規矩的，怎麼也到這地方來，胡胖子那小子假正經，他若知道你好嫖準得教訓一頓，在梧苦笑道，胡太太，你不知……：……：陸秦雲插口道，別再這樣稱呼，我已經不姓胡了，我本名兒叫陸秦雲，現在的花名兒叫花又春，排行是老二，你隨便叫……：……：簡直就叫我老二吧，在梧道，那怎好意思，陸秦雲道，在班子裏稱呼太太，我就好意思了，在梧也覺好笑，便道，我從命吧，你以爲我還在大家公司麼，陸秦雲妙目一轉道，怎麼，你也不幹了，在梧道，不瞞你說，我和胡胖子分手，就在你走後第二天，陸秦雲忙問什麼原故，在梧便把胡百甫接到她委托律師所寄的信，遷怒趙順，自己爲替趙順不平，兩下反臉，一同辭職的經過，都說出來，陸秦雲聽了，皺着眉頭，頓着腳兒道，好混賬的胡胖子，這一說，巢先生你竟是受了我的牽連，在梧搖頭道，沒有的話，我早已想脫離大家公司，那天不過借梯兒下台罷了，只是你和胡百甫的交涉怎樣，我看他那神氣，好像不肯干休，想必得打官司吧，陸秦雲呸了一聲道，憑他那腦袋，敢跟我打官司，實告訴你，我託律師寄出信去，沒過三天，他就託出許多朋友，央告我仍舊回去，我不但駁了，還教他當天給我立個情願離婚永斷葛藤的字據，並且送我二千元贍養費，他沒敢哼氣兒，乖乖的都依了，在梧詫異道，他就這樣老實，再者，……：……：說着把聲音低下去道，聽他說你還帶出很多值錢東西，他難道不追究麼，陸秦雲撇嘴兒道，有人再借給他個胆子，他也不敢，他當初的臭底兒和近二年所做的私弊事，全在我肚裏裝

着，我若抖露出來，起碼送他十年監禁，在梧點頭道，這就是了，不過你手裏既有了錢，何苦又幹這個營生，陸秦雲聽了，將一雙汪着水兒的眼凝注着在梧，微笑道，你不必問，我有我的心思，說到這裏，忽聽外面疊聲喊二姑娘，陸秦雲高聲問什麼事，外面夥計答道，王大人過來了，秦雲道，先教吳媽照應着，我有事，得等會兒，在梧不肯耽擱她的正事，忙道，你應酬客人要緊，不必客氣，秦雲笑道，沒關係，說咱們的，我現在是玩票，就把客人全得罪了，也不算回事，你且說爲什麼到這兒來，班子裏有相好麼，在梧本預備把小蓮的事求她，正等機會開口，這時見她一問，便嘆了口氣，把趙順將孫女小蓮，賣到這班子的細情，說了一遍，又道，趙順祖孫，也伺候過你許多日子，你也很愛小蓮，並且趙順的飯碗，還是爲你丟的，既然在班中搭住，必然和掌班的很熟，請你給說句好話，容我還錢把小蓮贖出去，不止在他祖孫身上積德，就是我家也要感激萬分，因爲趙順作了錯事，原爲救我們兄妹的艱難，倘然小蓮從此淪落下去，我這一世也不能心安了，秦雲聽着，面上露出驚訝的顏色，望望在梧，又將牙咬着下唇，仰面向天花板轉轉眼珠，半晌才道，竟有這事，那趙順也太糊塗了，我素日極愛小蓮，怎能不救她，只是這裏掌班的，和我雖然熟識，可沒聽她說過小蓮的事，我從胡胖子家出來，就住到一個乾姊妹家裏，恰巧這鷺鴻館的掌班，去瞧我那乾姐妹，聽說我才從人家出來，沒有着落，就勸我到她班子裏，再混二年，我因一時沒處投奔，就答應了，約定今天進班，爲着風光熱鬧，還預先請下我沒嫁胡胖子以前的老客人，來捧場打牌，等到今天，我午後來了，竟沒見掌班的面兒，好像聽說是出了門，可不知是不是真帶小蓮去了上海，說着見在梧啞然若喪，便又接着說，你也不用着急，我敢說句大話，只要這裏掌班的真買了小蓮，即便帶到上海，我也有法辦，倘若沒離開天津，有一句話就可以教小蓮出去，在梧道，果然這樣，你真是功德無量，勞駕快給問問，秦雲想了想

，搖頭道：現在不成，你瞧，這會兒多麼亂，只咱們說話的工夫，外面就喊我七八回了，再說管事人，又沒在家，我向誰去問，依我說，你先請回，等夜裏清靜再來，我打聽明白了，那時告訴你，也得說話，在梧桐自感謝她的熱心，不住稱謝，就立起要走，但在梧桐本是風月場中過來人，知道這娼密的不成文憲法，只一進門，就須破鈔，否則便覺丟臉，現在坐了好久，雖然非客非友，但已蒙了照例的款待，勢不能拍拍屁股就走，當時略一斟酌，就從袋中取出兩元，放在桌上，在梧桐的意思，是表示自己，僅爲朋友的資格，所以照行賞錢給夥計女僕，希望秦雲喊夥計進來謝一聲，便算完成朋友應行的規矩，那知秦雲見在梧桐錢，既不謙讓，也不呼喚夥計，只笑着道：你夜裏費時來，在梧桐道，隨你說吧，秦雲手搔鬢髮，尋思着道：夜裏一點以後，兩點以前，成麼，在梧桐點頭就向外走，將到門口，秦雲在後輕拍他的肩頭，低聲一笑，在梧桐未及回顧，已走到門外，就匆匆出了驚鴻館，心中略覺舒暢，以爲意外遇見秦雲，有她相助，小蓮得救有望，但想到秦雲的情形，又覺釐兒有些不對，娼密規矩，朋友賞錢，照例必教夥計道謝，只有正式客人的開發，才可以不聲不響的任其放下，方才自己賞錢，秦雲竟無表示，這裏豈不被班中悞認自己是客麼，又想或者秦雲一時疏忽，也未可知，好在自已只爲拯救小蓮而去，即便誤認爲客，不過每去一次破費兩元，也不成問題，本來自己已不願平白叨攪，這面子上錢必要花的，想着也不介意，就坐車回到家中，見穎芊仍在撫慰趙順，在梧桐便把到驚鴻館巧遇秦雲，得了好希望的話，一五一十的說了，穎芊和趙順聽到秦雲大包大義的言語，全都大喜，說了一會，才同吃了午晚兩餐，合併的一頓飯，飯後穎芊教趙順仍到耳房安睡，才對在梧桐說，在他出門以後，情宜來了，在梧桐愕然，問她來作什麼，穎芊道：她一來看我的病，二來因前天你和她匆匆分手，她放心不下，直焦急到今天，方得空兒出來，方才問明了咱們的事，還對我落了半天淚，在梧桐嘆道：咳，

我真慚愧，沒給她一點幸福，反教她跟着煩心，穎莘道，她還不只替咱們煩心，大概也爲她自己，本來她對你的感情，太濃厚了，恨不得早早結婚，落個心安身穩，如今咱們家起了這種波折，她所希望的越發遙遙無期，怎會不難過呢，她方才還對我嘆息自己命苦，連累你遭這拂意的事，在梧頓足道，扯不上，她怎會說這復話，穎莘道，你替她設身處地想想，希望越深，失望越甚，處在她的地位，不怨自己的命，怨什麼呢，她還求我勸你看開些兒，不要那樣固執，她手中體己總有幾千塊錢，想要拿來給你，暫且補助咱家的用度……說着稍停，又道，其實她還另有意思，不說我也明白，在梧接口道，我更明白，她是希望提早結婚，我雖萬分感激她的好意，無奈她手中的錢，不是婆家便是娘家的，我憑什麼使用，若真用她的錢結了婚，我豈不要一世羞慚，這萬萬使不得，穎莘原是受了倩宜托付，想乘機腕勸在梧，聞言便道，哥哥，你的思想也太偏見了，有志氣的男人，原不該使用妻子的錢，可也要看個情勢，通權達變才好，現在咱們落在患難中，正需要有人幫助，倩宜的好意，原可以接受的，再說倩宜一心盼望的是什麼，她所重只是你的人，把身外物看得極輕，以爲無論用誰的財力，只求早日結成眷屬，同心共命的人，又何必計較你我，偏這道理對你竟說不通，你平常自負感情最重，難道就忍心就悞倩宜，教人家永久受冷雨淒風的苦楚麼，在梧聽着，心也有些軟了，但口中仍強說道，我就因爲不忍害她再受淒涼，所以不……穎莘不等他說出下文，已頓足道，又是退婚麼，呸，你那是屁話，在梧聽穎莘大有怒意，忙陪笑道，是啊，我也知道不可，但是小退婚就得就悞他，這不是兩難麼，穎莘瞪了他個白眼道，你向來心思很够玲瓏，可惜只這一竅未開，現在我也不和你攪嘴，等辦完小蓮的事再說吧，說着拉開抽屜道，你瞧，這兒有一筆錢，是倩宜留下的，我曾拚命推辭，她丟下就走了，現在請你的示下，該留就留，若是還安着退婚的心呢，那就趕快給人家送回去，在

梧情知今日穎莘受倩宜感動，業已成爲倩宜的保護人兼義務律師了，便不敢再固執己見，忙道，這當然可以留的，不特家中日用需要，而且贖小蓮也正用款，穎莘冷笑一聲，又道，在你臥室裏還有個包裹，是倩宜替你做的兩件毛葛和嗶嘰的長衫，預備天涼時穿的，你受不受，不受也可以退回，在梧聽着，心中感到一陣狂熱，倏又由狂熱轉成悲涼，不自覺的眼圈兒紅了，並沒回答，穎莘不要他回答，便又重復提起小蓮的事，過一會在梧回到臥室，打開了床上的包裹，取出倩宜所贈的衣服，見都是自己素日最喜的雅素顏色，穿上試試，竟非常可體，脫下時無意中瞧見衣領的背面，正中繡着一個雞心形，心上並排着梧情兩字，在梧注視半晌，不覺痴了，忽的跌坐床上，微嘆道，她是居孀的人，作這兩件男入衣服，絕不敢教家裏人看見，定在夜裏偷做，在這大熱的暑天，不知費了多夜的工夫，真真難爲她了，可憐她這樣蜜意柔情，我竟不能體貼她一點，穎莘的話，確是有理，我也該通權達變，別教她傷心了，在梧痴思着，又歇息一會，見已到十點多鐘，就去到耳房，和趙順說了半天話，安慰他不要焦急，到上樓和穎莘坐到將近夜半，才穿上外衣，出門坐車，直奔驚鴻館，路上暗自祈禱上帝保佑，教驚鴻館掌班不去上海，陸秦雲真心相助，把小蓮即時贖回，但又怕小蓮真個已去上海，即便陸秦雲能設法弄回來，那就仍要耽心許多日子，何況還未必確有把握，想着一喜一憂，忐忑難安，及至車子進了平康曲巷，裏面已是黑越越地，原來娼寮規矩，天一過十二點，便落門燈，意思是給客人一種劃時代的暗示，打茶圍者已到終局，住夜局的將入佳境，巷中由分外的光明乍變黑暗，倒顯得電杆上的路燈陰陰有如鬼火，只見黑暗中人影憧憧，絡繹不絕，偶然聽得些花真錢去買假藥的得意嘻笑，和抱着熱忱而求受着冷淡而去的噓氣咒罵，在梧也不暇注意，到驚鴻館門外下了車，直走進去，脚下踏進堂屋，眼中情景竟與白天大不相同，裏面有四五個夥計，正坐着說笑，一見在梧走入，立刻忽拉

一聲，全立起來，個個滿面春風，一疊聲喊二爺，在梧方自一怔，夥計們又同聲喊道，巢二爺過來了，接着又都毛腰點首的，向在梧道，請二爺上樓，在梧原是老在行，深知此中情事，瞧他們這個陣仗，心中直糊塗得要死，暗想只夥計給自己虛張的這點兒聲勢，竟好像是花過大錢的闊老官，但是自己白天只破費過兩元大武，連普通客人的資格還不够，怎會受到這樣歡迎呢，心中雖然納悶，但絕沒有拉過夥計問個明白之理，只得舉步向樓上走，才上到扶梯一半，猛然見樓上燈光大明，好似所有的電燈全開了，上面的夥計老媽，也都迎着喊二爺，又喊二姑娘屋裏打簾子，在梧到了樓上只見裏面一個房間，門外站着夥計，打起雪白的門帘，口裏喊着二爺這屋裏請，在梧向房中一看只覺光輝奪目，原來房內對着門的牆上，有一面大玻璃磚的壁鏡，鏡前又懸了一架垂珠葡萄式的吊燈，約有十多盞，被鏡子反映生出加倍的光，在梧似作夢的走進去，夥計在外面便把門帘放下，倏時又鴉雀無聲，在梧到屋中，立了一立，舉目四望，見房中爽潔得似雪洞兒一樣，牆壁都是淺湖天色，配着一堂極摩登的牛奶色傢俱，除去坐椅以外，多是亮鋼骨架玻璃面兒，又加燈光安設合宜，瞧着真好似水晶宮殿，表裏通明，在梧暗讚好講究的房屋，自己走馬章台，雖然頗有幾年，見過許多名妓的富麗粧閣，却向未瞻仰過如此絕俗的佳境，俱是房中並無人影，夥計老媽也沒一個進來，心中更覺詫異，自坐到椅上向左面一望，才瞧見那邊並非素壁，而是由天花板直垂到地的大帳幔，顏色和牆壁相同，只是多了些摺紋，在梧才明白這是三間通連的大房間，左面一間用帳幔隔開，又瞧房內並無床榻，暗想自己坐的這一邊，定是讓客之處，帳幔的另一邊，才是秦雲的寢室，在梧坐在迎面的沙發上，斜倚凝思，方才進門時，夥計老媽招待那樣熱烈，如今進到房中，突然冷落起來，秦雲便不見面兒，也該有她的貼身女僕，前來敷衍一下，怎能把客人丟在空房不管，這是什麼道理，想着就有些坐不住，立起想喊進人來問

正在這時，耳中猛聽拍拍兩聲，眼前突變黑暗，原來房中電燈盡已熄滅，在梧因聽着關電門的聲音，知到電燈絕非無因自滅，心中更覺驚疑，回眸四顧，見四面都黑沉匕地，只有房外的亮光由帘際射入，在梧方在茫然無主，忽又聽得拍的一響，眼前忽閃出一片紅光，轉臉一瞧，只見左面淺湖色帳幔之後，現出極美麗的景色，三盞紫葡萄色的燈，並排着發出溫韻幽艷的光，透過湖色紗帳，融成一片妖冶動人的畫幅，並且在燈影搖搖之間，似有人在吸着紙烟，烟縷裊裊的影兒，也映到紗帳之上，在梧目覩奇景，心內一陣迷離，直似入了夢境，就在這時，忽聽隔帳燕語鶯聲啞的一笑，接着又叫了聲在梧，在梧聽出是秦雲聲音，才明白她早在隔帳隱藏，故意和自己逗趣，但不解白天地這口口稱呼巢先生，這時何以竟不客氣的喚我名子，就應了一聲，隔帳陸秦雲又道，對不起，你等得生氣了吧，在梧忙道，沒有，沒有，不客氣，秦雲嬌笑道，請過這邊兒來，在梧雖知在這娼室之中，無須以禮自範，但因自己以前和陸秦雲在胡家的賓東關係，覺得不好放肆，進入她寢處之所，就答道，我在外邊很好，您可以……出來談談好麼，秦雲笑道，教你進來就進來，幹麼費話，在梧不能再謙，只可向帳幔走去，他知道這娼門中作分隔用的帳幔，照例都是由靠門的一邊拉開的，便向牆邊去伸手，想拉開帳子，不料竟拉不動，秦雲在那一面看着帳子動搖，就笑道，你怎不走正路，倒溜了邊兒，這帳子是中間開縫的，在梧聽了，才走向中間，掀帳而入，還未看清裏面，只覺眼前猛又一黑，隨即亮了，這才瞧見裏面由屋頂垂着的三盞葡萄色燈，又已熄滅，在近後壁的一張小几上，却另亮了一盞小檯燈，也是紫色，不過顏色較淺了些，這種燈光，照得裏面，幽幽沉沉，含蓄着深窈的春意，小几後一張極華麗的米色銅床，床頭坐着秦雲，正斜倚一疊軟枕，一手支頤，一手夾着個約四寸多長的碧玉烟嘴兒，上半面段紙烟還冒着烟兒，她身體在床邊傾斜着，穿着黑色紗旗袍，因為底襟未繫鈕扣，下半

雙都拖在床下，露着雪白粉膩的玉腿，膚光嫩緻，現着極美的曲線，脚下穿着素白色絲襪，也已褪落到腔際，在榻臨到這樣動人的光景，不禁心旌搖搖，走進一步，手還扶着帳幔邊沿，竟立住了，進退不知所可，秦雲見他進來，動也不動，把手裏的長烟嘴兒向在榻指着，笑道，你今兒怎像傻子似的，毛乚咕乚的什麼毛病，還不過來，在榻鞠躬道，慫要安歇了吧，夜裏來打攪，實在……秦雲不等他說完，已一沉臉兒，一凸嘴兒，似乎嬌嗔道，這不是廢話一句，誰不知道這裏面黑夜是白日，你又打攪我了，說着把玉腿向後一拳，勻出床邊的空兒，招手道，你還不坐下，我不用你站班，在榻見她態度全改，在脫畧中透出親密，便知此中大有原因，但仍回顧尋覓坐處，秦雲已坐起伸手拉住他道，你幹麼客氣，坐下，聽我說話，在榻被她拉得身不自主，就坐到床邊，却和她隔開尺餘，心想當日趙順所說秦雲頗對自己有情，或者將要證實，今夜想有許多纏擾，不過自己已是過來人，又有了個不可辜負的情宜，怎能再結這相思之債，與其造孽於將來，不如決斷於今日，想着便正色對她談正經道，胡太太，我專誠爲小蓮事而來，慫打聽得有影兒麼，秦雲明眸一轉，哼了聲道，胡太太麼，這兒沒有胡太太，只有個陸秦雲老二，在榻忙道，是是，我說錯了，慫告訴我，小蓮怎樣了吧，秦雲抿嘴兒笑道，小蓮的事靠後，先說我的，說到這裏，忽然向在榻背上拍了一掌，提高了聲音道，姓巢的，你知道我爲什麼二番投唐，又下窩子，在榻聽她問得離奇，就囁嚅道，慫……慫……總是胡先生和慫不投脾氣，秦雲一聳肩兒，迷縫着眼點頭道，這是有的，不過還有別的原故，請慫再猜，在榻心想我又不是唱四郎探母，和你猜心事來了，但又不好不敷衍着，便道，我到胡宅日子太淺，實不明白了，秦雲撇嘴兒，一握着在榻臂膀道，姓巢的，別裝明白糊塗，我這次出來，就是爲你，在榻聽了這句，驚得幾乎跳起，直了眼兒，看着秦雲說不出一句話，秦雲忽地一整臉兒，雙眸瑩瑩，潸然欲涕的道

，我說這話，你大約未必信，因為我在胡家時候，沒對你露過一點兒意思，其實我自從初次見你，就……咳，不說你也明白吧，我那時從趙順口裏，聽說你指身爲業，還沒有成家，我當時不敢分你的心，更怕壞你的事，所以不敢教你知道我的心，只暗地裏先替你幫忙，大約你也曉得，在這一年多時候，胡胖子有一次要辭退你，有兩回要減你的薪水，都是我攔住了，還有去年給你加了點月錢，今春天您母親害病，胡胖子送給你兩百塊錢治病，也是我費盡了唇舌對他說說的，在梧聽了，忍不住道，這些事我早知道，很感激您的盛情，秦雲凝眸問道，你怎知道，這些事都是我和胡胖子背地辦成，沒外人知道，在梧道，是趙順告訴我，秦雲點了點頭，嘆道，我並不是教你感激，只於教你明白，我早已對你有心，不是現在順口檢好聽的說，當初也怪，世上的女子，只一愛上了誰，就算迷了心竅，一時也不容緩，一點兒也不顧慮，所以常常鬧出事來，我本是混世的出身，和別人也沒什麼兩樣，只從遇見了你，我的心就只被你一個人佔住，再也容不下別的東西，恨不得立刻和你到一處才好，可是不知怎的，我心裏越熱，外面兒越冷，只向長處裏看，看着你的……你可別聽訛了，我並不是愛臉子，只瞧你的行動坐臥，都大方漂亮，處處合我的心，我萬捨不得胡鬧，湊合個三天兩早晌的，枉毀了你也救不了我，才拿定主意，暫時不露一絲兒形跡，只暗地想法，預備和你長久，我也得個終身的倚靠，當初我嫁胡胖子，並不是本心，他用洋錢和手段，撥弄我的領家，動強把我娶了去，不瞞你說，胡胖子肉多油厚，完全是個廢人，我在他家裏，如到尼姑庵一樣，清修了一二年，才把我虛弱的身子，養得這樣壯實，胡胖子心又不好，變着方兒作害人的事，我自從愛上了你，就時刻留心，把胡胖子犯法的把柄，都抓在手裏，直到如今，我才帶着上萬塊錢的細軟東西出來，尋律師和他交涉離婚，胡胖子有苦說不出，又怕告他，立時就答應了，說到這裏，嬌喘了一聲，見在梧痴痴的聽着，就

微笑道，你在這節骨眼兒，必然疑惑，我既然爲你出來，怎不先知會你一聲，還有出來怎不一直尋你去，倒又下了窩子，可是你要明白我這片深心，倘若在胡家我告訴了你，你就是萬分有拿手，也免不了掛出樣兒，被胡胖子看出來，他一疑惑，即使不知我的走和你有關連，也要把你笑氣，你就吃大虧了，至於我這次下窩子，因爲想到將來我嫁你的風聲，一傳到胡胖子耳朵裏，便不害你，也不辭退你，在這人多路窄的年頭兒，我雖然手裏有點兒體己，暫時不致教你挨餓，可是你還有一家老小，不啻過三年兩載，就得光了，將來若爲了難，我更對不住你，所以一從胡家出來，這班子去邀我，我就趕着答應，因爲我在沒跟胡胖子的時節，有很多迷瞪鬼兒的客，想着我沒有到手，如今我又出來，准保紅上一氣，教這些有錢的癩蛤蟆納點貢獻，我再混上半年，積攢個三頭兩萬的，那時就收場尋你去，說明我的心意，咱倆正式一結婚，把錢存到銀行裏，每月只取利息，足够一家澆裏，你也就可離開胡胖子，不再受他的氣，以後想作事，也只當解悶兒，我得着你這樣一個知心可意的人，也可以快樂一世，不算白托生了，說完嬌喘着手指靠近窗下的冰箱道，說的這些話，我嘴都乾了，你開冰箱給我兌一杯橘子汁來，在梧聽着正在感情激動，想不到奉着差遣，只得暫抑心中的熱，便走去開了冰箱的門，向內瞧時，只見上層藏着許多鮮菓，下層近冰地方，有幾瓶各色菓露和冰開水，另外有潔淨杯子放着，在梧就把橘子露和冷開水，兌了一杯，送到她面前，秦雲接過，忽地打着蘇州腔含笑說了句謝謝儂，以下又轉回本來清脆的北京話音道，你不嫌我裝大樣兒，混支使你麼，在梧道，這算什麼，何必客氣，只你待我的這番情意，我便爲你死……才說出這個死字，猛覺太言重了，忙改口道，伺候你還不是應該，秦雲的櫻唇正抿着玻璃杯的口兒徐吸涼液，聞言明眸一轉道，我可不敢當，這本是我們作姑娘的壞習氣，總愛看心愛的熱客替自己裝烟倒茶，捶腰砸腿，心裏才覺着美，可是咱們不是那

種意思，我既已安心嫁你，你就是我的丈夫，我這作妻子的，應該照着世上女人一樣盡我的責任，你莫嫌我來得太莽撞突兀，我是混世的姑娘，現在又在窩子裏，還得按步兒走，白天你來，開了兩塊錢，我連讓也沒讓，就爲教你成個正式的客，方才我支使你，就算咱倆要好，有了分不開的交情，這時就算我已經跟你從良，成了你的太太，……天到這時候，你也不能走了，明天我收拾收拾，咱們就一塊兒歸家，你看好不好，在梧聽她越逼越緊，愈來愈快，最後竟歸結到立刻從良，知道這已到了緊要關頭，自己對這風塵知己的深情，直已銘心刻骨，此時若在前幾年遇着，當然求之不得，但自己自有倩宜，野心久已收束，拈花惹草，尙且不忍，何況秦雲用這樣終身敵體的大題目，來相糾纏，自己早已立定志願，寧可負盡天下人，也不能稍負倩宜，如今最正當簡截的辦法，是拒絕秦雲，潔身速退，可是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，難道就忍心將冷酷的言語，酬答她熱烈的深情麼，在梧想到這裏，已預備暫拋思慮和她作一番纏綿，但還未及開口，猛覺腦中一動，就在紫紅的燈影裏，閃出倩宜的亭亭玉影，對着自己的面兒，仍像平常那樣的藹然展笑，在梧心裏直如着了針刺，再坐不住，不自覺的便要立起，無奈秦雲彎着腿兒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已蹙到在梧膝上，在梧一欠身兒，方才覺察，只可仍舊坐下，秦雲正不錯眼珠瞧着在梧，見他沉吟不語，便叫道，你怎麼徐庶進曹營，一語不發了，在梧拾起頭來，才囁囁的將要說話，秦雲擺手道，我知道你正猶疑不定，這可不是事，關着你的身家，我的性命，你爽性想够了再說，在梧那還能再想，就握住她的手嘆道，我很明白你的心，你是太把我看重了，我一個極平常的人，居然遇到你這樣的知己，我怎麼不感激，何況你又替我想得這麼周到，我真不知道怎麼報答你才好，秦雲插口道，這又是廢話，我用不着你報答，你只……在梧也搶着道，我明白，只要順着你的心，就……秦你又啊了一聲，接着他的話碴兒道，那就不枉我一年多的

苦心；更算成全了我這個人，在梧這時忽地閉上了眼，不敢看她，然後暗自用盡氣力，才迸出一句話道：「秦雲，我實在對不起，你白費心了，秦雲聽了這話，猛然嬌呻一聲，隨即聽得噹的一響，床也震得微微搖動，在梧向她面上一瞧，只見眼珠兒上翻，注着屋頂，牙咬着下唇，齒尖陷於肉很深，朱唇却變白色，知道她失望已極，傷心過度，不由心內也一陣淒惶，忙攬着她的肩頭，想扶她坐起，再行安慰，不料秦雲突然雙臂上伸，仰天格格的笑起來，在梧更加難過，叫道：「秦雲，你不要……」

我知道太傷了你的心，可是你……聽我說啊，秦雲這時仍笑個不住，在梧只有怔怔瞧着她，只見她眼中滿汪着淚珠，因為面部仰平，所以尚未流下，秦雲笑完，尾音却變成一聲嘆息，同時猛一低頭，那眼中所汪的淚珠，不知怎的，竟拋落到在梧嘴角之上，在梧只覺淚水由嘴角浸入口中，嘗到一種微酸的滋味，普通情人之間，常有在女子哭泣以後，男子用舌尖舐乾她的淚痕，珠淚嚙到心中，便等於深情融入骨髓，這時秦雲雖當失望之時，無意中使在梧嘗到她的酸淚，但秦雲毫無所覺，將手帕向眼上一拭，立時淚漬全乾，只眼圈上暈紅猶在，她雖竭力禁制，但發出語聲仍是酸梗的鼻音，向在梧道：「你的話真麼？」在梧道：「我不敢瞞你，說的確是實話，可是……話未說完，秦雲已頻頻擺手，教他不要再說下去，自將手支頤，沉思半晌，才悄然低語道：「既然是真話，……那麼你已經有了人，我還要……說着將頭一扭，面對素壁，却揮手向門道：「你走吧，三字才說出口，忽似全身骨節突然鬆弛，撲地伏到枕上，頭兒埋在臂彎的空隙裏，再不動彈，在梧此際已變成木雕泥塑，慘然無聲，只瞪眼望着她，心內却充滿悲酸憐惜感激種種滋味，神經禁不住這樣劇烈激動，通身俱軟，兩眼也不自覺的流下淚來，心想秦雲真是對自己異樣鍾情，從年前初次相見，便已立志相從，經過多日的相思，才得到今日的相逢，無怪乎她如此纏綿不解，她爲我千迴百轉，費盡心機，結果竟落個失望，更無怪她如

此的心傷腸斷，自己若安慰她，只有全盤接受她的要求，並非空言敷衍所可了事，但既爲着倩宜，不能允她，倘此際姑且虛與委蛇，豈非把假意報答她的真情，良心如何能安，而且更恐從此纏綿難解，後顧尤其可怕，爲今之計，最好斬釘截鐵，和她決斷，她傷心不過一時，過後便可以另尋歸宿，不致耽悞青春，自己也得及早解脫，免致藕斷絲連，將來弄成兩敗之局，想着便一狠心腸，轉過身，從衣架上取下外衣，便要趁她垂頭飲泣的當兒，暗溜出去，但還未舉步，秦雲已突的坐起，哭着叫道，在梧，你走……你真走……在梧聞言方一回頭，只見秦雲蓬鬆着秀髮，頰上腮邊都被淚痕流滿，緊咬銀牙，固睜淚眼，似乎帶着無限氣恨，由床上跳下，也不顧穿鞋，光着襪底，直向在梧撲來，在梧見她好像要和自己拚命，大驚之下，也不敢躲閃，秦雲奔到近前，拉住梧的衣袖，跳着腳兒道，好好，你走，你就這麼走……且叫且把在梧搖撼，在梧這時神智全昏，又怕外面的人聽見不像樣兒，只可說道，你別哭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咱們慢慢的說……秦雲好似沒有聽見他的話，忽而用力抓住在梧的脊背，向外一推，叫道，姓巢的，你算在我身上有德，好好，死活由我，你巢大爺請，請，咱們來世再見，說完了又退回倒在床上，打着滾兒哽咽起來，在梧被推得滾了幾滾，扶住牆壁，回頭望着秦雲，只有甩手，想不到意外的遇到這樣糾纏，論理在梧此際仍可脫身自行，因爲秦雲方才實是捨不得在梧，但看他本顧而去的薄情態度，心中又不免氣惱，於是在狂戀和負氣的兩層矛盾心境中，才起來拉住梧，初似挽之使留，繼又推之令去，但這時在梧若仍自走去，她就要負氣到底，再不肯作聲了，但是在梧此際，也發生了矛盾心理，在起初本知不易走開，竟毅然要走，這時可以脫然而去，他倒不忍走了，心中已被感情充滿，走向坐在床邊，低聲央告半晌，秦雲方才止哭，但仍含淚無語，在梧覺得自己的苦衷，不能不對她表白了，便低語道，秦雲，不怪你惱我，我自己這時心裏

比你還要難過，只是我現在的景況，實在不容再和別人要好，因為我已經有了未婚妻，秦雲聽到這裏，好似突然生出希望，情不自禁的說道，哦，你還沒結婚麼，在梧點頭，秦雲又道，你這未婚妻，是位大家小姐吧，在梧道，也不能算大家，只於平常人罷了，秦雲妙目一轉，糊着臉兒道，這可不是我胡攪，你這未婚妻並未過門，和你又有什麼感情，你若真可憐我，不可以打退堂鼓麼，在梧想不到她有此提議，方自一怔，秦雲道，你別覺着奇怪，聽我說個理兒，你這未婚妻是位小姐，不過經媒說合，才和你訂的親，現在你就是退婚，對他也未必怎樣難捨，她照樣還可以另嫁別人，所嫁的還許比你強，你更不算虧心，至於我可是為你出了窟子，到了如今，你肯要我，我為你活，你不肯要我，我為你死，反正除了你沒第二條路兒，你自己斟酌，在梧嘆道，你的話本來有理，我這未婚妻若真和你說的一樣，我一定依着你辦，無奈我這未婚妻，境遇比你還可憐，我若拋閃了她，她比你還死得快，實告訴你，她是位孀婦，在這種年頭兒，雖未必除了我沒人娶她，可是她除我絕不能嫁到再好的人，並且她已經和我……說實話，她已經把身體交給我，我若對她負心，請問變成什麼樣人，再說我現在若能為你拋她，將來未必不能為別人再拋你，你想着不害怕麼，秦雲道，你少說這些道理，我全不管，任憑你比曹操還壞，我也認命，即使嫁你一天，你就把我害了，我也不枉費了這片苦心，在梧聽她滿不在乎，頗有捨命不捨人之意，知道不易應付，就嘆息無語，秦雲也沉思半晌，又道，在梧，你不必為難，我還有個主意，落在烟花裏，俱是命薄人，我也別心高妄想，當什麼一品夫人，還得走我們當窰姐兒的路，老老實實的給人人家作小，在梧，我情願作小伏低，去伺候你那位好太太，這總行了吧，在梧聽着，更倒吸了一口涼氣，覺得這難題比以前還加倍厲害，就沉吟道，這個……秦雲勃然道，怎樣，這也不成，我明白你是壓根兒沒把我當人，我何必白巴結，說着又流淚冷笑

起來，在梧此際自知若再推託，不特過於寡情，而且不近人情了，便和聲說道，秦雲，你別誤會我的意思，可是話也不必再絮煩，我該說的全說過了，你既甘心爲我受屈，去作二房，我怎忍再拒絕，不過我的身分，連成家都不配，莫說娶妾，而且我向來抱着一夫一妻的主意，……：說到這裏，忽見秦雲面色慘變，似將開口，忙接着道，現在你既然這樣愛我，我不能再固執了，這些就算全沒問題，我真心實意的想娶你，無奈我實沒法對那面說這納妾的話，秦雲道，你以前會和她約定永不納妾麼，在梧搖頭道，這真是笑話，世上男女兩下有了愛情，由朋友結成夫婦，中間無論如何海誓山盟，只有表明永不相負，至於納妾的話，根本提不到，譬如說現在咱倆到了這等地步，我能和你約定永不偷人麼，秦雲聽了，也覺自己問得無理，不禁由啼痕中微笑道，你不要挑我的楞縫兒，反正你既沒和她約定不納妾，就可以先娶我進家，在梧道，什麼，先娶……：那可……：本來娶你沒什難題，只是教我對她去聲明這事，我寧死也不敢，而且……：秦雲接口道，哦，你就這樣怕她，在梧道，不是怕，是虧心，我和她定婚以後，本該及早迎娶，只爲運氣不佳，常遇逆事，把人家就悞到今天，還白不算，這一年來我還受過她許多恩惠，如今便平安無事，我已經有很多抱愧的地方，倘若再向她說我又把愛情分給別一個人，還得教她忍些委屈，在我納妾以後，再行結婚，請想這事若放在你身上，應該如何，不氣死也要傷心死吧，我就是天下第一等大奸大惡，也未必忍於行這狠毒的事，秦雲，秦雲，你是愛我的，難道願我壞良心麼，秦雲聽着，把手捶着床上銅欄道，你這嘴兒真會翻花，反來覆去，只把理兒繞我，我怎能說得過你這讀書識字的人，我明白，你是一心向着你那位寶貝太太，只怕爲我就悞了你們的好情義，所以繞着鬻兒，拾出這這些天理良心的大題目來壓我，左不過要逼我死了心，說着又冷笑道，好好，強就不是買賣，硬湊不是姻緣，我也別害你巢二爺喪良心，您請回，快操

持去結婚吧，日後您還可以把當作米湯，灌您你那寶貝太太，就提當日有個陸秦雲，那娘兒們怎麼不要臉，拚死兒要嫁我，我怎樣爲你不肯答應，把她拋開，你那寶貝太太，還會不知感恩德麼，在梧道，你又誤會，我敢賭咒不是這樣心思，只於說沒臉兒對那面聲明，現在歸總兒一句，我本身絕沒有問題，只要那一面她肯答應，咱們的事就算順理成章，可是我不能親自去說這使她傷心的話，秦雲道，這樣還是沒辦法呀，要不咱們就先瞞着她辦，等日後再設法托位親友，向她央說，在梧搖頭道，這更不好，人家一心愛我，我怎忍瞞着人家，再說若依你的話辦了，她未必信咱們的結合，是在和她定婚以後，定然疑我先有了你，隨後又用假話騙她嫁我，那豈不更恨死了，秦雲道，這也不行，那也不成，請問怎樣才成呢，在梧心想本來沒有可能的辦法，你要強拗着行事，自然隨處碰壁，怎能怪我故意推託，想着就沉吟不語，秦雲明眸四轉，似乎要向房中墻壁桌椅榻上覓取主意，忽然哦了一聲，由床上跳下，在地下踱了幾步，突然一轉身，向在梧微笑點頭，在梧見她神情倏變，好似轉眼間已得了主張，不由詫異，秦雲拍着他肩頭道，現在且問倘若你寶貝太太那面沒有問題，你本心願意娶我不，在梧道，你對我這樣深情，我但有人心，怎能不願娶你，秦雲道，是麼，你給我賭個誓，在梧不知其意何居，只可正色說道，我若有絲毫虛假，教我死……這死字方一出口，秦雲猛一低頭，櫻唇恰觸到在梧的嘴上，隨着死字發出熱吻的響聲，在梧錯愕之間，秦雲頭兒已然離開，但手還挽着他的頸兒，一側身就坐在旁邊，笑道，好，你不用愁了，我自有法兒辦得圓滿，既不害你受燒，也不教你那寶貝太太生氣，我更可以稱心如意進你巢家作如夫人，在梧愕然道，你這……秦雲道，你就不必問了，現在天已不早，咱們吃些點心，也該睡了，說着見在梧將要說話，就一沉臉兒道，我這時心裏才好些，不許你再開口，老老實實依着我，不要胡鬧，我因爲外面的東西不乾淨，就自己弄了些素

淨點心，給你留着，在冰箱上層呢，說罷就去開了冰箱，取出四個磁盤，上面放的滿是夏日應時的細點，如荳條栗粉之類，作得十分精緻，就放在桌上，另取出一瓶薄荷酒，和兩個杯子，酒瓶映着燈光，晶瑩如同碧玉，便是不會飲酒的人，瞧着也得垂涎，秦雲斟了兩杯，教在梧坐在床邊，自拉個竹凳，坐在對面勸飲，在梧心裏只想着秦雲的態度可疑，不知她打了什麼主意，倘若做出越軌行爲，那便如何是好，於是暗懷鬼胎，志不奪，秦雲却很高興的勸酒道，你喝幾杯，這酒是涼性，並不教人難過，我向來嫌裏面的密派，夥計老媽往房裏混跑，在白天有客人來往，也沒法兒，在你沒來以先，我就吩咐下邊人不准進房，咱們好清清靜靜的說話，你嫌不方便麼，在梧搖頭道，這樣最好，教人忘了在密子裏，心裏才舒服呢，秦雲笑道，不錯，這樣不像在家裏過日子麼，少時我還得替你鋪床疊被呢，在梧聽了大驚，心想今日我竟要遭劫在數，在數難逃了，這場比方才還難應付，自己若胡亂住在這裏，以後怎樣去見倩宜的面兒，若要決心脫去，秦雲這樣拚命的情形，恐怕不鬧到反目的地步，是絕無離開的希望，於是越想越發委決不下，辜負了秦雲的細意熨貼，空替他備下精美的酒點，在梧竟是食而不知其味，秦雲使出無限風情，對他目聽眉語，在梧也自聽而不聞，視如不見，本來人的智計，非到窘極時不易發出，在梧此際知道轉瞬吃過點心，便要安排就寢，若等她抱枕理衾，親作了妾婦的事，自己就算實行拘留，萬無脫身之望，如今惟有趁着這飲食中間極短的片刻，想出有效的兩全辦法，在梧急得頭腦發昏，通身汗出，秦雲瞧着道，房裏很陰涼，你還出汗，說着嗤然笑道，你大概也佔三時辰，申子戌，同你那位寶貝太太不知多麼親熱，還跟我裝好人呢，隨說就立起把室隅衣廚上所放小電扇開了，立刻房中涼風習習，在梧被風吹得襟懷爽快，又被電扇嗡嗡的聲音，震得腦筋一動忽然想起了秦雲言語中的一點破綻，便笑着閒閒說道，這房裏真好，走遍天津妓館，也尋不出這等清涼所

在，人們在熱天都看着這裏面像蒸籠，不敢進來，只有我前幾年上北京，和朋友進了韓家潭一家班子，裏面寬宅大院，樹老風多，真是安樂窩，你這兒雖不及那裏，可是也能舒服的過夏天了，秦雲撇撇嘴，道，這裏便是皇宮內院，也不和我相干，明後天我就跟你搬出去住了，在梧裝作一驚道，怎麼……：你不是說還要混個一年半載麼，秦雲搖頭道，那是我沒見你的話，如今天緣湊巧，老天爺把你給我送了來，要教我再離開你就不能了，難道你不願意咱們早到一處麼，在梧一聽，心想自己借他的話，向遠處推托，那知她竟正式把前言作廢，抵死相纏，自己可真沒法再推了，現在若說請她話應前言，繼續賣笑，以備日後家庭生計，這雖是權辭，也覺不忍出口，只可低頭悶飲，秦雲湊到他身邊，端起他面前的殘酒，一飲而盡，又替他斟滿，笑道，咱們每人再喝一杯半，吃些點心，就歇着吧，在梧漫應道，怎麼單得喝一杯半呢，秦雲道，每斟一杯，你我各喝一半兒，共合三盃，不是每人一盃半麼，說着手擎酒盃道，喂，你……：你今年有二十沒有，在梧道，我已經二十三了，秦雲道，生日呢，在梧道，我生日正在登高的那天，秦雲道，九月九麼，在梧方一點頭，秦雲已把酒盃遞到他身邊，道，弟弟，在姐姐手裏喝一口，在梧才知道她問自己年歲生辰，就爲得說這句情話，心想她這人不容容貌光艷，感情熱烈，而且別有一種情趣，介乎婦人和少女開鬧媚妓之間，自己只因有情宜存在心坎，以致她的甜如蜂蜜的風情，進到自己心中，和倩宜的影象一相化合，便成了澀如黃連的苦酒，所以不敢深嘗，辜負了她許多巧言媚態，倘以前未遇倩宜，今日和她安心適意的享受，這溫柔鄉中的滋味，也足令人樂而忘死呢，想着不由自主的呷了半盃，隨又向秦雲臉上一望，只見她還帶着方才的啼後顰眉，愁餘俏眼，只朱唇淺綻，雙頰浮着一層淺笑，瞧着不由心裏微動，就在這時，秦雲本來緊挨着在梧的大腿，竟漸漸侵畧過來，微一欠身，半個身子已移到在梧懷裏，在梧猛覺通體乍涼，忽又烘的

發熱，神思一陣昏迷，自知已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，世人遇着患難，全叫喚救苦救難的觀世音，在梧此際，不知怎的，竟也有他自己心裏的觀世音出現，在秦雲豐肥的玉股，只隔了一件綢子中衣，緊壓在他身上，在這大暑天裏人的肌肉，都有黏性，而且向外散熱，突然接觸起來，在梧隔着衣服，就已感到她肥滿肉體的滑膩，而且在梧的腿部較細，秦雲的大腿根兒，上連臀部，非常粗大，更加較為柔軟，把在梧的腿嵌入腿底，在梧想喚觀世音已來不及，便攬住她的腰兒，情不自禁的也說出真話道，秦雲，你真漂亮，我不瞞你，從在胡家時候，每次和你見面，我雖然沒有邪心，可是總嫉妬胡胖子的艷福，很抱怨老天不公，怎教花朵般的人兒嫁到那樣蠢豬，秦雲笑道，你嫉妬他麼，世上凡是自己弄不到手的，方才嫉妬別人，你敢說沒想着我麼，在梧道，我那樣身分，怎敢妄想，秦雲道，就算不敢吧，難道你心裏沒一點惦着我的意思，在梧道，那怎能說沒有，秦雲道，這樣說，你從早就想着，倘若我能得到胡胖子的太太，是多麼快樂，是麼，在梧此際怎能辯白自己並無此意，就笑着點頭，秦雲道，現在我嫁了你，可合了你的意了，秦雲說着，就側了臉兒，將左臂搭在他肩上，笑迷迷的星眼微賜，柔情似水，在梧瞧着她正在迷離，秦雲說完又一凸櫻唇，在梧忍不住就迎上去，接了一吻，秦雲將粉頰偎着他臉兒道，你這可實心實意的愛我了麼，在梧聽了這句話，似乎很是耳熱，忽然心裏的觀世音出現，倩宜影兒像在眼前一幌，立刻悟到以前倩宜也會對自己說過同樣的話，立刻悚然自警，但表面上還得點頭承認，秦雲似已喜不可支，拿起業已斟滿的酒杯，自己呷了一口，忽然啞的一聲，將一口香唾吐到杯裏，向在梧道，你真愛我，就喝了這杯，可是酒已被我弄髒了，在梧原是蕩子出身，風情目意，久已慣經，在粉黛叢中，也是個識趣的人兒，見秦雲這樣，明白是試探自己是否真心愛她，就將手托着秦雲的玉腕，一飲而盡，秦雲的秀眼向他面上溜了個圈兒，就又斟了一杯，自飲入口，然

後凸着腮兒，鼻中微作哼聲，在梧忙又一仰頭，將她口中的酒度到自己口內，秦雲格的一笑，就扶着梧肩兒，輕輕立起，把擺着酒看的桌子，推出帳幔來，回身推着在梧道，請起，我要收拾了，在梧此際知道已到最緊要關頭，今日一結孽緣，便算註定日後的無窮冤業，但已落入迷魂陣裏，萬萬無法擺脫，而且也已深受秦雲迷惑，連薄情的話都不敢說，更莫論作薄情的事，只可暗地嘆息着說了句倩宜你原諒我，便立起坐到旁邊軟榻之上，秦雲將床頭軟枕搬開，原鋪的涼蓆他捲起放在一邊，另換了一鋪新蓆，然後用毛巾蘸着冰箱底冰化的水，將蓆面拭了一過，又放低電扇吹乾，由衣櫥內取出一幅淺碧色綢子夾被，打開散鋪在床上，才拍着枕頭道：你先上去歇着，我還洗臉呢，在梧道，不必，我坐着瞧你洗，秦雲笑道，我不教你瞧，在梧道，怎麼，秦雲道，你這麼聰明的人兒，難道還不明白我們女人的事，我們女人能得男子的愛，就因為男子只看着我們好看，却不明白我們為什麼那樣好看，這是個悶兒，倘若我們上裝的秘密，都被你們男子看見，明白我們柳葉眉是軟木灰描的，櫻桃口是唇膏抹了，臉上黃皮黑斑是脂粉遮蓋的，這就像吃酒席的進了廚房，瞧見那些不乾不淨的材料，誰還願意吃啊，在梧道，你既明白這道理，怎麼對我明說，秦雲道，我不怕，人家都好倒扯，我只覷着這張天然的臉兒，化裝品的錢，我花的最少，除了喜歡香水以外，胭脂粉和我都沒什緣分，所以你看我在燈花時候是這樣兒，到明天早晨他不會變，在梧道，那你何必在睡前洗臉呢，秦雲笑着呸了聲道，你好糊塗，在梧才明白，她所謂洗臉，裏面還包括着許多別的事兒，不過把洗臉這個名詞代表一切，爲得說着好聽罷了，這就和當代文學家，出一本小說集子，內容已涵蓋十多篇，却把一篇內容最爲得意，名字較爲漂亮的，當作全書的題名，這雖然起於模仿外國人的皮毛，却不料竟與妓女半夜洗臉巧合，真是一樁妙事，這時秦雲又道，大熱的天，洗洗臉不涼快麼，在梧道，你得了涼快，我呢，秦

雲道，我不管你，我們伺候人的，怕人厭惡，所以要乾淨，你們大爺，請隨尊便，我若說教你洗臉，你該猜我嫌你臉髒，若教你洗腳，自然猜我嫌你腳臭，在梧不等她說完，便道，你這是和誰說話，把我當作花錢客人了麼，秦雲聽了，吃吃笑着，撲到在梧懷裏，低語道，我發昏了，哥哥，你打我個順嘴胡說，在梧道，這話倘若出在我嘴裏，你該氣哭了吧，秦雲道，是呀，所以你該打我，做戒下次，在梧輕輕擰了她粉頰一下道，好，我打了，秦雲道，幹麼蝎蝎螫螫的，你着實的打，教我記心，在梧搖頭笑道，我怎捨得真打，等會兒罰你，秦雲道，怎麼罰，在梧向床上一指，秦雲看了，好似觸了癢筋似的，通身肉動，嚶嚶一聲，眼兒眯成一縫，口裏罵着損德的，手兒却向在梧脇邊一伸，在梧忙一閃避，秦雲已然離開，按了一下床頭的喚人鈴，隨開窗外有人叫二姑娘，秦雲便吩咐幾句，少時便聞帳外有兩三人脚步，似乎抬進一個大浴盆，隨着有注水之聲，因為妓館中照例沒有浴室的設備，像秦雲這樣排場，還算很講究的，須臾帳外人聲已渺，秦雲才掀帳出去，須臾端進一隻臉盆，內盛溫水，有雪白的毛巾搭在盆邊，秦雲放在屋榻小几上，向在梧道，你自己洗臉吧，我不陪了，說完嫣然一笑，又出到帳外，在梧也因天氣悶熱，身體汗黏，就脫了上衣，稍稍洗滌，這時秦雲離開面前，沒有美貌和風情壓迫，心緒稍清，不由把倩宜又湧上心頭，自思與倩宜相愛經年，一直發情止禮，除去談心握手以外，沒有作過絲毫越禮行爲，有時自己情不自禁，對她作幽會的請求，她却正色拒絕，只求我把她看作終身伴侶，加以尊重，這固然是她小心，恐怕萬一春風無心，桃花有意，弄成五更結子，定要春光洩露，她一個居孀的人兒，如何禁得這惡名，雖然由於這個原故，却也看出她終是大家閨秀，能够以禮自範，並非蕩婦淫娃的行徑，但她雖然守身如玉，可絕非冷淡，每次相聚，那種種足以令人銘心刻骨的蜜意柔情，每每別後經旬，尙自回味不盡，由此可知她的重情輕慾，對我寧許終身，不許

一時，自己敬她品格，感她情義，才立志洗心革面，將蕩子變作端人，預備將純潔的身體，和她結婚，那知半途竟遇到這等陷阱，自己一經失足，業已無法振拔，當初所立的心愿，苦守年餘，如今竟守不住了，想着不由嘆息出聲，徧巧帳外隨着他的嘆聲，也起了一陣浙瀝的微響，在梧知道是秦雲在外邊入浴，弄水作聲，立時心神便移到帳外，因為夜深籟寂，距離又近，所以聽得十分清楚，連秦雲用手搓着腿際肌膚，和擦抹香皂的聲音，都可以分辨出來，帳外雖然未曾亮燈，在梧望着帳幔，心中虛擬着外面秦雲玉體無遮，橫陳盆內，帶着脂香粉膩的水，輕漾着玉潤花嬌的腰身，真是一幅迷人的圖畫，而且想到就浴的原因，更覺神思繚亂，尋思少時這出水蓮花，就要到了自己懷抱之內，不由神魂飄蕩，忘了身在何所，就舉步走到帳邊，他並沒想掀帳窺視，但因手裏擎着毛巾，正在擦拭臂膊，那影兒照在帳上，被帳外的秦雲看見，就只當他要掀帳子，忽的嚶嚶一聲，叫道：你幹麼探頭探腦，看我撩水潑你，在梧忙道：我沒看你啊，秦雲道：那麼你君子自重，請望裏站，在梧聞言，就向後退，把影兒離開帳上，外面也寂靜無聲，在梧獨坐床邊，隱隱聽得遠處來絲竹之聲，心想當着這涼宵靜夜，想不到在這裏重享繁華境中的趣味，人生最得意的時光，便是這佳境將臨未臨，心裏虛摹着佳境中的趣味，古人所說美酒飲來微醉，好花看待半開，就是這個意思，正想着忽聽秦雲低聲唱道：小冤家千萬你挑上了我，今夜晚由着你性兒樂……：……：底下聲音漸低，聽不清了，在梧原是此中的風流隨何，浪子陸賈，聞聲便知她唱的是時調留熱客，這幾句淫艷的詞兒，更使人蕩魄鎖魂，外面歌聲才止，便聞拖鞋梯踏作響，隨着帳兒向兩下一分，秦雲穿着件銀灰色的紗睡衣，飄然走入，如雲的秀髮，已用銀卡搖在頭後，那出浴的玉容，更在潔白中添了一層紅暈，紗衣薄如蟬翼，軟若雲羅，燈光射入衣內，把玉體的膚肉都給反映出來，在梧瞧着她似乎變了一種風韻，方自一怔，秦雲走進點頭笑

道，受等，受等，你還不歇着麼，在梧還未答出話，秦雲手仍拉着帳沿，似將後退，道，你真不聽說，招我生氣，你不上床，我就躲開你，在梧唯唯，連忙脫鞋上床，招手道，你還等什麼，上來吧，秦雲笑着走進床前道，好弟弟，老實躺着等我，我還得收拾呢，在梧道，還收拾什麼，秦雲道，你瞧啊，說着就把房裏的紅色燈全熄了，另開了床頂上一盞淺碧色的十燭光小燈，隨手又把電扇關上，在梧心想她真是考究，在這暑夜之中，燈光一變爲幽暗，雖然把電扇止了，依然似有涼風習習，而且使人心

中別生一種靜意，又在碧光中瞧秦雲時，見她也一變方才的光艷而爲幽秀，隱然帶着一種仙氣，這時秦雲又移小几到床邊，放了兩隻暖瓶子，和紙烟之類，在梧道，你何必受這累，幾時渴了，冰箱裏有得是汽水麼，秦雲呷了聲道，你是三歲孩子，不懂人事啊，半夜裏還吃涼東西，誠心傾我麼，在梧方自一笑，秦雲伸着纖手，好像要打他嘴巴，在梧嚇得一閉眼兒，秦雲已一扭嬌軀，坐在床上，在梧忙向後躲，要勻出地方給她，秦雲已側着身兒，倒在床上，將在梧的腿作枕，伸手取了支紙煙燃着，自吸了兩口，遞給在梧，在梧吸着正要說話，忽見她雙目盡闔，櫻唇緊閉，只鼻中香息微微，似乎將要入睡，就叫道，喂，秦雲，你困了麼，躺好了睡，這樣多不舒服，秦雲却理也不理，動也不動，在梧明知她是假裝，就顫着腿兒擾她，秦雲仍不睜眼，却舉起手搖了兩下，似乎教他少安勿燥，在梧只可靜靜低頭，瞧着她海棠春睡的妙態，只見秦雲的櫻唇越閉越緊，口輔微動，頰上漸漸浮起一層笑意，隨見唇角向兩邊擴大，隨又閉攏，如此數次，在梧已看出她忍不住要笑，就自語道，哟，一個蚊虫落在你脖子上，要咬着可怎麼撓癢啊，說着就伸手向她臉上一幌，秦雲忽然嗒味一聲笑了，睜開眼瞧着在梧一張嘴兒露出瓠犀玉齒，作勢說道，你敢抓我的癢，我咬疼你的手可別叫喚，在梧笑道，你一醒就得，我幹麼還抓你，秦雲指着在梧道，你真猴兒拉稀，小人兒壞了腸子，在梧道，我不逗你，你要睡到幾

在梧倉卒掩飾道，我只可惜咱們相遇太晚了，秦雲聽了這話，挽住在梧脖頸嘆道，只要咱們同心合意，白頭到老，也不算晚，不過我的年歲大了些，眼看青春就要過去了，在梧道，咱們一樣歲數，你的青春過去，我的青春也不會停留，秦雲道，不對，你們男子一世都是青春，我們女子青春就是紅顏，顏色一不紅了，青春就告了辭，在梧道，男女中間，只要有了愛情，就不在乎什麼青春，你看世上常有年歲不般配的夫妻，也照樣感情很好，秦雲道，你說的那是老夫少妻，可見過老妻少夫還親親熱熱的白頭到老麼，在梧道，你說的那是尋常人，難道咱們的姻緣，也和尋常人一樣，何況你我年歲相同，怎能分出老少，秦雲道，可是時光專欺負我們女子，男人到四十歲還算正當年，女子一過三十，就是老太婆了，在梧道，你不必慮得這麼遠，就是過了今天，明日你就白了頭髮，我也照樣愛你，絕不變心，秦雲聽着，偎到在梧懷中道，但盼你心口如一，我就沒白來這一世，說完二人相視無語，只眼中眼色傳情，他們在這美景良宵，所以不惜辜負時光，說了這許多的空話，並非要竟夜清談，却因雙方全都早已情不自禁，恨不得急成好事，反而就悞了，在這等於洞房花燭的初夜，兩人却不免有些矜持，雖然各把私衷傾吐淨盡，再無隔膜，但對於這第一次的相親，却全不願露出急切，在梧處於被動地位，他只望節節應戰，秦雲若不相迫，他也不願轉為主動，秦雲固然對在梧熱烈追求，迫他答應了嫁娶之約，久遠的局面既已決定，對眼前的歡愛，便不敢過於激進，恐怕在梧疑她是淫蕩之人，於是只自暗弄風情，要勾惹在梧反客為主，向她發生暴動，兩人這樣矜持，自然動作少而言語多了，最後還是秦雲聽得帳外的鐘，響了四下，外面天色微現曙光，她心想再一俄延，這美滿的良宵，就將虛度，便假裝打了個呵欠，道，我有些睏了，咱們躺好歇着吧，在梧自然不持異議，二人就雙雙共枕而臥，秦雲頭方着枕，便已閉目合眸，悄然而睡，在梧大出意外，心想她居然能够平靜無事，度過這一夜

，可真難得，由此可以看出她強迫挽留，並非貪圖歡樂，而是爲着和我商議終身大事，如今大局已定，便自寧帖睡去，她真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，只看她先前熱烈的情形，自己料着此夜還不知如何疲於奔命，那知結果竟然過了個清如水靜似禪的良宵，可見她所說二年來暗地傾心，表而不露形跡的話，是千真萬確。她若非注重終身歸宿，豈能看輕了眼前歡愛呢，自己今夜脫過這一關，雖然暫時保全身體的清潔，不致立時負了倩宜，但秦雲這樣行爲，就更使自己對她敬重，對她迷戀，萬萬不易割捨了，在梧想着，也不敢去撩撥她，正待靜已向夢鄉深入，但旁邊的秦雲，却不像在梧所想的那樣高尙，她因爲在梧毫無狎媚之意，她自己又不好意思，在燈光照耀之下，公然作出冶蕩之態，才想出這個方法，息燈睡下，預備借黑暗遮蔽了羞恥，假裝睡夢中轉側，向在梧作肉感的侵略，使在梧漸漸不能寧忍。起而抵抗，就算進了她的圈套，秦雲主意決定，過了一會，聽在梧悄無聲息，又怕他真睡着了，竟假作嬌呻一聲，翻轉嬌軀，臉兒已挨到在梧頰上，隨把一條粉腿揚起，向在梧腿上壓了下去，那知也是老天故弄狡獪，好似爲着要他們履行註定的孽緣，不願破了在梧愛重她了迷夢，就在秦雲腿兒已起未落之際，猛聽樓下有極暴厲的叩門聲，同時有人高叫開門，秦雲聽着心中一驚，不由把腿縮了回去，就慢慢坐了起來，心想天已將亮，難道這時還有客人到來，而且聽這粗暴的行徑，更不像是嫖客，想着忽聽樓下似有夥計和門外問答，隨聞大門哄噓一聲開了，接着便有很雜亂的步聲，似乎進了樓下堂屋，便行上樓，有人高喊你們新進店的花又春在那間屋子，秦雲一聽是來尋自己，立刻大驚失色，暗想聽這聲息絕非好事，必是什麼人來要對我不利，但我頭一日進班，並沒得罪過任何客友，怎會出這岔兒，又想或者是從良前的老客，忽然聽到我二次出山，就急不能待的在夜裏來過訪，只是花錢客人，怎會像打羣架似的來打茶園，秦雲想着，忙一凝神，想到事已至此，也不管來者好意歹

意，反正總得和他們見面，隨機應變好了，正在這時，就聽來人已到樓上，似乎有五六個人聲音，亂問花又春在那屋，樓上夥計問他們找誰，隨聽一個人大聲道，你媽的耳朵聾了，我們找的是花又春，教她出來，另一個插口道，花又春屋裏的住客姓呂的，快出來跟爺們打個照面，秦雲聽外面的人初說來尋自己，繼而又說尋姓呂的，立時心中有些明白，因為秦雲在未嫁胡百甫之前，曾和一個姓呂的頗爲要好，那姓呂的名呂斐章，是一家顏料莊的少東，年在三十多歲，人品俱是不错，秦雲和他感情甚好，但呂斐章家規既嚴，正室又兇，秦雲深知其詳，所以二人只作成風塵中的膩友，並沒有久長的希望，無奈外人竟疑他二人情意固結，不可分離，尤其是胡百甫，那是正對秦雲大發狂熱，只恐被呂斐章捷手先得，就用金錢運動老鴿，聲言要娶秦雲爲妾，初以爲呂斐章必然爭奪，那知他竟拱手相讓，秦雲也因眼前無可嫁之人，又知道胡百甫一半殘廢，以爲樂得藉他自由的階梯，暫在他家度清靜時光，以後再徐圖出路，也未爲不可，因此才嫁了胡百甫，以後秦雲在胡家二年多，完全度着清閑日月，以息往時風塵中的勞苦，所以十分規矩，但是胡百甫却把呂斐章這人印入腦筋，只恐秦雲仍和他暗中來往，監察甚嚴，因爲秦雲和一位女友吳四太太，感情甚好，過從頗勤，胡百甫打聽出吳宅和呂斐章是舊親眷，疑心秦雲和呂斐章借吳宅幽會，大爲犯酸，就禁止秦雲再到吳家，夫婦曾爲此屢次齟齬，其實秦雲自從良後，一直未與呂斐章見面，這次秦雲由胡家出來，到驚鴻館懸幟，呂斐章却仍顧念舊交，在白天便邀集了幾位朋友，替秦雲打了三桌牌，秦雲見呂斐章身着布衣，像是穿孝，就問他二年來狀況如何，呂斐章言說別後數月，父親先故，妻室隨亡，現今正在鰥居，而且他沒了管束，言中頗向秦雲暗示着今非昔比，夙願可酬之意，秦雲雖感激故人多情，但因一心想着在橋，不敢接他的話，呂斐章也因來日正長，並未細談，就在這個時候，秦雲到旁的牌客房間裏酬應，在樓梯上

遇見在梧，定約分別以後，她就心神外驚，再沒精神對付客人，到晚飯牌局散場，論理呂斐章的資格情感，以及報效的優厚，却應該被秦雲留作入幕之賓，無奈秦雲心中只想着在梧夜中之約，不特沒加挽留，反而藉一個題目，把呂斐章和朋友們，全在十二點前打發走了，呂斐章念舊情深，毫無芥蒂，但秦雲本心却有些抱愧，而且今日所來了捧場客人，全是舊友，他們也全知道在先秦雲和呂斐章的關係，於是很多向秦雲戲謔，說她這次重入烟花的初夜權，當然要歸呂斐章享受，秦雲聽着頗爲刺心，但爲赶走衆人計，只得假意承認呂斐章今夜住在這裏，各屋客人聽了，都覺不好再坐，就陸續走了，秦雲才得清理房間，安排下迷魂陣事，靜靜等待在梧，至於外人，連本班中的男女，除去一兩個被秦雲叮囑接待在梧的夥計以外，也全不知有巢在梧這個人，真以爲今夜花又春若有宿客，必是呂斐章，所以這時秦雲聽得來人尋呂斐章，便在心中有了些蘆料，自思雖然呂斐章並不在此，來人失了目的，或者可以無事，但房裏有個在梧，恐怕來人胡亂作鬧，也自可虞，想着立刻把心一橫，整了整睡衣，將衣上腰帶緊緊，一開門便走出去，隨手又把門兒帶上，挺身當門而立，只見來人約有五六個，都是三四十歲的壯漢，橫眉豎眼，氣勢糾糾，爲首的一人，身量特別高大，面似紫茄，一雙凸起的龍睛魚眼，雖然向人平視，但瞧着總像眼光上翻，去看他自己的梆子頭，因爲頭額和眼都太凸了。於是鼻子特別低窪，以資調劑，除了鼻頭突起，以容納兩個鼻孔外，上面直尋不出絲毫痕跡，好像上唇之上，平地生出一座火山，上有兩個巨大的噴火孔，但這火山想已死了，並不見有火噴出，倒只向外噴着奇臭的氣味，尤妙的是鼻下的嘴，左嘴角似會生過惡瘡，所以肉上聚成一朵紋縷顯明的菊花，把持住肌肉的活動，使口的開闔不能向左發展，只可向右侵略，因之他的嘴竟歪到右面腮邊，那朵肉菊花却佔了正中地位，這一顆大好頭顱，已然奇怪可怕，再加他身上竟穿了一件顏色極嬌嫩的淺湖色的祥雲紗長

衫，但領襟兩處的鈕子，全都散而未扣，露出裏面小衣袋上所掛的金表鍊，秦雲一見，便知道人是流氓首領，看樣兒出身必然極窮，架上這身行頭，最多也不過幾月，因為處處顯露暴發之態，俗語所謂吃不得味兒，穿不得樣兒，就指的是這等人，秦雲瞧着，心中一打轉，那大漢也已瞧見她，不顧和夥計糾纏，就轉臉指着秦雲道，這是花又春吧，秦雲不等夥計答言，就從容答道，不錯，我叫花又春，沒領教先生貴姓，找我作什麼，那大漢初見秦雲，已被她美色所炫，此際又見她態度大方，語言清脆，毫無懼意，不由把氣餒滅了好些，就拍着胸膛道，問我麼，我名叫張三海，有個小小外號，你去打聽打聽，誰不知道……他說到這裏，後面的嘍囉已同聲答腔，替頭兒報名道，誰不知道嚇嚇揚名的狗閻王張三海……原來這張三海本是乞丐出身，久在大街小巷，偷人家的狗，剝皮售賣爲生，但狗類也多抵抗的英雄，偷取大非易事，弄得不好，既然難逃狗吻，還要被人發覺，所以偷狗也必得有特殊的技術，張三海就專長此道，無論何種的狗，只要被他瞧上，性命就算交代，因此才得了狗閻王的綽號，而且他本來名叫四海，只爲由乞丐歸入流氓隊伍以後，仗着心狠手黑，漸漸有了聲勢，被舉爲數十流氓的首領，儼然成了街頭一霸，從此也交結同道中名人，大長見識，他聽人說南海是觀世音菩薩管轄之地，不敢與神仙爭衡，便減去南海，改名三海，這張三海聽嘍囉呼喝，覺得這樣對待女子，太不英雄，就揮手罵道，後站，別雞毛喊叫，這是乾飯嫩肉吃多了的毛病，說着才向秦雲道，你是花又春，我們找的也是你，你房中住客姓呂的，教他出來，就沒你的事，秦雲笑微微的道，您和呂二爺是朋友麼，找他有什麼事，張三海答道，就算是朋友也好，你快叫他出來，說着又高喊道，呂斐章，小子，你縮在媽的口裏，不敢探頭兒呀，還等爺們進去抓你，職時務的，快連胳膊帶腿滾出來，遂雲將手一叉腰兒，仰面向張三海道，張先生，你這就不對了，我這兒是生意，房裏留的住客，你準

知道是呂斐章不是，幹麼這樣吵，誠心攪我麼，張三海道，攪你又怎樣，告訴你，小娘們，你先別着急，我攪了呂斐章的局，今兒反正還你一個住局，不能教你守空房，完了事我張三爺住你，秦雲聽着紅了臉，才想罵他，張三海已把秦雲推在一旁，舉腳將門踢開，回頭吩咐嚷道，哥兒們，隨我進去，把那小子抓出來，後面那些小流氓，聞言一閃而入，秦雲就在梧怕他們錯認了人，把在梧打壞，就拚命向房中奔去，想要保護在梧，無奈流氓正向內湧入，擋住門口，秦雲急得淚流身顫，喊叫聲嘶，等衆人全行進去，才得奔將進去，但耳中並沒聽見呼聲，衆流氓也沒有動作，散在房中，只見張三海作詫異聲道，咳，人到那裏去了，怎沒影兒，秦雲倚在門邊，向床上一看，果然沒有在梧，就見張三海已拉開帳幔，向那邊兒觀望，他手下一個流氓，也把電門捻開，秦雲提着顆跳動的心，料着在梧必在那邊藏躲，及至全室通明，秦雲把眼光放過張三海身邊一看，只見帳外也沒在梧的影兒，張三海望着手下的人，連聲詫異，秦雲却一塊石頭落地，再向衣架上一看，在梧外衣已然不見，立刻明白當自己已和張三海支吾之際，在梧已然由帳外另一裏門暗地溜走，秦雲方才所以那樣胆怯，只爲着在梧在內，如今見在梧已走，便放心大胆起來，走到張三海面前，大聲說道，你尋着姓呂的沒有，這通共巴掌大的地方，還藏得住活人，我們混世的也上花捐，奉明文幹的，不是犯私的事，幹麼大黑夜裏往房裏亂闖，我這兒便是藏着賊贓私貨，還是窩着大盜小偷，也自有官府來管，你們是那兒來的，這樣胡亂攪合，欺負我是女人呀，咱們有地方說理去，說着就要抓張三海的衣領，張三海進房撲了個空，已然洩氣不少，這時見秦雲吵鬧，就向旁一閃，隨即裝出嬉皮笑臉的樣兒，自行下台道，喲，姑娘，幹麼這樣生氣，房裏沒姓呂的，你就橫了，秦雲道，我不管有誰沒誰，這是我的房間，就不許混帳東西進來攪鬧，張三海一縮脖子，揮手道，弟兄們出去，你們渾身汗腥氣，別薰壞二姑娘的屋子，他手下噙囉

們也明白張三海急待尋梯兒下台，就都應了聲是，紛紛退出，張三海把手裏的大摺扇一撤，嘩然作聲，作出戲台上高登的亮相，抬起右腿，向秦雲一抱拳道，對不起，二姑娘，我走了，你安歇，秦雲見他要走，知道一天雲霧已散，但心中對他此來原因，尚在納悶，想要套問一下，就道，張先生，我瞧您也是位外面兒的好朋友，今天這事定然有個原故，要不然憑您這樣人物，還能攬我們麼，您別忙走了，坐下喝盃茶，我也明白明白您和呂斐章是什麼盞兒，若能了呢，我就約兩位出頭露臉的給你們兩下了，張三海瞧着秦雲，搖頭道，不瞞你說，呂斐章的鼻子眼怎樣長着，我都不知道，秦雲接口道，哦，這樣說是有人托您出來，張三海哼了一聲，再不答言，就要向外走，秦雲心中更加明白，忙走上一步，拉住他道，張先生，你這一走，可把我太看小了，好朋友到了這裏，難道我連杯茶也不張羅，你若真的不擾，教人瞧着，我們混世的簡直沒了味兒，張先生，不論如何你也得坐坐，說着就拉他坐在椅上，張三海想不到受她這樣優待，笑着嘴更歪了，正中的一朵肉菊花，也加倍凸起，不住顫動的道，我並非一定不擾，弟兄們都在外邊等着，秦雲本來對張三海十分厭惡，只爲想從他口中探聽消息，以明今夜之局，是真的來尋呂斐章爭敵抑是以尋呂斐章爲由，實際要對在梧有所不利，所以才忍着氣兒，和他敷衍，如今聽他提到弟兄，秦雲可再不願教那些人進來胡鬧，便高聲叫着外面夥計道，教他們幾位在堂屋坐着，開一打汽水，拿進兩瓶來，剩下的請他們幾位喝，說完秦雲又向張三海一笑道，你這可以坐會兒了啦，張三海此際見秦雲情意殷殷，不由生了誤會，只當她愛上了自己，涎着臉兒笑道，二姑娘美意，我怎敢不識抬舉，不過方才惹你生了回氣，那有臉兒再打攪啊，張三海這幾句話，由他粗鹵的心腸，拙笨的口齒中，不知費了多大的斟酌和氣力，才一字一頓吃吃的說了出來，秦雲聽着好笑，心想若在這時來湯他一下，不難探得實情，只是恐怕這混虫萬一認了真，以後橫生纏擾，

反爲可虞，但一轉想自己在和梧終身之約已定，最晚三數日內便能離開此間，現在便把張三海撥弄一下，料也無妨，任憑他日後來相糾纏，自己已還走高飛，怕他怎的，想着隨將秋波一轉道，張先生，我在二年頭裏，還沒從良的當兒，就常聽說有你這麼一位外場好朋友，別看我混世，可不像別的姐妹專愛俊頭，我這人天生爽快，只作興够樣兒的，張先生，你不嫌我們這小地方，常來坐坐，就給我增光了，張三海聽了這句，更認定秦雲不但打算交他，而且還想借用他的流氓勢力，因爲一般年歲較大的妓女，無不性情特別，有的爲着避免班主流氓和姐妹們的欺負，有的進一步想壓倒一切，橫行花街柳巷，施展女混混兒的威風，這兩種希望的實現，必須妍靠上個名高勢大的流氓，方能保障一切，但從此也就被流氓纏住身上，堅如附骨之疽，把皮肉之資，都須供給他們，妓女自身落到萬劫不復，還算小事，最可慘是想求脫他人欺辱的，雖然如了志願，但所交結流氓的欺侮，却是避免不開，另一種想借勢力欺侮人的，雖也得橫行霸道，欺虐他人，但她所交的流氓，就是報應，時時刻刻，承受喜則人怒則獸的待遇，如此代代相傳，人人受害，而妓女們很少有人醒悟，所以流氓終成爲鶯燕叢中的驕子，這時秦雲一透出愛慕的口氣，張三海以前本常見同類們春風得意，久存作得神仙夢也甜的奢望，此際見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人兒，揚着俏生生的臉兒，送着媚死人的秋波，再發出嬌滴滴的聲音，說出具有絕大誘惑性的話，他怎會不天旋地轉，魄蕩魂搖，就伸手去拉秦雲的玉腕，秦雲並不退縮，反把自己手兒舉得稍高，張三海的手方伸過來，秦雲四個並擺的指尖，已輕輕打在他手背上，發出很清脆的微響，秦雲同時笑吟道，你放尊重些，擺個大氣樣兒，日子比樹葉還長，幹麼教我瞧不起你，張三海見秦雲這樣打情罵俏，心中更覺承受不住，直想依照他素日在下等妓寮的作法，動手把秦雲摟抱起來，施以武力的溫存，但是他已被秦雲高貴的氣派，鎮壓住了，不特不敢現露本色，反而竭力裝

作文雅，想由小意殷勤上面博取秦雲歡心，於是急忙垂下手去，醜態百出的笑道。是是，二姑娘你可別瞧不起我，說什麼我都依着，秦雲點頭道，這才是漂亮人兒，往後咱們還不定交到那裏去，現在你且安靜的和我說話兒，張三海應了兩聲是是，隨又使出在低級妓館中巴結姑娘的手段，立起狗顛屁股似的，遞給秦雲一支烟，又替她點上，秦雲忍着滿心的厭惡和鄙笑，接過道了聲謝，張三海還覺得只點紙烟，不成其爲整套招數，於是還張望着要尋茶壺，替她斟茶，無奈這房裏根本就沒有那些東西，秦雲見他頭兒像播浪鼓似的，左右亂幌，問他要什麼，張三海道，我怕你口渴，想給弄碗兒酩酊的茶喝，秦雲搖頭道，謝謝你，我不渴，張先生，你這人真好，往常我聽見你的英雄名氣，只疑惑不知多麼豪橫，想不到竟是這樣好脾氣的人兒，張三海涎着臉兒道，我天生就是秉性溫柔，最不喜歡跟人發橫，秦雲暗罵方才是那個王八蛋和我發橫來，就笑了笑，道，是啊，所以我今天特別痛快，遇見你這投心思的人，這真是鬼使神差，把你送到我眼前，我若知道是誰把你架挑出來的，不但不恨他，還得知道他老大人情呢，秦雲這幾句稠得不能下箸的熱米湯，生生灌入張三海心裏，他心裏本已慾火熊熊，燃燒極烈，米湯遇熱而漲，生了化學作用，立刻又想動手動腳，秦雲微把臉兒一沉，道，真個的，你也教我明白明白，到底那個有德行的人，請你出頭和呂斐章鬧事，張三海笑嘻嘻的道，這倒不是人，是洋錢，我壓根不認識那個姓胡的，若不是他托出朋友，許給我錢，我犯得上給生人賣力氣麼，秦雲一聽他說出胡字，立刻把全局領悟，便道，哦，原來是一個姓胡的煩你來，這就對了，你可見過姓胡的本人，張三海道，我全告訴你吧，這件事來得挺怪，連我還不大明白，今兒天夕，我正在同福落子館聽玩藝兒，忽然有個販烟土的朋友高洪太去尋我，見面就強拉強曳，請我到鴻宴樓吃飯，本來他們烟土客兒，用我們的地方太多，常要請客抹嘴頭，我也沒介意，只想啃他頓便宜飯，來個吃孫不謝孫，

那知到了飯館，那兒還有個大胖子等着，高洪太給引見，說那胖子姓胡，素日慕我的名，想要交交，作東的還是他，我想反正是吃飯，管他誰請客，也得喂飽我的肚子，當時他們一讓點菜，我也不客氣，先要了解饒的大扒肉，又饒了個紅燒獅子頭，他們又讓教我再點，我就添上個米粉肉，高洪太更有狠勁，點了個什麼魚翅四絲，聽說這一樣就得上塊，那胡胖子心痛得順臉流油，我也不管那些，只顧把好東西往嘴裏扔，正吃着不解恨，討厭鬼高洪太發了話，說那胡胖子受了別人的氣，要托我給他挺腰，他的仇人叫呂菱章，怎樣混帳，不夠朋友，我聽着心裏有氣，原來把肉喂我，是爲着教我替你去咬人，把爺們太看賤了，當時若不是一塊肥肉正嚼得香，勻不出嘴來，定得罵他們一頓，再說桌上還有着干的好菜，引住了我，要不然，真就站起來甩手走了，秦雲聽着，暗罵你這沒見過飯的窮小子，還把個長官雲花膏往臉上擦，說給我聽，真不害臊，就道，底下怎麼樣呢，張三海道，那高洪太看我臉上難看，又不答腔兒，就不敢再絮叨，把那胡胖子拉在一旁，咬了半天耳朵，才又跟我商量，若把呂菱章打了，情願謝我五十塊錢，我一聽有錢，就答應了，可是他們又說完辦完了交錢，我不認頭，還是高洪太說合，算先給了我一半，約定那一半明天就交，我和他們分手，就尋了幾個弟兄，到一家賭局去耍了會兒，我本爲着耗時候，那知道搗了媽的大霉，一下子輸了毛二十塊，後半夜奔到這兒，又沒遇見呂菱章，這一來打草驚蛇，以後更莫指望找着他，那一半兒也算完了，我實走着背運，一出進，五十塊大洋錢滿涼，腰裏剩的這幾塊，我也不留着，說着眼望秦雲道，二姑娘，前兒我在市場裏一家鞋舖，看見窗上擺着各式各樣的高底鞋，才兩塊多錢一雙，你比個樣兒，明天我買一雙來送你，穿了馬路上一走，那風頭大了去咧，秦雲抿嘴笑道，謝謝你，我還沒穿過別莊的東西，張三海道，人家明明寫着鞋莊，怎麼別……別莊是什麼舖子，我還沒聽說過，秦雲道，管他什麼

莊，反正用不着你費心，隨說用腳向沙發下一指道，我這些破鞋，還不知道送給誰呢，張三海向沙發下一看，見那兒平擺着七八雙高底鞋，俱是十分精美之物，不由暗地吐吐舌頭，心想果然班子裏姑娘吃盡穿絕，經多見廣，自己這點慷慨意思，若是對待下三等的姑娘，管保可以弄幾十條魚，當時留住夜不算，還許從這雙鞋上弄熟了，說不定就變成小親家兒，去年那個賣零布頭的鬼子小吳三，不是用兩雙德國緞鞋面，一雙粉紅絲襪子，靠上了豆子地紅寶堂的小脚老三麼，現在這花又春偌大派頭，自己便出去上金店搶兩付金鐲子來，也未必能動她的心，簡直莫打算把財物買好兒了，好在她已經瞧上我這個人，也許以後一個大錢不費，弄個人錢兩得呢，想着又聽秦雲道，我還不明白，那胡胖子托你和呂斐章鬧事，你又怎猜呂斐章今夜住在這裏，就趕了來呢，張三海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是胡胖子告訴我，說這德餘里的驚鴻館，有個姑娘花又春，從人家出來，今兒頭天下車，呂斐章是花又春沒從良以前的老客，今兒必去捧場，十有九成要住在那裏，教我到驚鴻館，就打聽花又春房裏有沒有住客，若有時必是呂斐章，揪出去就打，絕沒錯兒，我方才到來，在樓下依着他的話一問夥計，夥計說有住客，我才奔了上來，那知你房裏竟沒個男人的影兒，這分明是樓下夥計賺了我，現在若不是咱們已然說開了，我一定找那夥計打一頓，秦雲這才明白就裏，自思張三海既已把實供招出來，應該急速打發他走了，自己好下樓去看，在梧桐在那兒，好叫他進來睡覺，想着就打了個呵欠道，得了，張先生，大人不把人怪，夥計忙了一天，睡得死狗似的，乍一驚醒，還會不順嘴亂說，莫說他們，就是我熬到這大天亮，心裏直難過，腦袋也大了，說着又一個呵欠，伸手向背後捶腰，皺着眉兒，表示渾身酸懶，難以支持，張三海向窗外一看，果然天光大亮，隔巷樓尖，已上日影，自知不好再坐，但又因這番意外的艷遇，既未得着些實惠，而且還沒有下文，若急忙便走，實覺心有未甘，就仍賴着不動道，你乏了，

咱們沒分拘，躺着歇着吧，秦雲看他有意纏磨，知道只好正式下逐客令了，便含笑向張三海招手，張三海一見，就立起走到她面前，秦雲低聲道，天不早了，外面還有好些人等着，你回去吧，張三海聽了，頗覺不快，方一打沉兒，秦雲又道，這裏面的事，你還不懂麼，夥計老媽，人多口雜，我既對你有心，絕不能把你當花錢的客，你體諒我就該避諱些兒，別教班子裏看出情形，說出閒話來，你說是不是，張三海聽秦雲已把他當作情人看待，大凡女子，越是對某人特別要好，越是怕人知道，即使無所畏懼，可以公開，也照樣要作偷偷摸摸的行徑，好像必得如此，才有趣味，而且流氓和妓女的結合，照例不能堂堂正正，因為流氓並非花錢的人，而且要受妓女的供養，但供給妓女財源的瘟生大頭，若知道妓女背後有流氓，絕不肯再花冤錢，間接孝敬她的姘頭，作雙層冤桶，勢必跳槽而去，風聲一播，這妓女立刻便要門前冷落車馬稀，背後的流氓，也要隨着失其倚恃，張三海現在既有大望於秦雲，又深明這兩層道理，自然很信從秦雲的言語，就點頭道，你的話對，我走我走，可是什麼時候來呢，秦雲道，你不要來了，告訴我你住的地方，我自會去尋你，可不定那一天，我才進班，這幾天忙極了，總得把頭一陣應酬下來，你可別着急，弄點兒錢，咱們富裕富裕，你耐住性情，日子長着呢，張三海聽着，覺得後望無窮，不由喜心翻倒，當下唯唯答應，但他的居處，是和幾個在娼寮旁鮮花水果的小生意人，合租一間房子，污穢得和狗窩一樣，怕秦雲去時恥笑，就道，我的家太遠，你若尋我，頂好到南市大興里門外的長興茶樓，到那兒一打聽張三爺，是人全知道，我每日常在樓上聽山東妞唱梨花片兒，秦雲道，好，我都記住了，你快去吧，半月以後，聽我的信兒，張三海似乎驚詫她所定期限遙遠，才露出失望之色，秦雲已然瞧出，忙沉着臉兒說道，你可不許再跟這班狐羣狗黨們再去亂嫖，別看不見你的面兒，耳朵可長，若聽說你在外面認識別的娘兒們，咱們就算一刀兩斷，你再

跪上門來也莫指望我理你，張三海聽秦雲把飛醋吃出了圈兒，在未發生關係之前，竟實行把自己當作情夫，加以管束，不特毫未因來得突兀而生疑惑，反而認爲秦雲愛他到了極點，也不想自己有何可愛之處，就迷迷糊糊的敬謹領命告辭，秦雲也不起身，看着他出到門外，又聽脚步雜沓擁下樓走了，立刻變了顏色，皺眉切齒的檢解恨的名詞，罵了幾聲，也就走出房門一看，見堂屋中只有方才應付張三海的那個夥計，在迎面大鏡子前坐著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似也在罵張三海那一羣，秦雲便問他可會看見屋裏的客人，那夥計怔了怔，回說從張三海上樓，他才驚醒，以後張三海進到房裏，他便在堂屋招待那羣嘍囉，始終沒離開地方，也未見房裏客人幾時出去，秦雲也明白在梧必是由帳後那個門兒出去，這夥計却一直守在這邊房門之外，應付張三海一班人，在梧出來時，他若能看見，連自己和張三海也全看見了，想着便樓下去，喚打更人詢問，原來這娼寮中的打更人，並不打更，只於守夜，一到半夜落燈之後，就要負起重大責任，嚴守門戶，直到次日正午爲止，因爲娼寮是特別組織，內部常有問題發生，大之如本班養女，生外心和恩客逃跑，搭班姑娘生意不佳，被債主逼得潛逃，小之如不敦品的客人，雲收雨散得其所哉之後，又吝惜錢財，不開局資，伺隙溜走，或者另有一種竊匪，以住夜爲名，把妓女哄得欲死欲仙，昏昏大睡，他却閉箱篋，搜羅細軟，藏在身上，然後託故而逃，這些事都是娼寮中的重大損失，爲要盡力防備，打更人的職權自然擴大，能够嚴厲限制一切人的自由，不得他的許可，莫想出入一步，人們在繁燈乍上的時候，出進娼寮的門，直如蜂蝶飛舞花叢，無拘無束，而且裏面的人也似乎優游自在，歡樂未央，真是好一個溫柔之鄉，但是那裏知道，午夜一過，萬燈齊落，表面上的光明轉入黑暗，實際上更從溫柔變爲兇慘，在這時候有許多的養女，苦挨殘虐的毒打，許多肉體遭受照例的蹂躪以外，尤其住在此中的人，立時受了監禁，打更人用鐵將軍把住門口，入者要受盤查

，出者更得攔阻，禁令森嚴，大有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之勢，所以秦雲要知道在梧蹤跡，必得向打更人詢問，這打更人名叫王大，正在前邊小院裏簷下的一條長板橙上坐着，那板橙上還鋪着件舊紅布棉被，想見就是他夜中的臥床了，秦雲每日進班，牌酒佔滿了全班的房屋，盛況爲近數年衰落的花叢所未有，每個夥計都分了十元以上的零錢，這更夫正自心神怡悅，打算着這筆巨款的用途，忽見秦雲由樓梯下來，世上最炎涼的地方，莫過於娼寮，不特對於客人，便是對於妓女，也是照樣，常見有一個鴿母管領下的雛妓，老大較紅，老二較黑，吃飯時老大便享受四菜一湯的例飯，老二雖同桌而食，但是下箸不能過她面前鹹菜饅首的界限，空望姐妹獨享佳肴流涎而已，下面的夥計老媽，也隨此風氣而寫炎涼，倘然某姑娘多上了兩撥客，某姑娘的客多給了幾元賞錢，某姑娘幾天沒有開張，這其間他們的顏色言語，都能由很微細的小動作中，分別出諂媚和怠慢的程度，使身受的人，快活得三萬六千毛孔，孔孔舒暢，反之則欺侮得一日二十四個小時，時時苦惱，真最利害不過，這時更夫一見秦雲，立刻從板橙上跳下，光着襪底，一隻踏在鞋上，一隻踏着磚地，也顧不得沾污泥土，肩垂手直，恭恭敬敬的道，二姑娘，您還沒安歇，昨兒可累着您了，我只當您……秦雲不耐煩聽他再說下去，忙道，我問你，我房裏那位巢二爺，現在那裏，那更夫怔了怔道，您說的是那位年青細高挑兒……秦雲點頭道，不錯，他在那裏，後面空房裏麼，夥計搖頭道，沒有，那位走了，秦雲愕然，心想在這娼寮上的早晨，等於平常人家的半夜，打更人職守所在，怎能放客人擅自出門，而且在梧昨日未曾作過場面，上下人等，全不認識，更不會知道自己和他的關係，在梧又是十二點後來的，打更人和樓下夥計，還未必曉得他是我的客人，絕無任其自由出入之理，想着便道，他怎麼會走……你怎麼放他走，更夫一聽，觸動他那卑鄙的見識，以爲秦雲內房裏的住客，方方趁嘈亂中走去，未曾開發夜

度之資，故而要來察問，就表功似的笑道，二姑娘，我這不是正要上樓回稟您去，又怕您已經歇着，所以打算過晌午再說，沒想您下來了，方才那幾個雜霸地上樓不大會兒，我正在樓梯底下聽着，就見有位年青的……那就是巢二爺吧，他老挾着件大褂，慌慌忙忙的下來，就要往外闖，我還不知道是您屋裏的客，只怕有什麼毛病，急忙攔住了問，他才戰戰兢兢，央我放他出去，我就說半夜不能往外放人，您是那位姑娘的客，倘若非走不可，得等我上去問問，他聽了我的話，才說出是二姑娘的客，恐怕那幾個雜霸地是來和他吃醋，才忙着要溜出去，躲避是非，教我快給開門，我那時就心他萬一是個荒唐鬼兒，要趁亂偷跑，馬虎局錢了，說着見秦雲面色不悅，急忙改口道，我若準知道是您的客，就開門讓他老走了，無奈一點也不認識，怕他別位姑娘的客人，冒着名號我，說着又低聲道，您不知道，三樓小屋裏有位搭住的六姑娘，出名的沒出息，從挪進來半年多，沒掛過一撥兒真花錢的好客，可專愛熱不三不四的血料，招呼他的，什麼樣沒品的人全有，上月掛上個澡塘子捏脚的，熱得打了連台，欠下四個住局，末後來了個小白臉不見面，還有一回，她上了個生客，當天招呼，當天留住，半夜裏那客人偷了她一隻手表不算，又溜進我們掌班的房裏，弄走好些細軟東西，沒等天亮，開了十塊錢假票子，大搖大擺走了，後來一打聽，敢情是個白錢，從那時掌班就教門上加緊，凡是六姑娘的客，更得特別小心，我們打更的可爲了難，六姑娘不但客人雜亂，連那不花錢只擾茶水的的朋友，一天都要來十幾撥兒，就是神眼計全，也沒法認得清，只可拚着勞神，只要是樓上下來的客人，便暗地多加仔細，從這上還惹惱過好幾位，誰想今兒又失了眼，我把巢二爺當了六姑娘的客，攔住不放，那位巢二爺着了急，問我爲什麼不放他走，我說這半夜走了客人，怕落包涵，巢二爺真是機伶，一聽就拿出兩張十元票子，教我回頭交給二姑娘放他先走，我才知道是窩的客，急忙把錢退給他，他再也不收，

只催着開了門，他就走出去了，說着又從被子底下，取出鈔票，舉着問道，這個交還，還是交櫃上，秦雲自聽這更夫說在梧已走，就腦中轟然一聲，似乎自己和在梧原來同居於一個與世隔絕，但極溫暖華麗的境界，如今在梧忽然破空飛去，把自己一個人丟下，眼前景況也一變為冷落荒涼，四顧茫茫，此身無主，直說不出是什麼滋味，早已木立如痴，打更人空刺刺說了許多話，她多半沒有入耳，及至心中稍為清明，聽到更夫逼勒在梧出錢，方才放他走去，不由切齒痛恨，直欲打他幾個嘴巴，暗罵你這混蛋，既知不該私放客人出入，怎麼讓他出門，即便他懼怕流氓，定要躲避，你也該把他藏到後面空房裏去，那樣等張三海去後，我還能對他解釋安慰，如今放他走，在梧那樣文弱的人，受過這番驚恐，就許不敢再來，何況你又在危急之際，攔門惡索，逼他拿出二十塊錢，我對他正不知如何溫存，你竟替我這樣得罪，真正該死，而且在梧近日失了職業，又担着一家生活，境況定然極窘，這二十塊錢，還許是度日之資，他本為小輩的事而來，並非有意來嫖姑娘，只因被我強留，方才住下，竟事逢恰巧的受了驚嚇，賠了錢財，說不定他因傷心而厭惡了我，即或不然，也難免因為在頭一天見面，便遇到這樣禍事，認為我這人太不吉利，或者嫁娶之約，從這上面要成爲虛話，想着不由心中好似長了草一樣，再站不住，也沒理更夫最後請示的話，只哼了一聲，就轉身上樓，關上房門，倒在床上，直悶睡了一天，反正這時芳心痛苦，只有自知，班中人還以為她是因爲受人攪擾，自己納悶呢，到了天夕，秦雲方才起床，悶懣也也沒吃飯，只教夥計向附近莊喚來一客杏仁豆腐，吃了一半，就吩咐撤將下去，外面已來了幾撥客人，都讓在旁人房裏，呂斐章也在其內，秦雲對別人都未應酬，只教貼身女僕去說姑娘今天有病，還睡在床上，很對不住的話，那些客人便都走了，秦雲才把呂斐章讓進本屋，呂斐章這人雖是商業根底，闊少出身，但舉止很爲大方，性情也極溫雅，算得是個很好的男子，秦雲也

深知他的佳處；無奈始終不能發生愛心，這也是緣法的關係，這時呂斐章進門，見秦雲顏色憔悴，比昨日大不相同，很驚異的問她怎樣了，秦雲就拉他坐在身旁，悄悄把早晨張三海來尋的事說明，呂斐章大驚之下，急忙追問詳情，秦雲道：「這事我全明白，咱們當初的交情，只有胡百甫知道，而且我在他的時候，常聽他說些對你吃醋的話，每逢我一出門，總疑我是和你有約會，這一次我從他家裏出來，他大約誤會是受你勾引，又料着我頭一天進班，一定留你住下，所以約出流氓來鬧事，幸虧我房裏沒有住客，那流氓撲了個空，才敗興走了，倘若我昨天留了客，萬沒有別人，一定是你，那可就不得了了，呂斐章聽了非常畏懼的問秦雲該怎麼辦，秦雲道：「胡百甫真是混帳，居然敢無事生非，我手裏有制他生命的把柄，不怕他囉唆，不過你是規矩買賣人，倘若一時不防備，吃了他的眼前虧，太不合算，所以我想你最好躲避幾天，暫時不必到我這兒來，我這兒自會托人，和那班流氓講說明白，再給胡胖子一點顏色看，以後可以平安無事，我辦完了，就派人去請你。」呂斐章自聞秦雲的話，嚇得心驚胆戰，就在秦雲訴說情形的這點工夫，他已如坐針氈，頻頻外顧，只怕那班流氓在這時又掩進來，及至聽秦雲教他暫避，急忙應了一聲，站起便向外走道：「好好，我聽你的信兒，再見，再見，秦雲本來因爲一心注在在梧身上，無意應酬他人，平常客友，尚可暫不理會，願來時就多納些貢獻，幾時嫌怠慢不來那也聽其自然，只有呂斐章，秦雲自始就覺對不住他，這時既不願直截明快的論與在梧已定終身的事說明，教他勿再想念，又不忍因循敷衍，和其他客人一樣玩弄，落到凶終隙末的結果，於是才藉着題目，把已經了結的問題，竟說成風雷火急，使呂斐章驚懼而不再來，她預料在最近便可正式嫁給在梧，對呂斐章就不斷自斷，不了白了；及至呂斐章聽了她的話嚇得顏色更變坐立不安，似乎恨不能插翅逃開這危險區地，秦雲看着知道自己嚇得太兇了，心中也覺抱愧，忙道：「你再坐會兒，現

在那班人萬不會來，即便來了，有我在眼前，也不能教你吃虧，呂斐章聽了，仍然搖頭，只說還有要事待辦，失神落魄的，連照例應付的錢也忘記開發，就匆匆走了；秦雲送到門首，望着他又一陣難過，心想呂斐章這樣規矩的人，自從相識以來，稱得起一步倆脚印兒，而且花錢有板有眼，今日若非實在嚇昏了頭，萬不致把這照例的節目忘了；不由深悔自己作劇太惡，有負故交，就先從牌桌抽屜裏，取出五元鈔票，放在茶盤之內，才叫夥計進來收拾，隨後又來幾撥客人，也都令女僕給擋走了，等到將近夜半，秦雲才對鏡理裝，又換了件紗旗袍，自己一人出離班子，衆人都以為他和那個客人有約，到屋頂花園納涼，也不介意，其實秦雲出了巷口，就在附近街上來回閒踱，一則消遣心頭鬱悶，二則還痴心妄想等候在梧重來，這兒立了兩三點工夫，直到夜深霧重，翠袖生寒，方才悽悽歸去，進房就寢，又展轉反側的思量昨宵何事，眼看與在梧好事將成，想不到竟來了個張三海攪局，倘若更夫懂得人事，把在梧藏起來，又何致害得我這裏咫尺天涯，相想無路，偏這混蛋竟把他放走，想着不禁切齒痛恨這兩入，但轉念之間，又想張三海和更夫並非禍首，根本全在胡百甫從中作祟，若不是他架出張三海來，此際在梧定還在這床上和我臉對臉兒說心說話，於是把怨毒又全移在胡百甫身上，思索直至黎明，打算出多少報復的主意，但胡百甫的販毒作惡，雖有許多把柄在她手裏，若一宣佈，定可使之身敗名裂，但是如何宣佈却是難題，倘若進一步向官廳告發，又必須自己出首，當此解決終身的緊要關頭，又那有餘力閒心惹這種麻煩，結果想來想去，仍應了夜晚千條計曉來都是空的俗語，她不再想報復胡百甫的遠圖，只求尋覓在梧的要着，思索到市聲大起之時，仍未想出個辦法，但身心都已疲乏過度，便昏昏入睡，下午四時後起床，草草梳洗，吃了點心，就又有客人陸續到來，這本是娼密中一種風氣，妓女無論姿色佳劣，但總有兩個生意興旺的時期，第一是清館經過梳攏，變成紅館人以後，

素日愛惜她而不肯作五丁力士的人，自然乘此良機，隨着哥倫布腳跡，來探這新闢的殖民地，另有一班貪圖便宜的登徒子，也因此朵嬌花，乍經攀折，鮮氣尚未全退，樂得出平常的代價，嘗上一嘗，因此由清而紅的姑娘，照例有此一期佳運，第二便是從良後重復落水的妓女，更有無限風光，中原其因，比較複雜，大凡人若認識一個妓女，頗有迷戀之心，但常因為走馬看花，俯拾即是，未曾加以重視，把到手具緣，輕輕放過，及至這妓女一旦突然從良，他才後悔當日領畧太疎，自失機會，再正追攀，而昔日呼來揮去的賤娼，如今已成遠隔雲端的美人，怎會不惆悵無端，自怨自艾，所謂繁華過眼輕消遣，過後思量總可憐，就是這個意思，倘然敷載以後，突又聽得這妓女重落風塵，有主名花，復變了無根飛絮，自然勾起前情，立刻飛上妝台，補償遺憾，這是一種最上等的，另外還有花叢姦賊，風月罪人，素日遊手好閑，却只倚仗俊俏面貌，華麗衣冠，溫柔言語，狡猾手段，去乞食歌姬，謀生行院，只要聽得某一妓女手頭富裕，就千方百計，竭力鑽營，只求以媚術博其歡心，取得姘夫頭銜，便可吃着不盡，而富貴人家納妓女爲妾，倘遇丈夫死亡，大妻悍妬，或是妓女不安於室，色弛寵衰，結果就要驅逐出來，當開閣縱颺之時，必要給以巨量金錢，名爲打發，實則希望妓女得到此種養身之資，另圖歸宿，不要重理故業，爲夫家稍保顏面，但在妓女方面，下堂後既對夫家並無好感，又豈肯代保令名，於是仍須落水營生，這一班無恥之徒，探得妓女挾金資而玩票，以爲大有可圖，自然趨之若鶩，這是一種最下等的，此外便是一些久慣走馬章台的花間舊侶，迷途將返，綺夢初醒，只剩了逢場作戲，每喜聚三五良朋，再合一二艷侶，在雨夕燈宵，尋賦友清談之樂，所以對不通世故的雛稚，和只解胡調的淫妓，絕對不敢領教，但若聞某處新來重行落水的大家遺妾，便要前去訪識，因爲這種人一則換過很大差別的环境，富貴榮華，煩惱磨折，却會閱歷，已非不更人事的風塵中人可比，二則她新

從人家出來，雖然羈縛盡去，難免故態復萌，但在發語行事之間，多少總還帶着舊家儀範，自這兩種好處，相對深談，必然別有風味；抱此意念去的，算是中間的超然派，常是適可而止，不事深求，於妓女雖無大利，却也不生禍患，秦雲這次出山以前，本只把第一種人列在預算之中，已經大有應接不暇之勢，不料進班後事實超過預算，第二第三兩種人，竟也有許多聞風而至，秦雲眼光既好，手段又穩，再加心裏存着個在梧，每見有油頭粉面，半男半女，或是甜言蜜語，不尷不尬的人，就毫無客氣的以冰桶相贈，至於走馬看花，不生野心的人，她也只行雲流水的應酬，沒工夫殷勤招待，所以二日之間，已有很多人知難而退，但來者仍然踴躍，秦雲這時聽女僕說樓上下已有七幫客人坐候，其中除了舊識，便是第一天新掛的回頭客人，不但本班中的空房都已佔滿，連同院姐妹的本屋，也給借用了幾間，秦雲尋思，照例嫖客不見姑娘，可以免開盤資，自己若再裝病，這許多客人，全都拍拍屁股走了，莫說班中要不高興，便是夥計老媽，空忙了半天，到頭落不着絲毫好處，也得背地埋怨，自己既尋不着在梧，一時沒法出去，身在此中，只好暫依班中規矩，敷衍幾天，想着便草草梳涼，出去到各房應酬，這一來可就不能再行規避，一直由白天忙到晚上，客人中有野心家帶了朋友，自告奮勇拉桌子打牌，秦雲因盼着在梧萬一能來，把本屋留着，不教讓人，但打牌的客，照規矩該進本屋，秦雲撒個謊話，假說本屋中昨天有熟客預約下了，這幫客人只得在空房中暫屈，那知這屋裏牌聲一響，對面房裏一幫自稱銀行界的，也當仁不讓，立起捧場，須臾便成立了三桌牌局，其餘無力作闊，或是不肯浪費的客人，聽得旁室中牌聲劈拍，笑語喧騰，好似敵人有意相逼，用飛機大砲來示威，立覺坐立不安，欲求保全實力，不敢輕言犧牲，只可作有計劃的退却，不大工夫，就走了五六幫，內有吃醉了的一位本地人，出門就短着舌頭，發出土音道，這娘們好闊傢伙，一拉就好幾大桌，洋錢簡直

像水兒了，讓人家行長局長洋行鋼面斗樂吧，想花一塊錢坐四個鐘頭，找一塊六毛錢樂子的，趁早另投門路，咱哥們這份色兒，老老實實給她個河北關，下，把洋錢存着，給老伴兒買付鍍金大白銀鐲子，你瞧老伴兒在炕上怎麼上勁，外帶還不要住局錢，……他同行的朋友怕人聽見，急忙掩住他的嘴，推着急走，那人還喃喃不休，也有身穿白花絲葛而搔首弄姿的黑大漢，滿臉連鬚鬍子，剃得青裏透光，出門撇唇嚅嘴向朋友道，咱上會道二三十年，別看臉子黑，專有一套特別工夫，什麼樣掉歪娘們，也禁不住咱逗弄，擱下遠的說近的，三仙班的大紫卿，咱不是一招呼就當天留住，第二天就給咱製了一件雙絲葛夾袍，以後打連台，沒花過一塊現錢，她還得墊零花，這不是咱吹，你也見過，今天這個茶園，可太教咱有氣，怎麼着，花又春只進屋打個轉兒，就不見面，臨走咱要條魚，她竟一扭頭出去，媽的這叫穿洋服褲的吃了育興賓，算咱自找挨窩，好好，咱兒要不托人攪她才怪，罵罵咧咧的走了，還有幾個搔首弄姿的荷花大小，身上穿的是人造絲或是起碼夏布長衣又較闊的也有白嗶嘰洋服，但出門就互相埋怨，這個說我把家裏交給買洋麵的錢都花了，怕回去老頭子鬧饑荒，昨天就沒敢回家，在馬路上轉了一夜，到這時還餓着肚子，你們硬說咱兒來打茶園，這花又春跟我有形兒，攏接着回頭，教她把咱甩到南牆上，這真倒了萬世的毒，我想着就得自殺，你們看哈哈可不咸，得給我湊錢吃飯，再打回家的主意，另一個道，別說了，你受用我也照樣用字加尾巴，再說這次來我還貼給你三毛錢，不是白跟着喝邊兒啊，你不說自己沒手段哄娘兒們，害我坐了半天冰桶，還有臉兒撒賴，說真了我就教你退彩錢，二人嗷嗷不已的走去，過半天巷中方才清靜，秦雲見客人漸散，稍覺心安，強打精神熬到牌局將完，她再耐不住性兒，便教女僕使了個手法，暗派一個夥計出去，到對門借電話打回這邊來，鈴聲一響，女僕拿下耳機，高聲說話，大廳王師長在南洋飯店請二姑娘串門，秦雲就到客人

房內告假，言說去去就來，主客們還都以爲自己盡過義務，今夜當有權利可享，看着時候尙早，局散之後再休息些時，秦雲歸來，便可同圓好夢，此際她出去串門，於大局似無妨碍，就都大方慷慨的說聲請便，看她走了，那知結局竟不能使他們慷慨到底，過一會牌局散了，這三房客人，自然各有黑籍朋友，藉酒又膩了許久，仍不見姑娘回來，有性急的，就問女僕，女僕預受了秦雲密令，這時便回說那位住在南洋飯店的王師長，脾氣極大，動不動拿出手槍打人，或者我們姑娘被他強留住了，客人聽了，覺得今夜好夢已有多半作不成，自然掃興，又過些時，天已十二點多，有位自稱久走花街柳巷，善講場面過節的朋友，竟大抱不平，對女僕發表意見，言說我們耗財買險，作完場面，你們姑娘便是沒把花錢的看到眼，不想留客主任夜，也該照個面兒，把我們酬謝走了，怎能生落在這裏，無論多麼紅的唱手，沒這樣規矩，說着又喊掌班的來，女僕也是個中能手，仍沉穩大樣的回說，我們姑娘並沒錯了規矩，不是跟您幾位告過假才走的麼，她去了被不講理的強留住，我們也沒法兒，您老爺們久慣花錢，天天買樂，還在乎這一天，二姑娘報答您的日子不是多了，客人聽女僕言下竟已表示今日無望，大有逐客之意，也大怒說道，世上那有姑娘串門，許被強留的理，要是人人這樣，姑娘一串門就不回來，窩子不全空了，你們怎不派人接去，女僕答道，二爺，您老可不知道，昨兒白天二姑娘被這位王師長請去，也是够了時候，我們教人去接，那位王師長惱了，拿出手槍就對夥計描準兒，嚇得夥計屁滾尿流的跑回來，誰敢再接去呀，客人聞聽，氣得大罵一陣，和朋友們穿了衣服，忿忿而去，其餘兩屋客人，稍爲和氣，但也等得不耐煩，隨後陸續走了，女僕因吃着秦雲的飯，不能不聽她使令，但是心中也覺得這位姑娘過於胡調，若如此不正經作生意，日久必要衰落下去，而且看她兩日間失神落魄，每夜藉詞出去許久，必是外面有一個花不起錢的恩客，或是早已結識的姘頭，在什麼地方相候，

所以她一到時候，就匆匆去相會，料着此際定和心愛的人，在錦帳香衾中快活，那知秦雲並不如其所料，此際却正自踽踽涼涼的，在街頭散步呢，秦雲所以出去固爲等候在梧，但她也明白，在梧若來，自會進到玳中相見，若是不來，自己在街頭等候，也是毫無用處，不過她雖然明白，却仍是想不開，好似她若出去等候，就許默默中感動鬼神，把在梧送來，而且在梧倘然來了，自己在街上能早見面幾分鐘，也是好的，於是她從十一點鐘出門，在街上踱着，見有客人出來，她就躲遠些，直過了十二點後，她料着客人已經走淨，在梧來的希望，也已渺然，待要回去，但又想到空室孤燈的淒寂景況，想思滋味，實在難以消受，還不如在街上多立些時，一來乘涼，二來使身體倦乏，回去或者容易入睡，及至溜到夜已深了，街上人跡更稀，秦雲仰望看街燈，心裏不自主的淒涼萬狀，由在梧的不見，想起自己的前途，由前途又回想飄蓬身世的可憐，從小兒受盡寒苦，到如今將花信，轉瞬紅顏欲老，雖然暫時美食鮮衣，享受快樂，但日久天長，如何是了，自己在姑爺長大，所見年長姊妹，結果最好的只有嫁人一途，其次便是甘心老子風塵，存錢買幾個養女，自爲玳主，最多的是醉生夢死，只圖眼下繁華，到了年老色衰，債台高築，便要按等下降，直落到地獄最深一層，磨折死了爲止，自己瞧着這等人，早已害怕，又不肯學那沒志氣的，終身幹這皮肉生涯，所以惟有立志嫁人，尋個好的着落，當日嫁胡胖子，原出於騎馬找馬的念頭，想不到在他家竟遇着如心可意的巢在梧，直費了經年心思，才得到今日的結果，那知好事多磨，在梧無意中投我而來，又無意中拋我而去，自己又不知他的住址，無法找尋，固然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天津地方雖大，只要用心訪尋，終不愁沒有相見之日，但自己天生脾氣，若不動心，還可忍耐，只要此心一動，使自無法禁制，當初從胡家出來，本打算進班子先混半年，多攢些錢，然後去尋在梧，同謀偕老之計，照先時的打算，祇能看得久遠，不計眼前，

那知和在梧這一見面，竟把自己的心都攪亂了，自前日歡情未終，乍成離別，自己這顆心，竟好似被在梧拴了去，一刻不能安靜，莫說日期久遠，便再有三五天不見他，恐怕就將憔悴死了，這兩日合起來，也沒了半頓飽飯，沒睡過半宵好睡，從有生以來，這還是第一次知道相思滋味如此厲害，她越想越覺淒苦，直茫茫然不知身在何所，忽然身上一陣微涼，抬頭看時，原來是下了小雨，在路燈光中，濛濛如霧，秦雲好似未覺，立着不動，須臾方舉步前行，他本該向南走，方可回到巷口，只因她一直向北遙望，不知不覺的竟往北走去，走出很遠，她才醒悟，便又轉身而南，這時雨漸漸大了，她身上旗袍全已沾濕，緊貼皮膚，寒氣由體外侵入心中，不由一陣發噤，她加快了脚步，急急前行，及至進了巷口，已走得嬌喘微微，因為風向關係，巷口內的西面，為雨脚所不及，竟還乾燥，秦雲心中惘惘，又加身體勞乏，並不直回班中，倒躲在那塊乾的地方，倚牆小立，望着街上平滑的道路，在路燈光照耀之下，薄薄的積水映成數道金蛇，又加落下的雨，濺雨跳珠，景色甚美，而且雨氣混濛，挾着土味撲入鼻中，使人覺着疏爽，秦雲此際却領略不到這種意趣，連她自己心裏也不知想着什麼，更不知意欲何為，過了不大時候，雨忽然又大了些，風向也似稍轉，秦雲所立之處，漸漸也受了侵畧，幾個巨大雨滴，打到頰上，使她悚然吃驚，凜乎不可再留，正想轉身歸班，不料就在這時，忽見街上有人走過，由北而南，秦雲初未注意，繼見那人徐徐走近，將近巷口，竟然足下趑趄，遲遲其行，秦雲猛然心中一動，不由撲了過去，正是，前日門中人面不知何處，今朝渡口桃花作意引來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相思藥餌同心結
翻作返魂香
有情緣白頭吟
催起還巢夢

且說秦雲正欲歸去，忽然看見有人走來，不知怎的，突起了一種奇異感覺，心頭狂跳，身體發軟，正在扶牆將欲轉身之際，那人已走過巷口，但仍自徘徊瞻顧，秦雲方自詫異，那人在行過巷口之時，因秦雲立處較暗，又被牆角遮掩，所以沒有看見，這時走過回顧，才發現了她，隨即立住一怔，似有驚疑之態，秦雲這時又如得了精神上的暗示，彷彿那人身上有什麼吸引力，不自覺的向前進了一步，那人忽的張臂叫了聲咳，這聲音入到秦雲耳裏，立時大悟，竟直向前奔走，拉住那人雨衣的袖，叫道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在梧……你……怎……到底來了，在梧痴立無語，半晌才嘆了一聲，秦雲好似怕他跑了，緊緊拉住，道，你怎不說話……你怎麼了，在梧摘下雨帽，任雨點洒到頭上，却把雨帽擊着自己腿際，顛聲說道，秦雲，我問你，這時候你站在雨地裏作什麼，秦雲悄然道，我也不知道，狠心的你自己想去吧，在梧一聽，立刻明白她忍受雨虐風欺，完全爲着自己，不由感動得熱淚湧出，和臉上冰冷的雨漬交流，拉住秦雲的手，頓足道，好，好，你好，我太……太對不住你，走走，咱們快回去，秦雲低語道，回那兒，在梧道，自然回你的班子，秦雲無語，便挽着在梧，一同入巷，到驚鴻館門首，見班子門已掩上，却山門縫中看得見裏面燈火，秦雲知道並未鎖閉，將手一推，門已開了，二人走入，樓下的夥計之媽，看秦雲身如落湯之雞，秀髮成絡的黏到臉上，還領着一個面生的客人進來，都大爲驚異，秦雲也不理會，和在梧一直上樓，到了她自己房中，她體面的女僕，已跟入張羅，秦雲只教她收拾茶水一切應備東西，都給放在幔外的桌上，便可去睡覺，不必伺候，說完就和在梧同入幔後寢室的一邊，她替在梧把雨衣脫下，連雨帽都擲到幔外，推在梧坐到椅上，自立在對面，注目端詳，好像看生人似，但眼圈和鼻尖同時發紅，猛一低頭，把狂湧的淚珠掉落地下，在梧並沒瞧出她流淚，只見她抬起頭時，在那黑而長的睫毛上掛滿了小水珠。在梧情知她這幾日思

於一時感動，說完自己後悔，這時被秦雲跟着一問，才想到這原故實不能說。但對方才所發的言語，又沒法收拾，只窘得期期艾艾，把臉都漲紅了，秦雲瞧着大疑，忙拍着他肩頭道，這是怎了，幹麼急到這樣兒，在梧立起掩面半晌，才發出恨聲道，秦雲，你把心白用了，我不是你意想中那樣有情的人，我實在沒把你放到心上，請你把愛我的心消滅，恨我，越恨越好……實告訴你，我今天來不是爲着你，只是來打聽小進的消息，要不然這驚鴻館永不會有我的足跡……在梧說着，身體已在打顫，說到這裏，似乎脚下失了支持的力量，向後一退，又跌坐到椅上，他的肘角恰撞到秦雲臂上，秦雲身體一歪，覺得非常疼痛，她緊咬銀牙強忍，眼兒注定在梧，怔了一下，隨輕輕坐到他身旁，低語道，你說的我全不明白，莫非遇了什麼事，把你氣壞了，好人，你靜坐會兒，沉住心，咱們慢慢的說，在梧把掩面的手垂下，拍得膝部發出巨響，凄然搖頭道，還有什麼可說，你別傻了，我憑良心不忍對你說謊，你這時越待我好，越是刺我的心，我若還敷衍你，簡直沒人味兒了，秦雲，我實說吧，前天我住在這兒，就不是本意，我和你說過已經有了未婚妻，並且有很多原因，寧死不能負她，我本心並非不愛你的人，不知你的情，只因恐怕和你有了關係，日後沒法解決，在我的身分上說，已不能納妾，在我對未婚妻的感情上說，更不能有第二個人，所以將來擠到不了的時候，勢必仍得拋棄了你，到那時你必致苦到極處，我也落個薄情的名兒，與其那樣，怎如起不生關係，我的罪孽倒可以減輕呢，秦雲聽着，顏色慘變，半晌才顫聲道，你說的都是真心話麼，在梧道，怎麼不真，我句句是良心話，秦雲道，那麼你就預備這麼辦了，在梧悲聲道，我豈止預備……早已辦了，秦雲哦了一聲，道，不錯，你從前天一走，就決定不再來，今天遇見我，還是出於意外吧，在梧道，倒不是這樣，我……我……咳我也不必瞞你了，從前天我走了，回到家裏，直尋思了一天，就是方才所說的那些話，最

後我才咬牙拿定主義，想不負我的未婚妻，也不害你，只有這個辦法，但是我心裏實在捨不得你，只怕一時把持不住，再來和你發生關係，自己愁得沒法，被我妹妹看出神情不對，追問起來，我只可把細情告訴她，她聽了刻不停留，就去把我的未婚妻倩宜請了來，秦雲聽到這裏，大驚失聲道，呀……請她……作什麼……在梧看了看她，淒然嘆道，我也不必細說了，當時我妹妹把我告訴她的話，原原本本都給報告了……結果，自然費了很多話，倩宜居然原諒了我，我妹妹又把我母親接回，主張着教我和倩宜提早結婚，我也不能反對，婚期就在明天了，秦雲聞聽，立刻顏色慘變，瞪目如痴，身體一歪，踉蹌倒在床上，心中一陣麻亂，似乎心肝五臟，都消歸烏有，空空茫茫，思想無所運用，只覺自己無論什麼都完了，這時既不知悲慟，也不知怨恨，神經全已麻木，過了半晌，忽格格的笑了起來，在梧瞧着心中發慘，深悔自己過於莽撞，對着秦雲手足無措，不知怎樣是好，最後才伸手輕輕推她，秦雲精神稍為清醒，悠悠的嘆出口氣，痛淚隨着流下，方覺自己已從美麗的夢境中落到失望的深淵了。雖知道在梧在旁邊推撼，她倒閉目切齒，不加理睬，明白這事已到了盡頭，對在梧無須多費口舌，受他幾句安慰，更惹傷心，自己希望終身，魂思夢想的人，竟這樣狠心拋棄自己，依自己的性氣，恨將起來，就該惡惡的罵他一頓，趕出門去，明天就尋西斐章，當日從良，教在梧看看，我陸秦雲不是沒人要的，並非廢物爛貨，尋不着主兒，定要賴着他，但想着似見在梧的影兒，在腦中一晃。不由心中又軟化，想到在梧這樣英俊人物，自己不是容易訪尋得的，而且這二年又爲他費盡心思，如今眼睜睜瞧着他飛出自己懷裏，不但萬不忍捨，更是於心不甘，固然他先已有未婚妻，不忍棄舊憐新，對我決絕，是正然的辦法，並且看出他有良心，只是我怎能贊成他這有良心的辦法，撒手把心上人放去，斷送一世的指望呢，秦雲想到這裏，忽聽在梧在旁低聲說道，秦雲，這實在太苦了你，

求你原諒我的苦衷，咱們但盼上天憐恤，再結來世姻緣吧，今世算我對不住你了，不過夫妻雖然沒望，朋友還可相交，從今天我就認你作親姐姐，我母親是極慈祥的人，我妹妹也極和藹，至於我那未婚妻，更敢担保不是嫉妒的人，咱們永遠結成親戚，時常可以見面，你以後嫁了人，我家就是你的娘家，秦雲翻身坐起望着在梧道，你的意思真好，我先謝謝，可是你前天已經許了我了，我也明白，那是受我迷惑，只是怎樣變得這麼快呢，你先給我說說，在梧略一沉吟，道，我不是和你說了麼，秦雲道，我問的不是事，是你的心，在梧道，我的心啊，也願意這樣快法，若不趕着結婚，只恐終歸要……害了你，秦雲冷笑道，難得你只關心着我，好吧，在梧，我以前只想嫁你，才那樣上緊，現在實明白自己沒有這種好命，再不敢妄想了，事到如今，也只好依你的話，咱們斷絕了吧，不過你方才的話，我可不能答應，你我只留個姐弟的名兒，就算罷了，以後我甘心認命，依照我們密兒的本等，去嫁個老頭兒當小老婆，更不想和你再見，任憑你家老太太和小姐怎樣和氣，也和我沒有關係，我不自尋傷心，這一分手，永遠你東我西了，在梧含悲道，你何必……這樣說，你還是恨我，秦雲搖頭道，我一點也不恨，不過我為你費了多少心思，如今只見了兩面，就要永遠分手，我真太難過了，只說你這一出門，不像摘了我的心去麼，說着又嘆道，完了，我雖落了場空，前天咱們還同床了半夜，總算結了一世緣分，也够我以後憶念的了，現在咱們臨別，我置一點酒菜，你和我痛飲一回，等我醉了你再走，別教我清醒着眼睛看你出去，就算你疼我了，明天我醒了也不再留，不出當日就離開這烟花巷，另尋自己的路兒，在梧聽了不由怔了一怔，情知秦雲把心傷透，才出此訣絕之語，最是後面數言，令人慘痛，大似古詩所謂便斟冽酒教奴醉，圖得不知郎去時的意味，但那還是幽默幽約，小兒女的貪戀情腸，如今她和自己直是生離死別，說出這樣慘語，實比刀挖心腑，還爲兇厲，在梧直有些忍

受不住，不自知淚滿襟袖，秦雲瞧着他倒笑將起來，怕拍他的肩頭道，你倒兒女情長了，這是咱們前生造定，今世無緣，我倒想得開，沒什麼難過，並且永遠記住你是不得已拋了我的，以後對你只有感激，絕沒怨恨，弟弟，你更不必傷心，且領姐姐這一席別離酒吧，在梧聽着她解脫而又諒解的話，更覺刺心，竟嗚咽有聲，拉住她要說話，又吃吃無語，秦雲攔住他的手，輕輕放下，自轉身出去，直過了半點鐘，還沒進來，在梧既悲且悶，也便倚着椅背，閉目欲睡，忽覺有一陣微風拂面，似房中靜止的空氣被人行步所帶動，睜眼看時，原來秦雲撩開錦幔，蹣跚向自己面前走呢，秦雲見在梧倦目初張，便低聲道，你很悶吧，酒菜這就來了，說着外面有人叫二姑娘，秦雲忙叫在梧移坐床上，自去將幔旁的房門開了，就見有兩個夥計，抬着圓桌進來，放在床前，就仍行退去，秦雲又把門關好，在梧見這圓桌擺着八個葷素菜盤，甚是精美，另外放着兩個酒杯，却没有酒壺，秦雲向在梧道，你看這菜還可口麼，天已太晚，飯莊材料已不甚全，包涵着吃吧，在梧這時那有心意評品肴烹優劣，聞言只可點首，秦雲便向冰箱上層，取出一瓶碧色的薄荷酒，和一瓶淺紫色的葡萄酒，放在棹上，開了瓶塞，向在梧道，你喝什麼，在梧此際，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漫應道，隨便那樣都成，秦雲雙手各執一瓶，搖動着道，你說，我好斟，在梧向來不飲薄荷酒，却素知葡萄酒味甘性柔，就指着葡萄酒說道，就這個吧，秦雲微微一笑，就給他斟上，又自斟了薄荷酒，道，我向來喝這個，兩杯就領暈，今天加倍喝四杯，足可以醉了，說着又把當頂的電燈開亮，舉起杯子，向在梧面前一遞，在梧只可舉杯相迎，兩杯相碰發出清脆的響聲，才各自飲乾，這時在此香巢綉戶之中，錦帳在前，華燈在上，一對璧人並肩偃坐，酒在杯中映着燈光，分外激灑，碧如春水晴波，紫似暮霞流采，及至飲入腹中，二人慘白的頰上，同時泛上醉紅，若有局外人由窗隙偷窺，瞧到這旖旎風光，定以為他倆在花搖雙影，酒作

合歡，人間豔福，一時佔盡，正不知要代爲魂銷幾許，又那知竟是一席別筵，個中正在攪碎柔腸，把酒和眼淚同向肚內吞呢，在梧本來有些酒量，但此際一杯下肚，好似由喉嚨開了條火胡同，熱辣辣的直入腹中，頭部也溼溼加重，自思這真是酒入愁腸偏易醉，怎心內貯滿牢愁，便不受酒了，想着聽杯噙的一響，秦雲替他又滿上一杯道，弟弟，喝吧，你陪我這第二杯，在梧嘆了一聲，碰杯後又一飲而盡，他這時心內茫然，只聽秦雲撥弄，低頭悶坐，教飲便飲，却不再看秦雲，一會兒兩人都喝過四杯，秦雲嬌軀亂恍，倚到在梧身上，舌尖似已發直，模糊斷續的道，這回該……該……你替……

……姐姐斟了……再一杯……我我……我就……死了……不……不……醉了……你就……

……走……走了……在梧這時已覺頭重如鉛，心裏翻騰難過，只強忍靜坐不動，聞聽秦雲的話，猛覺腹中似有物跳動，隨着又向上湧，知道將要醉嘔，忙用力抑氣下行，方覺好些，秦雲在旁，又把香肩撞着在梧，催他快斟酒，在梧經了這陣搖撼，酒又上湧，只得強耐着抬起頭，顫微微地斟滿兩杯酒，秦雲半睜着星眼，手也抖個不住，把酒潑出許多，却仍要和在梧碰杯飲滿，在梧心已昏迷，也不管飲下如何結果，就舉起仰首飲盡，在這俯仰之間，酒力已佔據了他的全體，方把酒杯放在桌上，迷離中只見秦雲嬌軀亂恍，杯中的酒仍未飲下，杯子歪到一邊，幾乎全潑出了，在梧顧不得看她，嗷啞一聲叫道，不好，我要……：叫聲未止，秦雲那裏的杯子已然跌落地下，噹啷碎裂，隨又聞銅床欄杆震得作響，似已傾倒床上，在梧叫完一聲，覺天旋地轉，也後仰臥倒，好在他倆在未飲前選擇了這保險坐處，若不是坐在床上管保都跌個不輕，此際房中景象，桌上酒菜一樣未動，連預備的牙箸，都未沾唇，只兩個酒瓶中的流質都消失了一半，一個杯子倒在桌上，紫色滓灑染紅了桌布，一個都碎在地上，秦雲斜倚着床欄，閉目而睡，一手握着床柱，身體賴以不致傾倒，在梧倒臥床上，伸一臂作枕

一手揉着胸際，眼雖閉着，但皺眉切齒，口中微作呻吟，似乎忍着無限苦痛，這情景繼續了五六分鐘，在梧才停了呻吟，發出濃重的鼾聲，已由醉成眠，就在這時，秦雲突然睜開了眼，瞧着在梧，忽低語道，嗚喲，難過死了，在梧你不起來走麼，在梧已沉醉如死，那能答應，秦雲連喚上幾聲，就盈盈起立，星眸一轉，微笑着聳乙香肩，走到在梧脚下，點首低語道，你當着我真放你走麼，親愛的你上當了，就安心陪着我吧，後天的喜事只怕要改期呢，又回顧擺酒菜的圓桌笑道，傷人，你怎單選葡萄酒，若嘗這薄薄酒，管保明白這是甘甜的果子露，豈不有趣兒，就自擦開帳幔，將圓桌推到外面，打開前而窗帘，出出酒氣，隨又放落，再熄了室頂的燈，只留床心一盞，才替在梧脫去鞋子，慢慢移到床裏躺順，用冷毛巾拭淨他頭上的汗，秦雲自飲了一杯汽水，稍作沉思，忽向在梧嫣然一笑，就悄然上床，捻熄了燈，立刻房中漆黑，以下的事，就不可究詰了，在梧在醉中不知自己作了什麼事情，直到次日早晨，他才第二次的醒來，至於第一次醒時的情景，已隨着酒意一同消散，只剩了模糊影象，他朦朧中似由夢境出來，微一張眼，只覺被強光刺激得難過，急忙閉上，心裏昏昏忽忽，不知現在那裏，似覺仍在自己家中，但立刻又悟到不是，因為鼻中聞着一種紫蘭香水和鮮花混合的香味，微微明白是在雲窠房中，因而憶起方才經過的夢境，那夢是自己和秦雲中間的情景，艷麗非常，雖遺忘得只能記起零碎的片段，但殘影映上腦中，仍使他覺得銷魂，正在這時，他又覺得身體微乙震動，耳中又聽得似有極低的喘息聲，幾乎疑是重復入夢，及至畧一沉心，感覺身體的震動非常輕微，好似睡在軟床上，被人輕輕搖撼，那喘息聲也近在耳邊，在梧強忍着睜開眼，先望見床頂，才明白果在秦雲房中，隨悟方才的夢是實事而非幻境，自己在此過了一夜，並且已和秦雲定情了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急待坐起，無奈身體酸疼，轉臉看時，只見秦雲正併臥身邊，伏在席上，屈肱作枕，却將臉兒埋到臂彎

之下，雙肩不住聳動，發出很低的嗚咽之聲，在梧驚疑萬狀，就掙扎着欠身而起，伸手一推秦雲的香肩，露着面部，只見她滿面啼痕，目眶紅腫，已變作帶雨梨花，在梧瞧着幾乎發了糊塗。想要問她，才開口便覺喉嚨已然被酒力灼乾，啞澀得不能發聲，回顧見床旁小几上放着一杯熱水，摸了摸已然冰冷，便端起來要喝，那知方送到口邊，猛見山身後伸過一隻雪白的手，一打他的手腕，那茶杯立由手中落下，從床沿直滾下地板，在梧心中一怔，回頭見秦雲正跪到自己身後，手兒仍在舉着。秦雲見在梧回頭，立刻撲倒床上，重新繼續她的哭泣，嗚咽聲更加高了，在梧猛然醒悟，證實了方才艷美的迷離之夢，確確是真非幻，並且醒中的夢，是和秦雲合作的，所以此際自己要飲冷水，被她看見，自然要以特別情由給打翻杯子，但是昨夜本來預備別離，自己因為吃醉，留在此間，弄出了這樣既成事實，秦雲本該歡喜，爲什麼倒哭起來，而且從自己初醒時，只聞她啞咽的聲音，還不知自己哭了多少時候呢，在梧想着心中發急，只得竭力把唾津咽下，潤濕喉嚨，拉住秦雲玉臂，發出枯澀聲音道：秦雲，這是怎麼回事，我糊裏糊塗住在這裏，不知道夜裏……你怎無故的哭起來，秦雲聽他一問，似乎更觸起傷心，哭得更痛，但像怕外面聽見，沒有再提高調門，在梧茫然無計，怔了一會，就伏到她身邊，切切慰問，秦雲方止住哭泣，摸着手絹，拭拭面上淚痕，又伸手向小几上拿起水壺，就吻欲飲，在梧一陣機伶，急忙摸摸壺底，也是冷的，就拉住她的手道：這個你也不能喝，秦雲向他望了一眼，目光中似尙蘊着隔宵的泥夜風情，但飄瞥之間，又變成鄙恨的白眼，冷冷的搖頭，隨將水飲了一口，在梧方在吃驚，秦雲却只把水在口中漱了漱，便噴到地下，坐定指着在梧發恨道：你很不必管我，我已經承够你的情了，害人死不算，還得臨死先剝兩刀，這樣才解恨麼，在梧大愕道：我怎……怎……秦雲道：你不要裝明白糊塗，自己才作的事，又不是隔了十天八天，難道就忘了，在梧搔首如癩

，半晌才道，秦雲，你說明白了，我倒是作了什麼事，只當我真在你身上犯了死罪，應該在你面前自殺，也得先明白自己的罪狀，死也落個明白鬼啊，秦雲面寒如水的笑道，你真不知道，那麼昨天說走，怎現在倒睡在我床上，在榻瞪着眼睛道，我……我不是醉了，秦雲道，你醉了，別說昧心話吧，只怕倒是我醉了，在榻這時如墜入五里霧中，央告道，好姐姐，你痛快說說，我要悶死了，秦雲恨恨的道，我說就說，昨天本約定永遠分別，等我醉後，你就自己出去，可是我真醉了，你……你可走了麼，說着騰騰在榻，接着道，你這萬惡的人，把我拋棄了，還不够受，何必又缺這麼一回大德，姓巢的但分有點兒人心，就想昨天你說了分離的話，我苦到什麼樣兒，但是那時咱們還乾乾淨淨，沒有一點沾染，我忍個心疼，還能活得下去，到如今你已經在我身上造了孽，請想我兩年來朝思暮想的人，又和我同床共枕，結成實在的夫妻，可是到頭兒你還得拋了我，天呀，我這可萬不能活，非死不可了，姓巢的你何苦來呀，在榻聽她把罪孽都加到自己身上，更覺迷惘，雖知秦雲昨夜未必較自己先醉，但今晨確是比自己先醒，夜中便有實演夢境的事，自己似不會立在主動地位，但看秦雲悲苦如此，好似自己實是欺侮了她，鬧得心裏更不得準兒，對自己夜中是否真被酒力鼓動，作了如她所說的行動，也沒有把握了，而且莫說在榻此際還信不住自己，即使把這場艷夢記得十二分清楚，也不敢對秦雲有所辯駁，這本是當然的情勢，迫在榻到了不能不認罪的地步，急忙低聲說道，秦雲，你不要難過，夜裏我醉得像死了一樣，真不知道作了什麼事，你應該原諒我，不是出於本心，秦雲一推他，霍的坐起道，你醉了就許隨便害人，這時上下唇一碰，輕易的說個原諒，就算沒你的事了，你本來看得我太賤，和密姐睡一夜，還不是稀鬆平常，密姐兒又不是大姑娘，黃花女兒，本是供大爺們玩耍的，世上沒聽說密姐會失貞節，嫖客也沒聽說犯過強姦密姐的罪，所以她才滿不當回事的拿我開心，你巢二爺

是體面人，文墨人，自然不會辦錯事，我一個下賤窳妮兒，像畜類一樣，應該由人作踐，原來就對你沒有真情，受了拋棄也不會真傷心，這本不值你一想，可惜陸秦雲只一個身體，已被你嘗過新了，倘然我還有第二個身體，也許還能供你再作一回損事，現在你巢二爺對看一個玩够了的敗興人兒，自然的留戀，可以放心回家，明天好和小太太結婚，可是你別把太太像我這樣看待，人家可是金子樣的人品，公主似的身分，不比窳妮容易欺侮啊，在梧當秦雲數落之際，聽得耳赤而漲，幾次要插口和她分辯，無奈秦雲口中相似已燃的一掛爆竹，若不從頭至尾炸完，聲音絕不中斷，等她數落完了，竟又一頭倒在床上，重新哭起來，在梧望着她只剩了搓手搔頭，知道自己落到困境之中，她咬定被自己侮辱，哭得要死要活，自己既無法分辯，也不能分辯，只除了低首承認，更無他途，但是承認了，就了結了，恐怕事情不會那樣容易，自己一認作了錯事，必然要自己補過，否則仍是始亂終棄的罪人，她現在雖然口口聲聲教自己走，其實際正是不許自己擅離此間，若冒然走了，她負氣之下，不知要弄成什麼慘劇，到那時不特未必脫得干係，而且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問心也實不忍啊，但是現在若允許了她的要求，固然可以把險惡風波，化為平靜，又愁孽因一造，挽回萬難，將來不特無以對倩宜，也沒法安置她，為今之計，只有暫時好言撫慰，將她哄好，明天方能平安的去行婚禮，只要倩宜位置一定，自己已為有婦之夫，對秦雲的交涉，也許容易辦理，而且自己有恃無恐，不致為秦雲而影響正式婚姻，即使秦雲仍鬧得不可開交，倩宜是床頭人，無須加以避忌，可以直訴心腑，請她出頭拒絕，總比自己直接較為收效，或者倩宜能慨發善心，收納秦雲，那是出於倩宜的自願，免得自己担受愛情不專的罪名，在梧這時心裏仍是念着倩宜，沒有允許秦雲之意，只虛與委蛇，希望得機會脫身，無奈秦雲這時情景，並非空言所能敷衍，若不說出個所以然來，終恐難以結束，在梧躊躇許久

，仍沒說出話來，秦雲本是要逼在梧屈服，伏着哭了半天，仍得不到回響，心中一怒，忽又坐起，將右手向左手中指上一掠，在梧還沒看明白，秦雲已把掠下的一個戒指，擲到口內，這一擲在梧可看見了，嚇得魂飛天外，撲過去想向她口內抓出，但秦雲口已緊閉，又別過頭去，在梧真個嚇得發了糊塗，抓住她的肩頭，搖撼起來，那知秦雲的戒指已吞入腹中，越搖越會下墮，他且搖且哭道，秦雲，你這……我全依……全依你……說謊天誅地滅……好秦雲，你可別吞金呀，秦雲這時已把戒指嚥下，聞言格的一笑，轉臉向他張開櫻口，遂把舌尖捲起，頂着上齶發出個清脆的聲音，在梧聽得清清楚楚，她口中空空如也，明是戒指已入腹中，就在一瞬之間，腦中由吞金足以死人，想到秦雲轉瞬便得玉碎珠沉，橫尸床上，再由秦雲的死，想到自己少時便要披班中人捉住，當兇手般的送入當官，隨又想到自己的白頭老母，妙齡弱妹，全要因人供養，流落顛連，想着幾乎通身軟癱，心裏直想倘若此次禍事能夠消滅，自己就永作秦雲奴隸，也自甘心，但秦雲明明將戒指嚥入腹中，禍事已成，不能挽救，就急得抖擻着哭道，秦雲，秦雲……咱們沒有……冤仇……你何苦……你若真死……我也跟着你死……秦雲……你告訴我……真吞下去了麼，秦雲仍然微笑道，誰知道呢，等着看吧，在梧顫聲道，姐姐你還有救沒有，只要你能活，說什麼我依什麼……好秦雲，你可憐我……快活吧……秦雲見在梧嚇得神昏意亂，語無倫次，不覺笑了笑，倒作出極安閒的神情，凝眸側首，手托香腮，徐徐的道，你不必指望我，只顧自己吧，少時我肚裏東西發作起來，你再走可就脫不開了，你家裏還有老娘妹妹，再說新娘雖沒過門，也算是你的人，若打了人命官司，一家人可就都毀了，我雖然爲你死的，可不能再教你爲我死，真個的臨死還不留個遺念，你快走，脫開這是非地方……說着畧一沉吟，又指着床下道，我現在沒了氣力，你快把床底下的皮箱拉出來，裏面有個小鐵匣，存着幾件

值錢首飾，和銀行存摺，你拿了去，留着防備馬高銜短，總比我死後便宜外人的好……你快着，沒工夫了，在梧初聽她提到自己家庭，自覺心酸腸斷，恨不得立刻奪門而逃，保住殘軀，伺奉老母餘年，及至聽秦雲催他速去，並以財物相贈，代謀善後，猛覺她對自己太仁至義盡，在這香魂欲斷之時，並無一語相怨，一念相累，倒是忘了她自己性命將終，只替自己打算，不由感激得也自忘其身，緊抱住她哭道，秦雲，我不是人，我太混帳，害你到死，你還顧着我麼，天呀，我真愧死了，……秦雲，我沒法救你，也沒法報答你，只可……陪你死吧，說着伸手向秦雲手上去掠另一個戒指，秦雲緊緊握住拳道，我不能教你死，你別傻了，男子漢為一個密姐是值不得的，在梧已紅了眼睛，不容分說，仍拚命掠她手指，一面叫道，少說廢話，給我，秦雲見在梧甘與自己同死，並非出於懼怕禍事，確是受自己情義感動，明白這一隻情場猛虎，已被自己用法術制得伏伏貼貼，以後定能死心踏地的相從南人不復反矣，自己應該趁風轉舵，莫再矜持了，就拉住梧的手厲聲叫道，你住手，聽我說，你同我死，我很願意，可是你想到家裏老小沒有，在梧聽了猛如當心刺了一針，怔了怔，抱頭哭道，天呀，我怎麼好，說着眼珠一轉，忽又瞪圓了眼道，我殺了人，應該償命，就是現在逃開，以後良心受不住，也照樣得死，我妹妹是有賴畧的，一定能養我娘，不過苦了她們，我也顧不得，你教我死吧，我不多想了，說着仍搶秦雲手中戒指，又左右亂看，似要尋覓自殺的器具，秦雲見已到了山窮水盡了地步，在梧對自己的歸心，業已萬分堅實，必須替他開路，忙抱住梧也哭道，我的弟弟，你真要同我死呀，我怎忍捨得你……害你一家老小……天啊，我真後悔了，你先別鬧，咱們撞一回大運，救醫生給我救救，倘然能好，是你我福氣，若沒法救，我口眼一閉，也就不管你了，在梧一聽霍然躍起道，對對，我去請醫生……可是那個醫生會……秦雲道，你不必問醫生了，若把醫生請來，治

不活我，你還能出得去這個門兒麼，現在只可到醫院去，你快收拾，我就……說着跳下床喊外面夥計，教打電話叫近處汽車行立刻開輛車來，外面夥計答應自去，這裏秦雲已覺肚內有些壓得難過，但還強忍着穿好衣服，對鏡整整容顏，在梧也穿上外衣，秦雲教點上兩支紙烟，每人吸着一支，又叮囑道，你沉住氣，不要露出樣兒，只裝作出去……說着略一沉吟道，這大早晨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呢，在梧猛然想起道，就說上八里台看荷花，帶着買些花和蓮蓬，秦雲道，對，正瞧景兒，說着又從抽屜中取出個手皮夾，外面夥計報說車已開來，秦雲應了一聲，和在梧携手同出，外面夥計應着都露詫異眼光，秦雲笑着說道，你真是大爺脾氣，想起什麼是什麼，睜開眼就要上八里台，是洋錢折騰的呀，在梧也勉強笑道，我想出去透透空氣，玩够了上起士林吃頓早飯再回來，說時已到門外，二人上車，車夫關門時，問上那裏，秦雲很快的說了聲南強醫院，車夫上去開出巷外，秦雲忽的嘎啣了一聲，倒在在梧懷裏，面色如紙，身體亂抖，把牙咬得咯咯的響，在梧大驚，忙問她覺得怎樣，秦雲呻吟道，我肚裏……可忍不住了，……哎呦好像五臟都要掉下，疼死了……到醫院你對大夫實說，不怕花錢，這皮夾裏有五百多塊，……倘若我真死……你千萬逃開，別死心眼兒，也不用傷心，只常記着個秦雲是愛你的……說到這裏，臉上汗珠已如黃豆大小，只剩了咬牙屏氣的強忍，在梧既懼且痛，也只剩了緊抱着她哆嗦，幸而車已到了南強醫院門首停住，在梧推開車門，秦雲已不能起立，只可喚汽車夫一同扶她下車，車夫見這位姑娘上車時還好人一樣，下車竟突變至此，不勝驚異，扶秦雲將入醫院門內，已有院中門房，聞聲出來，見病人如此沉重，才要拒絕入內，那知秦雲在這忍死之際，心內還惦記着怕汽車夫回去向班中人洩露此事，竟呻吟着說出話道，別教車走，在梧聽了，忙關照車夫，醫院門房見她還能說話，知道尙非將死的人，就替代着車夫同在梧扶秦雲進到裏面，在梧一手搖

着皮夾，高叫道，我要一間頭等病房，立刻請大夫來治，情願加倍出錢，萬莫給我耽誤，說着見旁邊立有三四個穿白衣的執事人，就把皮夾丟過去道，這是五百多塊錢，你們先收下，快治快治，這時有人把皮夾拾起，打開果見滿盛鈔票，醫院本是營業性質，當然歡迎這樣豪爽的就診者，就不待進入房內，立刻有人過來問是什麼病，在榻才說明是吞了金戒指，執事人聽了，一陣紛亂，便有兩人把秦雲搭入手術室，放在手術檯上，未到半分鐘，來了三個大夫，匆匆診察一下，有的給施手術，有的代灌藥品，忙過一陣，才恢復靜態，一個年紀最老的大夫，又仔細診察了，便吩咐看護把秦雲拾下，放在活動床上，推至第九號頭等病房，在榻在旁，看得目瞪口呆，這時才上前問大夫，秦雲是否已保住性命，大夫告訴說，現在已有了八成把握，所以送她到病房靜養，在三點鐘內，必能把戒指由大便中排出，若到時有了大便，而不能把戒指帶下來，那就怕不好了，在榻聽了，只可隨着秦雲到了病房，看護把秦雲移至軟床之上，留下一個三十多歲的女看護，守在旁邊，秦雲這時倒不像方才那樣折騰，已能安靜躺着，看護把身後軟枕墊高，教她斜倚而坐，秦雲微張眼瞧見在榻像痴了似的，立在床旁，就向他擺擺手道，不要怕，藥力很有效驗，這時候心裏已不大難過，只肚裏發漲，看樣兒也許能好，你別愁，坐下歇會兒，說着又招手教在榻坐在身旁，在榻坐下握住她的手，覺得其冷如冰，知道她還在很痛苦，只於尙能強忍，不禁又心酸起來，但碍着看護在旁，不便說話，其實看護早已明白，因為世上服毒的，原因雖然很多，但吞戒指的却大半是出於房幃間的糾紛，因為戒指多是女人所御，一遇氣惱，便取下吞之，非常爽利，男子却大半不帶戒指，而且很少作如此死法，又見在榻悲悔惶急的情形，更明白是小夫婦鬥氣，猜測起因，必是男子在外折花惹草，掀起醋海波瀾，女子飲恨自殺，發覺之後，男子自悔前非，不知怎樣央求，才勸得女子前來救治呢，看護這樣想着，就含笑說道，這位太太

，怎這樣窄心眼兒，少年夫妻，那免不了抬杠拌嘴，何致於此呢，聽把你們先生吓的可憐樣兒，一進門就亂喊不怕多花錢，又亂揪錢包，差點要給大夫碰頭，看起來還是夫妻情義，到緊要時候就顯出來，這位太太，你這時也後悔自己太莽撞了吧，在梧聽她錯把自己和秦雲當作夫妻，不覺心中一跳，再見秦雲，她竟怔怔的流下眼淚，好像真被看護的言語感動了，其實秦雲聽着，一半感激在梧不避患難，拚死相守的熱情，一半却因看護的誤會，想到自己身世飄零，那有給人家作太太的福分，如今雖死去活來，拚着性命博得在梧見憐，但結果也未必奪得情宜的地位呢，在梧雖不知秦雲因何而哭，但也陪着她汎瀾不已，知趣的看護，以爲這是他夫婦講和的緊要關頭，不便碍眼，就悄悄溜了出去，在梧見看護走了，立刻偎到秦雲身旁，悲聲說道，現在你定然沒危險了，阿彌陀佛，咱們都得謝謝老天，秦雲發着低啞聲音道，但盼我沒有危險，你就可以脫清靜身兒了，在梧聽了，似怒似怨的道，你真可恨，到這時還說這話，秦雲悄然道，那麼該說什麼，在梧道，你該說，現在的情形就是我們以後的影子，秦雲道，這是什麼意思，在梧猛一低頭吻住她的櫻唇，把一字一字都吐入她口內道，我們從此生死永在一處，萬不離開了，秦雲微啓櫻唇笑了笑，將手握着他的肩頭，悄然道，你這話可是從心裏發出來的，在梧厲聲道，你敢情還不信我，秦雲似乎怕他着急，連聲說道，我信，我信，說着又嘆道，咳，我也不易啊，在梧無言，只和她緊緊抱住，秦雲此際心意酣暢，直忘了肝腑翻騰，閉着眼兒享受可兒夫婿的溫存，過了一會，忽然把在梧一推，叫道，啞啞，肚子疼，我要……話未說完，只聽外面有人應了一聲，便推門而入，在梧回顧，見是女看護，手裏還提着一具白色燒瓷馬桶，秦雲也已瞧見，知道她一直在門外守候，自己和在梧的言語，定然全被聽見，但也顧不得羞澀，忙要下床，女看護扶住她，秦雲覺得她太不過意，還掙扎着說可以到廁所去，女看護道，沒關係，一定要用這個馬桶

，才能驗那東西是不是下來，在梧聽着，知道自己不能再留，就退出屋外，在甬路上來回踱着，等了一會，才見女看護提着馬桶走出，在梧攔住詢問，女看護笑道，我拿去給外邊檢查，回來才能知道，你且不要進去，隨我來，在梧只得隨她走到一間應接室門外，女看護教他進去看報消遣，便自去了，在梧在室內空取了份報紙，無奈心慌意亂，看不下去，等了好久，才見看護由門外經過，將一個很小的白紙包拋了給他，又道，你再等等兒，不要進去，說完匆匆自行，隨她身後還有那主任的大夫，但已換了便服，在梧怔了一怔，看那小紙包只有寸許見方，在手中分量很重，打開看時，原來是黃澄澄的戒指，才明白秦雲腹心之患，業已消除，不由大喜，心中急於去見秦雲，又顧忌着看護的吩咐，不敢造次，悶了約有半點多鐘，才見女看護在門外含笑招手，在梧忙趕過去，女看護道，你太太睡着了，你可不要吵醒她，去吧，在梧聞言，急忙回至房中，見秦雲果已安靜入睡，那裏敢驚醒她，只可坐在椅上，悄然守着，心中思潮起伏，想到昨夜未曾歸家，穎芊不知如何惦念，而且明日即是喜期，秦雲鬧到這般光景，方才保得性命，自己怎能立時拋下她走，但是家中尚有許多要事待辦，又實不能陪她再留下去，處此兩難之際，真覺無法可施，尋思半晌，方才拿定主意，要等秦雲醒來，向她宛轉商量，得她的同意，放自己回去辦事，待吉期過後，再定娶她進門的辦法，料想秦雲見自己佳禮已成，不會無理取鬧，橫加阻撓，而且她既信自己業已傾心相向，她的地位總算取得，更不纏繞不放，自己穩能安然歸家，預備明日去作新郎，所愁者，只有將來對倩宜無法啓齒，但無論如何，自己總要任勞任怨，成全秦雲之志，以報她捨死之情，在梧想得真是頭頭是道，那知事實和他的希望，完全背道而馳，秦雲這一覺，睡得十分長久，大約因為夜中勞頓，加以清早折騰，這時方得安息，自然睡得香甜，在梧久待她不醒，也自伏几睡去，直到下午，他醒覺睜眼，見秦雲仍在香夢沉酣，自覺通身酸疼

，就立起蹠了幾步，又想想看時候，恰巧秦雲的玉臂拖在床沿，腕上帶着手表，但正壓在下面，在榻上輕輕抬起她的玉腕，見天還不晚，十二點三刻才過，這時秦雲已被驚醒，妙目惺忪，瞧着在榻，低聲問現在什麼時候，在榻告訴了，又問她覺得如何，秦雲道，我覺得好些了，方才看護說戒指已經下來，在榻忙從衣袋取出戒指道，這不是那戒指，秦雲道，阿彌陀佛，真是上天加護，只顧我一時莽撞，害了自己，不算什麼，若連累你，我死也不得安心了，在榻道，過去的不必再提，咱們只想後來的樂事吧，現在看你已全好了，今天……：在榻本想說今天可以出院，那知只說出兩字，秦雲忽噯呀一聲，雙手撫胸，仰倒枕上。在榻瞧她面色突變青白，神氣全異，不禁大驚問道，你怎麼了……秦雲強支持道，噯呦，胸口又疼，心裏也發慌不得準兒，你快按鈴叫看護，在榻忙按了鈴，秦雲又喘着微語道，方才我大解以後，那主任吳大夫來診察了一回，也說我身體太弱，怕勾起另外毛病，現在好像應了……話未說完，外面門敲響兩下，女看護跟着走入，秦雲說了聲請吳主任，那看護並未多話，就轉身出去，在榻也勸秦雲不要再說，免得傷氣，但他這時心裏已暗暗叫苦，因為看秦雲又生變化，自己所預定的辦法，恐怕不能實行，若就延一日，明天的婚禮就要破壞，在榻雖急得直出冷汗，但還得打起全付精神，照料秦雲，須臾那主任吳大夫，隨着看護進來，先問了幾句，現在忙把秦雲突起變化的情形說明，吳大夫搖頭咂嘴的，先已表示出問題的嚴重，又似自矜不幸而料中。當時取了聽診器，由看護解開秦雲衣襟，聚精會神的診察，在榻既關心秦雲，更關心着因秦雲病體所關係的大事，不由看直了眼，隨着大夫的頭顱，在秦雲胸際移動，過了一會，大夫放下了聽診器，喘了口大氣，搖頭無語，在榻此際，一顆心已提到喉嚨口，空望着大夫，不敢詢問，恐怕得到壞消息，但他以病人丈夫的資格，在勢不能不問，只得強漲胆子，問道，大夫，您看怎樣，照習慣說，醫院中的大夫，是每日要

看世人害病，和火車輪船久看世人別離，五伯刑官久看世人死滅，是一樣的見慣司空，感情麻木，永不會替人傷心的，但這吳大夫却好似特別熱腸，竟十二分關切的望着在梧，面部表情，更像他的親丁骨肉遇了災難一樣，愁眉苦臉的，先嘆息兩聲，然後笑道，我從方才就担着心，因為這位太太原本有心臟病，不過隱藏在內，沒有發現，在她瀉下戒指以後，我來診脈，就診出有這種徵象，當時問她以前曾害過心臟病沒有，她說並不曉得，只平常有心跳的根兒，每一受驚受氣，就由心跳傳染得腦昏身顫，常常一兩天不斷，這就是心臟病的正式狀態，她這次為氣惱，才吞下戒指，雖然救治過來，可是內部已受極大攪動，很容易使心臟生變態的，倘然真的發作起來，恐怕治起來很要費手，而且要留下極重的病根，那知她經過睡眠以後，竟而如了我的所料，這個……說着不住啞嘴，把這個二字連說了十多次，但並沒有下文，在梧聽着，只有扼腕暗喚奈何，又恨這大夫過於不通世故，當着病人面前，說出這不祥的消息，但仍勉強陪笑問道，大夫，您看應該怎樣治法，才能教她急速好呢，大夫聳肩搖頭，立起身將兩手都插入臀部上面的褲袋裏，來往踱了半晌，才轉到在梧面前，把手一擺，道，這病固然沒有顯明的危險，但若聽其自然，將來總有一日突然發作，很快的傷了性命，不過這一日的到來，也許今天明天，也許十年二十年以後，運氣好呢，或者到老時因別病而死，根本和心臟沒有關係，在梧忙道，我們決不能聽其自然，請你趕快設法，吳大夫畧一沉吟，才道，治法是有，無奈功效很少，這和肺病差不多相同，並沒有可靠的藥品，譬如醫生教害肺病的人吃魚肝油，只能說魚肝油對肺病者有益，却不能說魚肝油是治肺病的專門藥品，至於心臟病，也是如此，要我現在開出藥方，担保把她治好，那是絕不可能，不但我一個，全中國全世界的醫生，也沒有治心肺病的把握，因為這種藥還沒發明呢，秦雲正在閉眼忍疼，聽大夫這樣絕望的說法，竟嚇得嚶的一聲哭起來，在梧聽大夫黏

黏纏纏的說了許多無聊的話，而沒有一句着到邊際，反驚壞了秦雲，不由佛然說道，大夫請你簡截說吧，凡是一種病，總有個最好的治法，你多費心我們多花些錢也無妨的，說着，一面使了個眼色，暗示大夫快改口給病人寬心，一面撫慰秦雲，大夫聽了，在梧的話，忽然笑道，我才說了一半，這位太太來不及聽下文，就害怕了，其實我所謂沒有把握，只指着專治這種病的藥品尚未發明，想像普通病症完全用藥品治愈，是不成的，但是另外却有自然的緩治法，最有效力，就是轉地療養，這種病比肺病省事多多，肺病有的需要三年五年，這種病只要轉到較好的環境，心地能够寬舒，有上半年足可除根，不過藥品也得常服一些，在梧聽着，一半因秦雲有救，稍為放心，但想到這轉地兩字，立刻又把心揪起來，秦雲似忍着痛苦，低聲問在梧，什麼叫轉地療養，在梧尚未答言，大夫已聽見代答道，轉地療養，就是離開天津，到別的山水區域去住着調養，最好是青島北戴河等海邊，若圖近便，就到北京西山去也可，現在正當夏天，這幾個地方旅客很多，你們兩夫婦正好作伴前去，一面避暑，一面養病，生活一定很快樂的，秦雲聽了，望着在梧悄然無言，在梧却心中暗恨他代為籌劃的多事，世上醫生，多是惜語如金，只怕多說一句話便傷了氣，任病家懇切詢問，常學金人緘口，好似表示山人自有妙算，爾等不必嘵嘵，偏偏這位吳大夫竟大為變格，也不怕買倒了名醫行市，從長篇大論問一答十之外，竟連養病的隨員，也代病人派定了，只顧你隨口一說，可知道我明天是什麼日子，這不是故意和我為難麼，在梧這樣深恨那位大夫，又怎知大夫也自有其難言的苦衷，因為他在秦雲小睡之前，曾被秦雲請來診察，當時他說明危險已過，並致賀意，秦雲趁着看護外出，對他說了一套謊話，自稱和在梧是結婚數年的夫婦，只因在梧近日在外有了外遇，故而負氣自殺，現在雖然得救，但回到家去，在梧仍要自由行動，去和那女人私會，夫婦感情恐怕仍得破裂，或者不久照樣演這一場慘劇，

也難預料，所以求大夫設法救她到底，大夫聽了，就問怎能救她，秦雲說在梧並非無情的人，只爲被蕩婦迷惑，失了理性，方才如此，倘能設法教他和蕩婦隔離，沒了引誘的人，他便可漸漸改邪歸正，夫婦的前途，也可即日光明了，所以我此生的幸福，只在大夫手裏，吳大夫更爲驚愕，秦雲就解釋說，自己原想和在梧出門旅行，但在梧戀着那人，支吾不肯，如今可正是機會，你是大夫，這時若斷定我有什麼危險的病根，必須出門將養，不然就有性命之憂，一定可以教他相信，不瞞你大夫說，他雖然現在有些荒唐，但對我仍非常關心，我家又沒有親人，出門養病，他勢必陪同前去，不會推諉的，大夫你幫幫我的忙吧。吳大夫聽着，方一猶疑，似要說名譽所關，不便混亂黑白，而且假斷病症，更是醫家的大忌等語，秦雲不等他開口，已接着道，大夫，這是積德的事，你對一個可憐女人的請求，總不忍教我失望吧，我也不敢說報答，方才交給院中的五百多塊錢，除了費用以外，全捐助給醫院作補助費，表表我一點意思，……吳大夫聽了，立刻心中湧出貪心，把原來要說的話都消化了，本來這醫院是他一人經營所成，前幾年生意甚佳，將餘利都供了建設，才立下規模，創下名譽，近二年却因不景氣關係，好似人類無力害病，營業大爲清減，勉強支持，僅能敷衍門面，吳大夫的私人生活，自然隨之入了窘境，恰巧他太太的女姪出閣，將有事於母家，要他置備衣飾，吳大夫張羅不出，家庭已起了數次風波，至今期限已迫，他太太下了哀的美敦書，限於三日內交卷，他又素性懼內，不敢駁回，正急得走頭無路，想不到遇見這個機會，俗語說，一文錢難倒英雄漢，不在數目多少，而在趕的時間湊巧，吳大夫聽到秦雲的話，宛如得了救星，當時就隨着秦雲的意思，宛轉答應，秦雲又告訴了辦法，所以到這時候，秦雲一假裝發病，吳大夫就來和在梧唱了這樣一齣趣劇，在梧心內焦急，秦雲却迷縫着眼兒，暗暗瞧他的精色，大夫以爲職任已盡，五百元安然到手，就又促了一句道，我看這事

不能遲緩，最好今天就起身，現在我且給注射一針，暫止疼痛，少時再送過一種常服的藥，帶到外區，每天服兩次，過兩星期就可以停止服藥，完全靜養，說着就吩咐看護，打開用具，取針在秦雲臂上注射，秦雲最怕針刀等一切治療器具，這時見醫生要在自己身上，作不必要的工作，暗罵你既知我裝病，怎真的動起手來，但當着在榻，又不能拒絕，只得忍受，那知大夫並沒真的流血，只要了一個手彩，在榻側看得皺眉咧嘴，秦雲呻吟着暗笑，大夫收針入匣，看着表道，你們小家庭，想沒什累贅，現在只兩點鐘，若趕緊收拾，還趕得上四點鐘的火車，固然耽擱一天，也沒要緊，不過病人能早換環境，心境就早些開豁，對於病是有莫大好處的，說完鞠了一躬，便和看護出去，秦雲見在榻仍在發怔，想了想，却道此際不能對他再作要求，就坐起來，按鈴喚進看護，言說立時出院，在榻忙道，你再歇一會好不好，秦雲不語，下床穿了外衣，並不招呼在榻，出了病房，就直奔大門，在榻側弄得手忙腳亂，急急追隨，到了外面，見汽車仍在等候，秦雲自開車門，走將上去，就吩咐開回鷺鴻館，那神情好似忘了還有在榻，在榻見她突然態度大變，不知怎得罪了她，急待詢問，只可跟上坐在她身旁，向秦雲說了許多話，問她爲什麼這樣匆忙，秦雲整着臉兒，一語不發，在榻問得急了，她才說了句，你不必問，少時你自然知道，在榻正然無計奈何，汽車已然停住，二人下車，秦雲吩咐車夫不要回去，少時還要出門，就自進巷，入了鷺鴻館，在榻這時只可大模大樣，和他同入房中，秦雲倒在床上歇息，夥計老媽跋來報往的張羅茶水，半晌方才清靜，在榻心想這可到問她的時候了，就走到床邊，才叫了一聲秦雲，秦雲忽向他擺擺手，悄然起立，就走將出去，在榻沒法，只得痴坐許久，猜測秦雲何以變態如此，却想不出所以然來，直過了半點多鐘，秦雲方才走入，後面跟着一個五十多歲老鴉樣兒的婦人，和兩個夥計，秦雲吩咐拉出床下的皮箱，打了開來，將外面的隨身物件，裝了進去，然後鎖

好，連另兩個原封未動的箱子，都叫夥計搭了出去，秦雲又拉開垂幔，指點三間房中的傢俱和零星陳設，向那老婦說道，這些東西，都請你費心，給送到我盟姐家去，煩她照管，並且告訴她，我已經嫁了人，要到北京去結婚，日期太緊，來不及辭行，等回來再去瞧她吧，在榻聽着，只覺頭上轟的一聲，通身出了冷汗，那知秦雲說着，又由床頭的隨身小箱，取出二百五十元鈔票，遞給那婦人道，這院裏夥計老媽，伺候了我一場，如今我隨人走了，別教他們白替我歡喜，這二百塊錢，算我點小意思，再有口上的車夫，因為我只進班幾天，還沒有熟的，用不着多給，只把五十塊錢免免躁罷了，書中代賞稿全班的用人，意為久日受他們的伺候，一旦出水從良，對舊日僕人似應留此遺念，第二樣却有些不在理，凡娼寮的胡同口上，都有一班車夫盤據，結成死黨，不許外人滲入，在平日貪圖妓女手頭酒脫，嫖客揮霍不計細查，便有吝嗇的，也要裝些門面，所以不用鎮日奔馳，只有幾次生意，就能得到豐厚的代價，而且遇有妓女從良，照例要賞口上車夫，數百數十，全歸一班車夫均分，這習慣不知如何起源，但已成了定例，凡是嫖客娶妓女，就得承認這筆花銷，否則必被奇辱，記得有一次某妓女鍾情一個窮苦大學生，誓以終身相托，但是雙方張羅，只勉強繳足身價，二人只得暗地溜出，瞞着這羣變相的債權人，投向旅館中暫居，那知口上車夫，因失了這筆照例的收入，憤恨非常，打聽打二人住處，就寄了封掛號信去，那對新夫婦接着開看，信內竟是一付小稅聯和一些紙錢，二人見了，却氣得發昏，其後女的因此病了一場，男的却在外面被不識面的流氓打了一頓，由此可見這由惡劣習俗所成的規例，是多麼利害，當時那老婦接了秦雲的錢，陪笑說道，幹麼還花姑娘這些錢，總共您才進來幾天哪，秦雲笑道，花多少也只這一回，再說我們先生按這數兒給的，我只得依着他辦，說着指指在

梧，那老婦忙勸了一聲，連罵自己發昏，立刻又是賀喜，又是道謝，鬧了個一團和氣，隨着出去喚齊全院夥計老媽，進門給舅二爺和二姑娘叩喜，在梧這時好似身在半空，和秦雲一同唱戲似的，覲然受賀，下人致禮已畢，陸續出去，秦雲就向老婦告辭，言說將到開車鐘點，不能再留，所托的事，都望盡力請忙，老婦應着，秦雲便提了小箱，和在梧一同走出，院中夥計老媽左右伺立，同院姐妹也全山房中探頭窺望，因秦雲才進幾日，全未廝熟，不好歡送，但個個心中都覺羨慕，一則看她初入地獄，立又拔升天堂，真是命運太好，不知幾生修到，因而想到本身，江頭將老，金屋猶虛，不由從慚愧而生淒涼，二則見秦雲的可兒夫婿，華貴雍容，英姿颯爽，並肩同行，直如玉樹之蘭，臨風并倚，教人看着眼熱，覺得秦雲遷喬一去，無異登仙，於是有的嘖嘖稱羨，有的默默有思，秦雲將到院門，又見有十幾個口上車夫，逢擁而入，向秦雲叩喜，原來班中已把分何繳了出去，故而他們趕來謝賞，秦雲微一領首，便走出了門，只聽這班粗人紛紛議論，這個說二姑娘待窮人真厚道，還沒坐過我們的車，就賞了好些錢，這才是講飯眼够资格的闊唱手，教那些從良開小差，只爲刻苦我們窮人，不怕挨罵的，看看人家，還不羞死，那個又說，所以人家二姑娘手筆大，福氣大，才嫁了這樣一位漂亮闊少，就聽這份人才，站在棧樓下，三個月也尋不出第二個來，秦雲聽着心裏頗爲受用，在梧却忐忑不安，出門見汽車依停在巷口，方才搬出的皮箱，已放到汽車頂上，兩個夥計在車旁伺候，秦雲愈忙向那老婦告別，教他們不要再送，和在梧自出巷外，這時別家班子，都已知道這個消息，鶯鶯燕燕，男男女女，各門口都站滿了人，那情形和普通民家看嫁女的風光一樣，而且有夫婿在側，更像新婚後的雙回門，若郎君出色，衆目睽睽之下，正是女子最得意的時光，若是夫婿老醜，也便是女子最窘苦的魔難，秦雲此際頗有這樣感覺，心想妓女不比閨閣，能享花燭榮幸，只有這從良是終身第一大事，自己初

次嫁胡百甫時，年歲尚小，所事又非愜意之人，所以感情麻木，毫不掛懷。如今嫁得在梧，才感到女人出嫁的特殊意味，當此一刹那的工夫，直忘却自己是久歷風塵的妓女，而成爲瓜字含瓠的新嫁娘，平空生出異樣嬌娘，和不同尋常的得意，尤其是把美秀風流的新婿擺在身旁，給大眾展覽，這驕傲含在中心，直似氣球中的輕氣，兩人走出巷外，秦雲仍是洋洋不睬的上了汽車，在梧真可以說是心中失了主宰，茫茫然也隨她上去，車門既閉，秦雲揚手向送至巷口的班中人致別，車便開行，在梧突然心中自警，以爲秦雲從醫院出來，不與自己說話，必是有所惱怒，看這樣兒，她或者要獨自赴北京靜養。不許自己跟去，但又想到方才在班中對那老婦說是已經嫁我，即到北京去度蜜月，又不像惱恨自己的情形，何況她要死要活的拚命，才得到我的允許，又怎能輕易捨棄，她的心思，真是莫明其妙，不過轉瞬到了車站，她若不許我相隨，我如何放心她帶病孤身遠去，但若跟了她去，自己明日又是婚期，這可如何是好，在梧想着望望秦雲，見她惺惺愁蛾，一變方才的欣喜之態，似乎有所悲苦，不由問道，你怎麼……方才不是好些了。秦雲搖搖頭，低聲答道，我方才是強忍着，辦完這件事，好出班子門兒，其實心裏還一陣陣的疼，現在又重起來了，在梧道，那大夫方才不是給了藥，你吃點兒好麼，秦雲點頭，就教在梧打開小箱，取出大夫所給的一匣白色藥餅，其實是一種甜味的開胃藥，毫無力量，可以當作糖吃的，秦雲心中明白，在梧却看作仙草靈丹，等她吃下，又問如何，秦雲呻吟着教他替揉胸口，在梧一面舉行這溫柔職務，一面瞧着她那憔悴的臉兒，不但滿心要說的話全都不能發表，而且只想她受此顛連，忍此痛苦，完全是爲着自己，惟有殷勤憐惜，緩撫輕摩，不多時已到了車站之外，二人下車，就有脚夫前來代搬箱籠，秦雲似乎好些，和在梧徐步入站，脚夫說去北平的車就停在第一月台，還有五分鐘便要開行，秦雲取出一張十元鈔票，遞給在梧，教他去買二等車票，却沒說買

幾張，在梧接過走到票房窗口，將鈔票遞進去，說了聲北平二等，裏面售票員問一張兩張，在梧不覺怔了，先答道一張，隨又改口道兩張，售票員的手把鈔票拈了進去，便聞軋票機器響了兩聲，他猛又吃吃的道，一……一……一……售票員已把兩張票丟到窗外，道，你這人是什麼毛病，連數兒都弄不清，現在兩張票都軋了字，怎麼辦，在梧昏昏沉沉接了票道，好好，就是兩張，說完轉身便走，售票員叫道，等着，還有找錢，在梧回去抓了錢，匆匆走到柵門，秦雲正在等着，見他把票遞給驗票員，是一色的兩張，不由心中暗喜，知道自己完全勝利了，就隨脚夫，進月台到了車上，才尋着座位，把箱籠放好，便聞汽笛一聲，脚夫討了錢下去，車已蠕蠕開動，在梧悚然一驚，似將有聲，秦雲並不看他，只把眼兒望着窗外，在梧好似木雕泥塑，立在那裏，眼看車已開出站台之外，不還頹然坐到秦雲身旁，心中自思，我莫非在作夢，怎麼竟上了火車，這豈不真的要到北京去了，明日的婚事可怎麼好呢，又想自己從醫院出來，就想和她訴說苦衷，急圖脫身之策，但不知怎的，不是被她的怒容愁色所阻，就是被她呻吟所悞，始終一句話也沒得說，如今竟隨她登車遠去，在動身之前，自己還不敢作分離之情，這時在走路上，若再要求回去，好像中途反悔，有意棄她，恐怕徒費口舌，難得同意，何況她正在病中，一受刺激，必然加重，自己已害她生病，何忍再給她痛苦呢，想着幾乎要拋開一切，由命聽天，將此身交與秦雲，以報知己，但再一深思，明日舉行婚禮，新郎失蹤，倩宜當然淒苦萬狀，但那還是較小的問題，最可怕的是穎芊妹妹，她這次固然主我急速成禮，以保全我和倩宜，但因事出倉促，恐怕母親不肯贊成，所以決定且不使老人家知道，預備稍緩一二月，用倩宜的私蓄，重新舉行一次儀式，邀請親友，風光一下，以博老人歡心，這樣瞞着母親，對於自己現在的罪孽，稍為減輕，因有明日婚禮不能舉行，母親並不知道，免得氣惱，但在另一方面，責任全在穎芊一人身上，自己這一

躲避，她將何顏以對倩宜，豈不要害怒死了，再說自己和穎芊，直在兄妹以外，另有一層肝胆相照，過失相規，患難相助的友誼，籠罩在骨肉親情之上，此次若傷了她的心，日後又把什麼臉相見，難道自己把美滿家庭，從此拋棄了麼，在梧想着，心中惶急，忽聽秦雲叫自己名字，在梧連忙轉臉答應，見秦雲正顏厲色，似將作鄭重表示，就問道，什麼，你好些麼，秦雲道，我瞧你好像神不守舍，莫非心裏惦着家麼，在梧聽她問到這裏，以爲正是機會，忙恪恭恪敬的說道，我倒不是惦着……不過明天的事，實在……爲難，已經定規了，若是臨期沒有了人，那……秦雲不待他說完，已悄然道，是啊，不但你惦着，我也記着呢，明天的婚禮，不但關係你一個，那位倩宜小姐，眼巴巴盼到這好日子，突然把新郎丟了，不知要多麼難過，何況還有你家裏人呢，在梧一聽，她居然順情順理，說起體貼自己的話，真是萬分難得，趁此時夾告她，或者有仿照新刑律恩准假釋的希望，忙陪笑道，你真是明白人，我處在這種境地，正在萬分爲難，你居然……話未說完，秦雲接口道，居然什麼，敢情你還是一心惦着那位心上人，隨我來是無計奈何的，我一露這口氣，你就要趁坡兒下，在梧想不到她是藉詞套問自己真話，不由心中一驚，吃吃說道，我並不是……你不要悞會……不過……秦雲道，你別說了，我明白你是有道理的，可是我也有個理兒，先問你，把我和倩宜看得誰輕誰重，在梧聽到這個難題，覺得若說重她而輕倩宜，未免良心有愧，若直說把倩宜比她看重，只怕當時又生糾紛，正在嚙嚙未語，秦雲已笑着替他解圍道，我知道你是沒法說的，我猜一句，你看我和倩宜一樣輕重，沒有偏向，是不是呢，在梧只可點頭，秦雲道，若是這樣，可就好說了，現在有兩個一樣的人，在你心裏不分誰輕誰重，那麼這一個眼看要死，你一離開她就不得活，那一個平安無事，你離開了只於教他傷心幾天，你自己打主意，以爲該顧全那一邊呢，在梧木然半晌，才答道，這樣，我自然先顧……你……秦

雲點頭道，哦，多謝你的好心，不過你固然可憐我了，可是人家那邊，也不可太過冷淡。既然明天不能回去，也該寄封信教人家安心，要這樣悄不聲的來個沒影兒，就不近情理了，秦雲已經把在梧制得服服貼貼，一心無二，倒假裝大董的樣兒，教他寫信通知倩宜，以免懸念，表面這好似大仁大義，其實她明知在梧此時若不給倩宜通信，即使明日失期，日後相見時尚可謊言遮掩，若寄了信去，無論作何說辭，明日倩宜接信，定想他既能寫信，必然身體自由，意志清楚，人生的事，莫大於終身，竟而躲開不理，定是別有居心。萬萬不肯原諒，這封信直等於絕交之書，倩宜因此着惱。也許一怒和他斷絕，那時自己的地位，豈不更穩固了，秦雲想得固然聰明，但也忘了一樣，在梧向與母妹相依爲命，而倩宜這件婚事，又是他老母所允許，妹妹所主張，即便在梧甘願拋棄倩宜，與秦雲成爲夫婦，只恐這件婚事，絕不爲他家庭所承認，而秦雲本人，更要因爲誘惑在梧倒行逆施的口實，而受到他母妹的極端反對，在梧爲人，雖然多情易惑，但若教他連骨帶肉一併割斷，却是萬萬辦不到的，在梧聽了秦雲的話，却是另有想法，以爲明日既悞婚期，倩宜不知苦到何等，穎芊也必疑慮難安，自己能去信安慰倩宜，兼向穎芊說明一切，或者因此稍減罪狀，自己也稍得安心，總比不告而逃有如規避的好，想着就道，你說的對，我寫信寄去好了，秦雲點頭笑了笑，開了小箱，取出一支翡翠桿的自來水筆，式樣非常美麗玲瓏，舉着抖了兩下，由筆尖滴下數滴墨水，就笑道，我這箱子是百寶箱，什麼都有，這筆正是去年我和吳四奶奶一同買的，說好念書練字，到了兒誰也沒練過一天，想不到裏面墨水還沒乾呢，你寫吧，在梧道，也沒紙啊，秦雲道，紙更現成，說着由地下拾起一張旅館的傳單道，在反面寫就成，在梧道，還有信封呢，秦雲道，你寫好了，帶到北平，就在站上買信封貼郵票，寄快信，明早準到天津，不會悞的，在梧只可接過紙筆，就着窗前浮板，低頭要寫，那知在未寫之時，以爲這信

只於訴說不能歸去苦衷，很容易措辭，及至提起筆來，才覺得無法下筆，譬如含糊着說，因什麼赴了北京，不能歸去，特將婚禮暫作罷論，這樣絕不能得倩宜原諒，她知道自己沒有正業，豈能遇到比婚禮還加重大的事，何況秦雲對自己的一切，願早已告訴了倩宜，她接到這信，必疑到自己爲秦雲所迷，預備背棄原定婚約，故而先期逃避，但若實言相告，說明現受秦雲挾制，無法脫身，固然現時也惹倩宜氣惱，但日後却易於解釋，這樣雖較爲妥善，無奈當着秦雲面前，她雖程度不高，但總認識眼前的字，若寫時被她看破，豈不又弄成僵局，即使她看不明白，寫完也終要教我念的，那時可不就窘死麼，在梧怔了半晌，只把筆桿擦着鼻窪，眼瞪着紙，不能落筆，秦雲道，趁着這時車正到站停住，還不快寫，等車一開就慌得不好寫了，在梧漫應道，等我想想，這會兒心亂得很，不知道怎麼起頭兒，秦雲情知他爲難，並不說破，只笑道，難爲你這有才學的人兒，寫封信還撓頭呢，說着汽笛長鳴，梧已開動，在梧向窗外一望，瞧見月台上的站名牌，寫着廊坊，心想這這樣快，竟走出一半路程，向北京步步走近，就和倩宜步步相遠了，不由更爲焦悚，急要把信寫成，以便到北平付郵，明日一早寄到倩宜手裏，免得她臨時興沖沖到禮堂，眼看新郎夫蹤的悲劇，但是心中愈急，腦筋越亂，又加同車客人往來紛雜，筆桿把鼻窪都擦紅了，仍是一字不出，秦雲只抿着嘴兒，瞧着他一語不發，忽覺在旅客往來雜沓中，有革履聲由背後走近，她以爲是同車女客，在停車時下到站台散步，這時車開才上車歸座的，也不介意，但是履聲走到背後，竟然停住，却又不聞落座之聲，秦雲心中詫異，便回頭去瞧，猛見身後尺許以外的走道上，立着兩個女子，一個將近廿，容貌在端整中別有一種娟秀之氣，尤其一雙妙目，既黑且亮，含着渺深如海的情思，最可愛的是身上只穿着件素紗旗袍，腳下一雙沒有花紋的白皮鞋，並無動人裝飾，但是不知怎的，只覺她通身彌漫着清氣，好像裏土都不敢向她身上飛揚，

直稱得起玉質冰姿，不同俗艷，秦雲瞧着有些自慚形穢，及至再看到弟二人，更嚇了一跳，心想今日這車上美人特多，這弟二人只有十七八歲，玉立亭亭，身段非常苗條，一張瓜子臉兒，眉目位置，直堪入畫，雙瞳點漆，朗如秋水，玉柱似的鼻梁，配着不閉自慵的櫻口，好像天生來美麗的頂點，使人一見，就知道人哭笑喜怒，都非常好看，頭髮垂在頸後，並無邊捲痕跡，額上的髮，立起寸許之高，向後捲去，有如日本婦人的蓬髻，但是出於天然，頗有密髮虛髮之致，身上穿着一件紅色旗袍，剪裁可體，更顯出腰身葉葉，曲線楚楚，脚下着一雙銀色高跟鞋子，秦雲初瞧這二人，爲容光所炫，心裏只想這兩個一是少婦，一是妙女，而貌不似姊妹，却何以生得都如此美麗，內中以年少的長得最好，但那年長的却更有動人之處，好像她特有一派溫柔明朗的氣分，足以起人敬愛，秦雲正在出神，猛然醒悟這二人何以走到自己身旁，竟而立住，向窗外眺望風景呢，抬頭再一細瞧，原來她們的眼光，正注着伏在窗前寫信的在梧，年長的柳眉微蹙，似作嘆息，年少的却抿着嘴兒微笑，點了點頭，又回首向那年長黛眉示意，秦雲瞧着二人形跡離奇，方自有些醒悟，在梧那裏寫了幾句套頭，倩宜妹妝次別來如何如何，底下就接不下去，無意中一回頭，恰和秦雲對了目光，秦雲想將眼光領導，教他看那兩個女子是誰，但還沒容得在梧會意，猛見那個年幼較少的女子，一步踏進兩椅之間，伸手就將在梧寫信的紙拿起，用兩指拈着，略一搖幌，便發出銀鈴似的笑聲道，哥哥，你何必寫信，倩宜不就在這兒麼，秦雲聞言大之下，立刻抬頭去瞧那年的女子，却見在梧立起身來，呀了一聲，就奔到年長的女子跟前，握住了手叫道，倩……倩宜……你怎麼來了，倩宜很安詳的說道，我是跟穎芊妹妹來的，在梧本已瞧見穎芊，這時聽倩宜一說，急忙回頭，見穎芊正立在身後，正色相視，把無限責問之意，都由目光中射出，在梧不勝惶恐，再看秦雲，却已顏色慘白，兩眼直勾勾的，似在靜觀自己的動

作，但世事終是邪不侵正。秦雲無論對在梧如何有情，終吃虧是個妓女。被人看作專以誘惑男子爲業的人，何況她又是明知在梧業經定婚，偏要奪取到手，倩宜却是在梧名正言順的未婚妻，一向溫柔淑靜，在梧平日就覺對不住她，今日和秦雲同作遠行，已受良心譴責，這時突然見倩宜出現，心裏直要愧死，更無須倩宜開口問罪，他良心上已自不堪承受，何況倩宜態度仍如平時，更無一絲怒容怨色，這一下比較嚴酷的刑法還覺利害，在梧好似腹中突生出無數隻小手，一齊抓住心腑，當時並無話說，只默念着我的倩宜，你太好，你太可憐，我該死，太虧對你了，兩手握住倩宜玉腕，發呆半晌，才吃吃的道：「你你……你那兒……怎麼……同誰……哦……」

穎芊同你來的……你坐坐……說着似要讓倩宜坐下，但回顧只有秦雲身旁一個座位，在勢不能讓倩宜坐過去，何況秦雲神色已經改變，大有風雨欲來之勢，又有穎芊同在，一個座位也絕不能容納兩人，但當衆人過往之途，衆目睽睽之下，實又不能立談，正在爲難，穎芊已走過拉着他道：「這兒沒地方坐，哥哥，跟我們到前一節車去，在梧唯唯，道：你們……在……在那裏……」

穎芊道：「我們在前頭等車包房裏，在梧無語，於是倩宜在前，穎芊在後，把在梧夾在中間，魚貫走去，秦雲睜睜瞧着在梧走了，好似把心肝被人挖去，這時若只倩宜一人，秦雲或者還不甘讓步，只爲倩宜之外，又多了一位穎芊，她深知在梧和倩宜的婚姻，全由穎芊促成，此際倩宜跟蹤而來，必是穎芊所慫恿，穎芊雖是在梧妹妹，但立在倩宜方面，無異於媒保雙兼，前日的主張提早成禮，現在的伴同遠路相追，都是她負責的表示，可知她萬不肯讓在梧背負倩宜，自己這時若強奪在梧，必對倩宜爭競，穎芊定要挺身出來助她，自己絕無勝利之望，何必枉討沒趣，而且自己既決心嫁與在梧，穎芊便是小姑，日後相見之日正長，相需之處更多，這時若和她鬧出芥蒂，恐怕一人作梗，全局皆輸，聽在梧所談情形，老太太對這女兒，非常疼愛。在梧對這妹妹，萬分敬重，

隱然成爲家庭中心，今日若鹵莽得罪，將來自己便有嫁在梧之望，小姑只一搖頭，婆母也必反對，在梧那樣孝母愛妹的人，還肯要我麼，秦雲想着，心中異常爲難，但瞧着在梧生生拋閃而去，又覺心有未甘，情實難捨，一陣刀扎肺腑，突然想到自己薄命，落在風塵就如此志低志賤，在梧本陪自己同來，一霎遇到人家大家閨秀的未婚妻，就飛也似的撲過去，不知怎樣捧護是好，再不把正眼對我瞧瞧，可見還是人家正式夫婦，我天生是影射的，使碎了心也不被看重啊，秦雲想到酸心極處，就伏在浮板上，暗自飲泣不提，且說在料被穎芊押解到了前一節車上，因爲這列車是由南來的聯運通車，所以掛着有頭等睡房，穎芊在上車時，預知必有秘談的需要，故而佔了一間，這時三人進去，把門闔上，穎芊教在梧和倩宜同據一榻，自己坐在對面，先正色對在梧注視，在梧這時直不敢和她的目光接觸，但向旁邊閃避，又看到倩宜面上，簡直偏倚得無地自容，倩宜却叫白穎芊代自己向在梧問罪，但芳心有所不忍，以爲在梧已窘得够了，何必再逼他過甚，萬一把他急出個好歹來，怎麼好呢，想着就低叫穎妹，預備向她使個眼色，令其留情，那知穎芊並不理會，竟立起向在梧道，哥哥，請你站起來，在梧不知何事，只得應聲起立，穎芊道，哥哥，你可把人家委屈死了，你莫說上北京，就是要飛到天邊，人家也犯不上這麼自輕自賤，跟蹤兒追你，這可是我怕你弄成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拚命拉着人家，一同趕來救你，只是明天的新娘子，今天知道新郎隨別的女人逃出幾百里地，這氣苦還不够死個人的，又被我強拉硬曳，忍着氣來追你，請問人家心裏是什麼滋味，你自己想想，若覺得良心有點兒不安，就趕緊給人家賠罪，別的話以後再說，若白覺理直氣壯呢，那你還是請便，……：在梧本來對倩宜滿心抱愧，正不知如何謝過，論本心便磕一萬響頭，也自情願，這時穎芊一給開路，那還顧得什麼害羞，竟撲地跪在倩宜跟前，倩宜大驚，伸手亂拉道，這……：這算什麼，你快起來，別聽穎芊……：在梧

已仰首說道，倩宜，我真不是人，求你……我實沒臉再求你原諒……可是你還得原諒我，說着淚如雨下，倩宜仍用力拉他，急急說道，我並沒有生氣，你何必這樣，快快起來，穎芊在旁道，你起來吧，儘跪着沒用，我還有話說呢，說着將在梧扶起，使他就坐，自己也坐下道，哥哥，你在車上遇見我們，別怪納悶的吧，我先給你解釋一下，在前次你和這陸秦雲的事，雖然說得牙清口白，可是我察看情形，從你那爲難的神色，就料到陸秦雲絕不肯輕易放鬆了你，昨夜你出門時，說是打聽小蓮消息，我狠不放心，明知你一到驚鴻館，必要見着陸秦雲，你的爲人，我自然十分清楚，絕不致於有意作壞事，但有種最大毛病，就是面嫩心軟，一受別人感動，立刻失了主張，所以我怙憐着你和秦雲見面，很有危險，無奈我一則怕着小蓮，若攔你到驚鴻館去，無異於把小蓮拋開不管，誰忍受得趙順半夜的啼哭呢，二則又想到，你也許是因爲明日結婚的原故，順便去見陸秦雲，用正言打斷她的妄想……；在梧聽到這裏，不禁沖口說道，可不是，我本來預備這樣辦，誰知……穎芊擺手道，不必說吧，下文我很明白，你和三國關夫子一樣，本來去攻打曹操，結果倒被曹操給攔了去，這情形在今天早晨，你還沒有回家，我已經全斷定了，當時我知道事情不好，就趕緊把倩宜請到家裏，和她商量，倩宜自然只有難過，沒有話說，這地方你必怨我不該教倩宜知道，可是我既爲你對倩宜負着全部責任，又加她向日對待咱們兄妹的情義，憑良心不忍瞞她，何況我本來打算到驚鴻館去，替你把陸秦雲打斷的，但是我一個年青女子，又是你的妹妹，怎能出頭作這種事，母親倒是可以，我却怕氣着老人家，不敢告訴，所以只有倩宜出頭，無論是和你交涉，或是和陸秦雲辯理，都是名正言順，穎芊說着，微微喘息，又道，哥哥，你莫怪我小題大做，要知道咱們巢姓門衰祚薄，並沒第二個男子，一家命運，全在你一人身上，我爲着母親，爲着死去的爹爹，萬不能看你墮落下去，更莫說還關着倩宜的終身，我

當日給你介紹，對人家把我這哥哥說得天下少有，如今你一失足，就尊把她毀了，我死也對不住她啊，說着也流下淚來，在梧戰兢兢說道：「妹妹，你全對，作的全對，我實在罪大惡極，你別難過，好妹妹，你責罰我，顯芊擺手道：「哥哥，你錯了，我責罰你作什麼，能責罰你的另外有人，只怕人家沒耐性責罰了，現在我接着說。倩宜到了咱家，我就和她商議，一同到驚鴻館，把你從罪惡裏救出來，可是倩宜那裏肯耽着和妓女爭風的醜名兒，到那種壞地方挑頭露面，我只可把咱們巢氏全家的題目求她，幾乎說破了嘴唇，倩宜實實推不開我的情面，方才答應，我們二人出門，雇汽車直奔驚鴻館，莫說倩宜，就是我也萬分心惶。誰又知道娼窟是什麼樣兒，我們都是軟弱的女子，去了該怎樣交涉呢，幸虧老天加佑，並沒真的教我們去，才走到租界的馬路口，正遇着你和陸秦雲，也坐着汽車從巷內出來，我的眼快，把你和陸秦雲的情形，瞧得清清楚楚，心裏直替你害臊，可就教汽車轉過頭，跟在你們後面，送到那家醫院門口，才知陸秦雲是病了，你那時正全神貫注，自然不會回頭，依倩宜就要回家，還是我好央歹央，把汽車停在遠處等着，好在醫院斜對過，有一家小咖啡館，我們就進去喝了頓茶，正午過後，你還不見出來，我們又用了午餐，直到將近三點，才瞧見你和陸秦雲出醫院的門，我們忙也出咖啡館，上汽車又送你們回到驚鴻館巷外，我就要照着原定辦法，直入驚鴻館尋你，但是倩宜瞧着你和陸秦雲的模樣，已然寒透了心，再不願見你的面，我又重新向她央告，就悞了半天，忽然有幾個男子，從驚鴻館扛出四五個皮箱，放叫你們原來坐的汽車上，倩宜望着一笑，說顯芊你何必再麻煩我，看人家都要出門度蜜月了，我一見心裏也有些明白，就不敢對倩宜再說，只在絆住她掩在車裏，等看下文，少時你和陸秦雲手拉手兒，得意洋洋的走出巷來，那份兒神氣，真比被選作大總統，頭天上任，還要高興，我這作妹妹的，也怪替你開心………在梧寤得合掌叫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要再

挖苦了，饒我吧，穎芊撇了撇嘴，又接着道，那時我們車前圍滿了人，你自然瞧不見，而且你便是瞧見了，也未必認識我們啊。等你們上汽車走了，倩宜向我說，你這時還不放我，難道還有好事在後面麼，我聽着真慚愧，但還強她跟着看個究竟，倩宜說穎妹若要我再跟着，我就要和在梧見面說幾句話。我一聽自然明白她的意思，只可答應着，於是我們跟到車站，又跟着買票上車，就在這包房裏，我勸解倩宜，直由天津勸過了廊坊，倩宜總是一語不發，我可實沒了法兒，才同她前去見你，事到如今，我憑良心，再不能委屈倩宜偏回你了，現在我替她說句話，哥哥，請你把定婚戒指交換過來吧，穎芊話方出口，倩宜已將在梧所贈的戒指，由纖纖玉葱上褪將下來，用兩指拈着，遞給穎芊，在梧心如刀挖，痛淚直湧的叫道，這萬不能，倩宜，我情願死在你面前，我該死，我實在不配娶你，可是萬萬不能……天呀，我真沒話可說……說着悔恨交攻，竟自左右開弓，向自己頰上打了幾個嘴巴，穎芊起初那樣挖苦刻薄，本不是故意磨折哥哥，只爲避免倩宜和在梧直接衝突，所以自己先將倩宜的氣憤代爲發揮，使她心中積鬱盡消，以後才容易轉圜，這時見在梧這般光景，也深恐把他急壞，忙又在旁說道，哥哥，你現在只憑空口一說，怎麼後悔，怎麼難過，那抵得過人家這一天受的委屈，說痛快的，你若捨不得陸秦雲，就老實和倩宜把戒指各自換回，不必再軟刀子殺人了，若真的今天是被陸秦雲逼迫，現在已確實愧悔了呢，那可得你自己向倩宜說個真章兒，她原諒你自然萬幸，她若不原諒，那也是人情，反正我不願再夾在裏面，生氣着急也不是了，說着就暗對倩宜使個眼色，教她不要柔和對待，務必深深給他做戒，倩宜自見穎芊大肆發揮，把在梧着了個不輕，心中氣惱，早已消失，反覺穎芊作得太過，在梧有些可憐，這時又聽穎芊把責任推到自己身上，不由暗自爲難，但也不好意思運行撫慰在梧，恐怕日後被穎芊取笑，只可擎着臉兒，仍將戒指拈在指上，似乎等在梧取回

• 在梧知道對倩宜不能分辯，不可央求，除了認罪賠禮以外，別無他法。就又對她撲地跪下，叫道，倩宜，現在我沒有可以分辯的，即使說受別人誘惑，難道我一個男子自己就沒一點主意，倘然我還有些微足以求你原諒的理由，也只可等到以後再說，現在我承認實在作了對不住你的事，論理應該自己跳河去死。萬沒臉兒見你，不過我知道你一直是愛我的，雖然我年歲比你大，可是你大然是姐姐身分，可以責罵我，管教我，萬不忍就這麼拋開我不管，所以我厚着脸臉兒求你再饒我一次，好倩宜，你快把戒指套上吧，倩宜聽着在梧悲訴哀求，語語倫次，知道他內心愧悔已達極點，立刻一陣心軟，幾乎也要陪着她哭，但又怕這樣快的表示，好像和方才穎芊所虛張的聲勢，大不相同。她不但嗤笑，還要抱怨，但苦再磨折在梧，又萬分不忍，心中暗叫在梧，你今日真是遭劫，若沒穎芊在旁，我怎忍教你跪在冰硬的車板上，狠着心不拉起來呀，又想自己再不開言，僵持的工夫更要加久，不如抱怨數語，就趁勢饒了他吧，想着頓聲說道，你也太糊塗，只顧你在外面不回家，教我們多麼着急……就說到這裏，底下的話就接小下去，當芊聽着忍笑暗下了四字評語，是好沒勁兒，但在倩宜已經是咬牙發狠而說出來的了，在梧却聽倩宜言語柔和，更覺自己慚愧，倒盼她能重重的罵上一頓，倩宜說着，手已拉到在梧臂上，預備他一開口，就拉他起來，那知就在這個時候，忽見車門向旁一開，似乎有人將要進來，倩宜以為是車停了，恐怕在梧跪着不便，就顧不得再說，急忙伸手拉起他道，快起，快起，有人來了，在梧聞聽急忙立起，三人正在相顧發怔，但見車門只開了一道縫兒，竟又徐徐關嚴，好似外面的人已瞧見裏面情景，不好意思進來，竟又退去，在梧心跳稍止，才要去開門看看，方才推門的果是何人，那知在這當兒門又動了，先從縫裏看見一件華麗衣服，繼而車門大開，一個女子走入，又隨手把門拉嚴，房中三人見來者竟是問題中心的陸素雲，全都大吃一驚，不知所措，內中只有在梧立着，

這時也茫然坐下，暗叫不好。秦雲此來定要惹起衝突，倩宜還在其次，第一是穎芊，準要竭力反對，自己處在中間，真要難死，若依方才對倩宜所表示的言語，就應該迎頭把秦雲叱罵出去，方足以取信於倩宜，但自己又怎忍呢，在樞心裏鬼胎亂動，倩宜仍保持原來的淡泊態度，倒轉臉去看窗外風景，穎芊却冷眼望着秦雲，看她將欲何為，倘若再引誘在樞，就預備代表倩宜，斥辱她一下，給個不留情面，於是房中空氣變成十分寂靜，不料秦雲進門之後，一點也不露輕佻囂張之態，半低着頭兒，舉止非常沉穩，好像新嫁娘初見姑婆似的，盈盈的走到窗下浮几之前，見几上放着一付茶具，想是她們方才用的，就先斟了一杯，雙手遞到倩宜近前，鞠躬和聲的道：「姐姐，您好，給您請安，倩宜天性柔婉，向不會給人難堪，即使是她痛恨的人，也沒有疾言厲色，這時間秦雲說的話，雖不願過於客氣，但仍轉臉欠身說道，不敢當，您……」倩宜方說出這四字，已被穎芊的眼光逼住，不能向下再說，只得仍轉臉去看窗外，秦雲吃了個夾趣，但她好像準備釘子來的，毫無羞怒之意，又斟了杯茶，雙手遞到穎芊面前，在聲音中顯着恭敬而又過熱的才叫出一個「妹」字，猛瞧見穎芊整着臉兒，毫無笑意，急忙改口叫了聲「小姐」，穎芊好像把頭點了點，但那點的程度，直教人瞧不出來，秦雲雖然硬着頭皮，但心中却有些受不住，猛然鼻頭一酸，就又轉過身去，由自己帶的皮夾中，取出一回紙烟，打開拿出兩支，把一支遞到倩宜托着香腮的手邊，低叫「姐姐，請吸烟」，倩宜仍是不好意思絕人太甚，先說了句「我不吸……」，繼而瞧秦雲態度非常誠敬，只可接過說聲謝謝，秦雲忙取起浮几上的火柴，替她燃着，隨又轉身來敬穎芊，那知穎芊正在嚴陣以待，見她過來，就迎頭說道：「謝謝，我不會吸烟，秦雲微一發怔，悄然對穎芊鞠個淺躬，似乎表示恭敬不如從命，隨即走到門邊較空闊處，垂肩小立，房中三人，穎芊是為着自己家庭，為着自己哥哥，為着倩宜，認定只有竭力把秦雲得罪到底，使其絕望，才是大家之

福，就變往日溫柔淑婉之態，而作出嚴冷無情的樣兒。倩宜本知道自己和秦雲處在不能並立的地位。但看着秦雲自卑自下，無依無靠的情形，竟大為不忍，心想她也是個女子，何致這樣遭受輕賤？我們正在正事上固然不能對她客氣，但是禮貌上也可以稍假詞色，這樣冷淡，她如何受得了呢？倩宜雖想得明白，但因今日之事，自己只處在被動地位，一切都聽從穎芊作主，並且自己深愛在梧，婚姻已定，而在梧竟有被旁人奪去的危險，自己實沒能力，像別的女人那樣爭奪男子，所以畢生之福，全要倚仗穎芊的維護，如今穎芊爲我責備她的哥哥，又這樣待承陸秦雲，作盡惡人，我這局中的，怎能倒作好人呢？倩宜這樣一想，就和穎芊一樣的不理秦雲了，在梧那裏聽着秦雲，雖是心疼萬分，不敢輕通一語，只有把眼看着地下，秦雲可受盡了委屈，立了半晌，才又向倩宜和穎芊恭敬說道：姐姐，小姐，饒沒事吩咐麼？穎芊面向車窗，冷然不答，倩宜却只搖了搖頭，秦雲又強忍着說道：那麼您們歇着，我跟着告假，說完又鞠躬告別，拉門退出房外，一到外面，她的眼淚再忍不住，簌簌的落下來，幸而甬道中沒人來往，她拭濕半條手巾，顏面才得稍乾，淒然目歸原座去了，這包房裏三人，見秦雲出去，空氣格外寂靜，在悟只有扶頭掩面，好像神經都已麻木，倩宜也感覺自己作了一件過分的事，心下好生不安，連穎芊也想不到秦雲這樣突然而來，悄然而退，把原來所預備的對付方法，完全歸於無用，不由自思，倘知秦雲只爲伺候，致禮而來，又何必那樣盛氣相待，現在人家很客氣很規矩的退去了，我們方才的情形，不是有些無味麼？想着舉首去瞧倩宜，兩人面上一樣的現出無聊之色，眼中射着惺惺的光，好像秦雲這番自卑自賤的行動，竟得了勝利，使穎芊和倩宜都在精神上感覺失敗了，半晌倩宜才低聲道：咳，我們似乎對她太過了，穎芊方惻然欲語，猛見在梧那嗒然的情形，急忙咽住了，向倩宜擺了擺手道：這就是她們妓女的特別能力，必得教別人的心軟了，她們才得到便宜，現在不管

她，我們且商議到北京以後，得趕着今天晚上回到天津，好不快明天的喜期。但不知晚上還有車麼，倩宜道：我也不知道，顥莘叫道：哥哥，你知道麼，在梧如夢初醒的拾頭道，什麼，什麼，顥莘道：我問今天還有沒有回天津的車，在梧怔怔的道，有……大概有的，是八點十分從天津開，咱們這趟車到北京不過七點二十分，是趕得上，顥莘還在語言語顥倒錯亂，就笑道：哥哥，你滿說錯了，是八點十分從北京開，怎會倒從天津開呢。在梧點頭道：哦哦，不錯，是從北京開，咱們更可以趕得上吃頓晚飯呢。倩宜這時，却深深的感到在梧對秦雲的關心，好似秦雲一去，在梧的魂兒也隨她走了，所以如此的精神迷惘，不由生出一種心理，以為在梧今日和秦雲同車遠走，分明是二人發生戀愛，若說是完全由秦雲的誘惑，只怕她沒有這種力量，而且在梧是一個心地清純的男子，如何能因旁人誘惑，而作他所不願的事。這總可以斷定，此行即不出於在梧提議，也定得他同意，要不然，秦雲並沒拿着手槍逼迫，在梧也該被灌下什麼迷藥，如何肯服服貼貼的上火車遠行呢，再研究在梧在這婚期前夕遠行，任憑如何分辯，也難免逃婚的嫌疑，自己只想在梧當日的情義，認定他並非無良的人，又加顥莘從旁維持的好意，自己只有一味原諒，別無可說，但看在梧的情形，却又十分不對，他自被顥莘弄到這包房來，對我雖竭力悔罪伏過，但那樣兒，好似我已正名定分爲他的未婚妻，有權力對他壓制，故而他言語中充滿了懼怕成分，但自秦雲進來，在梧雖表面不加理睬，但那掩而不忍的神情，直表示他已爲秦雲心碎腸斷了，這時他心中的我，大約已變成一個冰冷無情的阻礙物，橫梗中間，以致害得他們一對情侶，不能如願，我又何必作這惡人，教他們同生恨不相逢未嫁之嘆，固然我對在梧這樣猜測，有些過於武斷，但他倘真是受秦雲逼迫，或是誘惑，無計奈何的作此錯事，現在得我和顥莘趕到解圍，使人懸崖勒馬，未致失足，他應該分外歡喜才是，怎倒惆悵如有所失呢，倩宜想着，心中難過，

但也只把這疑念藏之心中，不願形諸詞色，這時車已到豐台，穎芊忽的想起，自己不該久瀕房中，應該給他倆一點說話的機會，就悄悄拉門走出，踱到前面甬路角上，臨窗眺望，見外面暮色蒼茫，遠處地面湧起暮靄，先由低處黑起，漸上漸明，直接到西方天上殘留將隱的一片殘霞，那霞也已變作深紫色了，近處路旁林杪，桌桌的起了幾縷炊烟，但被暗淡的背影襯托，不能瞧得清楚，穎芊女兒心境，尙未爲情愛所擾，一片通明，不著塵滓，對此茫茫，自不會勾起什麼濃重的感慨，但她終是個富於感情的人，竟也不自覺的芳心憐憫，似有所思，雖不自知因爲何故，但背脊隱隱生涼，忍不住眼圈紅了，她忙別轉頭不去再看，須臾已到豐台，站上了燈火，才又向外縱目，但火車到站未停，一直開過，穎芊重又轉身，這時甬道中燈已亮了，聽近處包房內都已紛紛起來，知道人們已預備到站下車，穎芊正想回至房中，忽見由二等車那邊車門，走過一個女子，影綽綽的好像秦雲，及至走近丈許以內，穎芊看準確是秦雲，不由大驚，暗想她又作什麼來，莫非回去想着不甘讓步，竟拿穩了鐵心重來演瑤光奪婚的故事，便把眼光直盯住她，秦雲却精神激已，脚步軟軟的向前走着，而向着包房那一面，並未瞧見穎芊，走到倩宜所居的包房門外，才立住了，忽地揚起手來，穎芊暗叫不好，她要推門進去了，那知秦雲揚手，只作了個回人道別的姿式，隨即徐徐落下，痴立移時，忽見肩頭一聳，微微搖首，那情形似乎悲至極，最後舉手掩面，轉身而去，穎芊雖對於男女中間情事，沒有閱歷，但秦雲這種有詩意的舉動，却能深深了解，明白她已甘心退讓，預備從此勞燕分飛，下站到了北京，就要各走各路，故此趁着極短時間，再來看看在梧所居的包房，與他隔門告別，這真是到了無可奈何的境地，並不要在梧知道，只要自己尋一點最後的安慰罷了，想不到她一個妓女，居然懂得精神上的寄托，實是難得，怪不得在梧這樣受她誘惑，並且由此看出她對在梧真的有情了，穎芊想着，看着秦雲懶洋洋的，

似乎脚步難抬，慢慢蹭到車門之外，猛見她身體一栽，好像被什麼絆倒，一下子立脚不穩，隨着一聲低叫，影兒搖了兩搖，就隱沒不見，穎芊立刻大吃一驚，忍不住叫聲噯呀，正是，一失足便成千古恨，驚笑旁觀，萬行淚莫補百年心，何堪自憊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